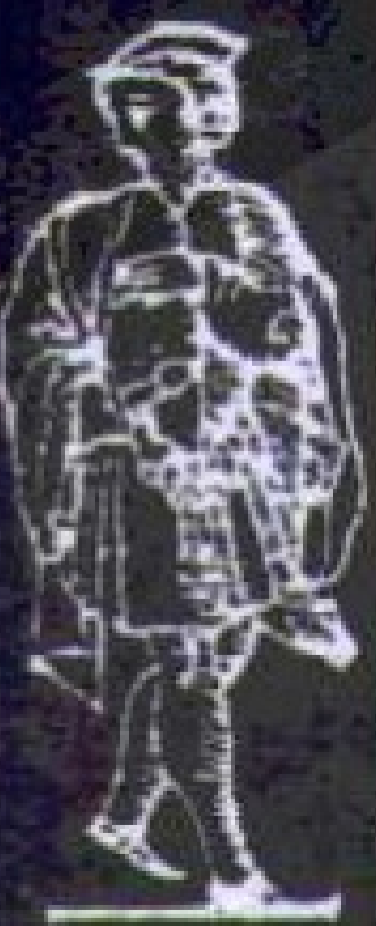




葡語作家叢書

17

文學系列



男兒 有淚 不輕 彈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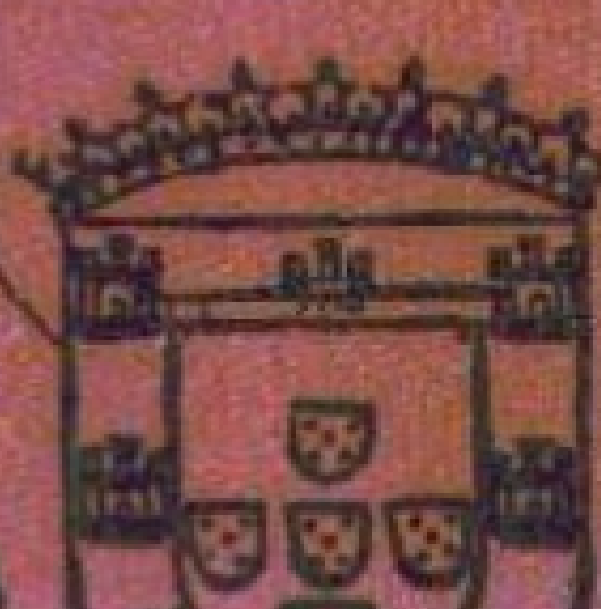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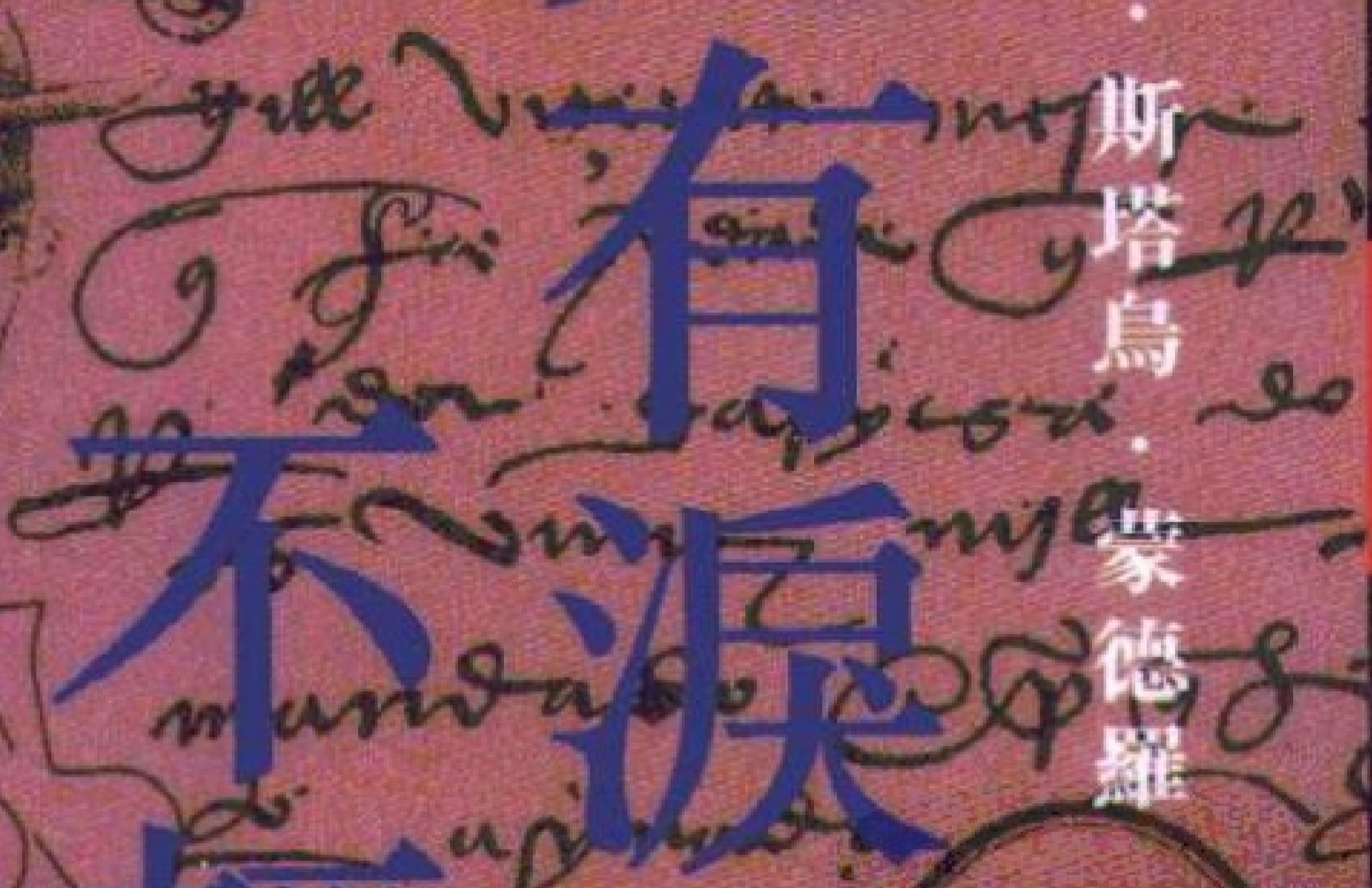
翻譯：孫成放

主編：王鎖瑛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45

...e, e bua ch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is Adante, e buin
ico, e bui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be



LUÍS DE STTAU MONTEIRO
UM HOMEM NÃO CHORA
SÉRIE LITERATURA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1926-1993) 的作品以題材大膽、貼近生活而著稱於世，其中不乏辛辣的諷刺。《男兒有淚不輕彈》是其處女作，包括兩部中篇小說，描寫了七十年代里斯本不思進取，暮氣沉沉的資產階級狹隘生活。作者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揭示了一個充滿清規戒律、停滯不前的社會如何窒息人的自由和創造力。這部針砭社會的作品代表著葡萄牙當代文學一種頗具影響的傾向，這種傾向注重批評社會，並且深受新現實主義和美國心理分析寫作技巧的影響。

ISBN 7-80611-630-3



9 787806 116302 >

ISBN:972-35-0238-0

I552.45

M51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男兒有淚

不輕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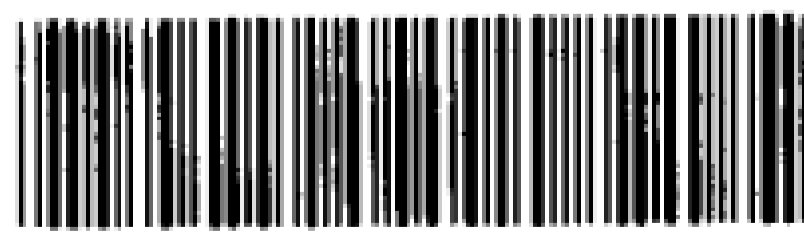
翻譯：孫成敖
王鎖瑛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評介：安娜·迭戈

贈書

澳門文化司署



A0829576

澳門文化司署
PDG

Título: Um Homem não Chora

書名：男兒有淚不輕彈

Autor: Luís de Sítua Monteiro

作者：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7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七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e Wang Suo Ying

中文翻譯：孫成敖、王鎖瑛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a Teresa Diogo

評介：安娜·迭戈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 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8-0

葡語作家叢書

男兒有淚不輕彈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著

孫成敖 王鎖瑛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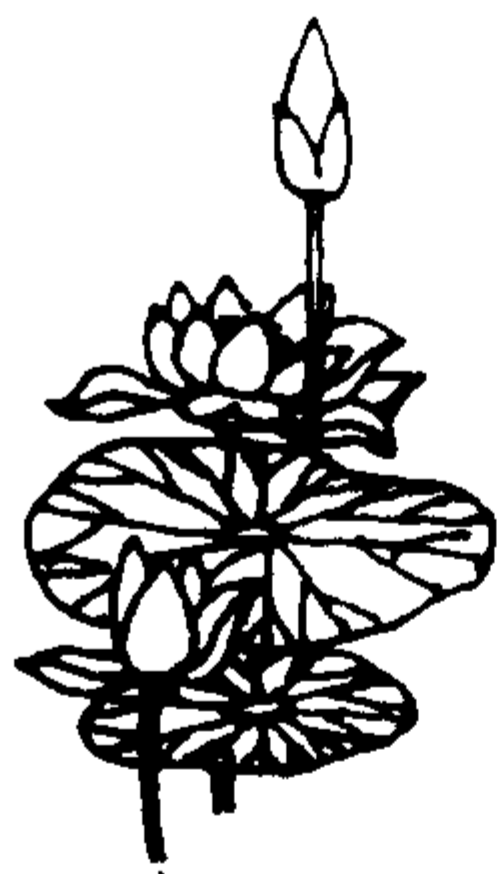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5.75 印張 12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630-X/I · 616

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用手去尋摸鬧鐘，它已經響了半分多鐘。在一本書和一個水杯——每天晚上我的牀頭櫃上都要放上一杯水——之間我摸到了它。我按下一個鍵，房間裏頃刻恢復了寧靜。我知道，我已經不可能再睡了。無論晴天還是雨天，早上八點我的鬧鐘都會一成不變地響起來。

如同費爾南達的愛情，如同聖日的家庭晚餐，如同星期天女鄰居家的鋼琴聲，這已成為我生活中一成不變的一件事情。

我沒有任何事情可做。我穿着睡衣下地，用腳尋找着拖鞋，它們大概在靠近牀邊的什麼地方。

窗外，城市已開始亮起來，光綫把

一切都照得一覽無遺，連牆上的裂痕、沒有打掃乾淨的街道乃至女人臉上的皺紋都無法躲過它。一件東西的影子剛一露面就受到它的進攻，不等落地便已然消失得一乾二淨。一個小時之內，城市最後的一些陰影將會逃到大街的樹木下面，逃到居民區最厚實的牆壁後面。

我在衛生間裏開始了一天的生活，對着鏡子，用一個新的吉列刀片刮起鬍子來。這個刀片是我無法躲避的費爾南達給我買的。

我對着鏡子看了看左臉，又看了看右臉，再次發現我長得很醜。費爾南達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愛我。無論我如何絞盡腦汁也無法理解她。

鬍子刮完了，臉上劃了個口子！

我打開抽屜，徒勞地想找出一塊止血膠布來，那是我幾年前買的，當時我還是個單身漢，但膠布已經無影無踪了。

沒有辦法，我只好用毛巾把血擦去。

我的毛巾是藍色的，上面綉着我的名字。費爾南達的毛巾是粉紅色的，上面綉着她的名字。我拿起毛巾，尋找着我的名字。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毛巾已經換了。這是一條新的藍毛巾，還沒有褪色，在綉有我名字的那個角落，我看到了用白綫綉出的兩個字：“他的”。我拿起粉紅色毛巾，也是新的，放在我的毛巾旁邊，一個角落也用白綫綉着兩個字：“她的”。

現在我連名字也沒有了，變成了“他”！這是一個夢幻組合單位中的男性部份，這個組合單位意味着一對幸福的夫妻……

我把兩條毛巾扔到地上，然後開始洗臉，並且沒有忘記把耳朵後面的肥皂沫抹去。

認真地想一想，毛巾對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過錯。我把它們扔到地上純粹是小孩子的行爲。我彎下身把它們撿了起來，兩條毛巾保持着掉在地上時的樣子，彼此緊緊地裹纏在一起，彷彿剛剛在前一天夜裏結了婚似的。

有人敲門，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我可以進去嗎？”

“不行，你要等一分鐘，我正在上廁所。”

我的謊話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房門沒有被打開，費爾南達繼續留在門外。我對着鏡子微微一笑，鏡子裏照出的影像也同樣對我微微一笑。我停下來一動不動，想聽到費爾南達離開房門口的腳步聲，但卻什麼也沒聽到。她繼續留在門外等着我從廁所裏出來。

“現在可以進去了嗎？”

“還不行，還要再等一等。”

我拽了一下抽水馬桶的拉練，好讓她以爲我剛剛站起來。

“可以進去了吧？”

“可以了。”

我一跳穿過衛生間，把頭浸在盥洗池中。這樣一來，她進來之後就不可能吻我，因爲我的臉是濕的。

我沒有回頭去望，而是繼續做我的事情。她在浴盆邊坐下來，準備告訴我些什麼。因爲她的默不作聲，所以我相信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難道她斷定我們分室而居已經達到預

期的效果了嗎？難道她想回到我的牀上來嗎？

“你忘記今天是星期五了吧？”

“我剛剛起牀，還沒有時間去想今天是星期五。問它幹什麼？今天是忌肉日嗎？”

“你已經忘記了今天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嗎？”

“等一等……我要吃午飯，我要吃晚飯，我要睡覺……是這其中一件事情嗎？”

“難道你不能嚴肅一點，哪怕一天就嚴肅一次呢？”

“我不能，你呢？”

“別開玩笑了。今天六點西莫埃斯舉辦酒會。”

“你說得對。請你原諒，我竟然沒記起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西莫埃斯的酒會將要改變人類歷史的整個進程。幸虧你提醒了我。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不去的話，那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是說你要去參加酒會？”

“我說了嗎？”

“你說了。”

“那問題就嚴重了，太嚴重了！”

“你去嗎？”

“我不知道，在酒會舉行之前我可能會一命嗚呼，可能會有一個兒子，可能會被汽車撞了。也有可能我想去……”

“求求你了，一會兒你打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你究竟去還是不去，好讓我知道我應該怎樣辦，行嗎？”

“即使我不去，你也可以去嘛。我不相信西莫埃斯會對你心懷鬼胎。退一步說，就算他有什麼非分之想也是會放棄的，

只要你一告訴他你是……”

“是什麼？”

“是我的妻子。”

“這不是你想要講的話。”

“這正是我剛剛講過的話。”

我打開衛生間的門，走了出去。費爾南達跟在我的後面，與我一起走進了臥室。我開始先穿上上面的襯衫，希望她在我穿褲子之前離開房間。

“你到底去還是不去？”

“去哪兒？”

“去參加西莫埃斯的酒會。”

“我不能去。今天是忌肉日。”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起這種事情來？”

“從今天開始。”

“要持續多久？”

“到明天為止。”

“現在你來告訴我，今天是忌肉日與西莫埃斯的酒會有什麼關係。”

“酒會上總會有香腸的。”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

“我天生就是這樣。”

“出門前你想喝點什麼飲料嗎？”

“不想喝。我只想在我穿褲子的時候你到外面去待一會兒。”

“我看沒有必要。我是你的妻子。”

“那你就留在這兒好了。”

我脫去睡褲，穿好衣服。

一切就緒。

我離開臥室，朝房間門口走去。費爾南達跟在我的後面。

“你到底去還是不去西莫埃斯的酒會？”

“你希望我去嗎？”

“希望。”

“那我就不去。”

我輕鬆愉快地離開了家。我走進一間食品店，買了一百克葡萄乾，把它塞進衣袋，然後沿街而下朝希亞多商業區走去。

爲了擺脫費爾南達的糾纏，實際上我已經答應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拱手給她。我相信總會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的。一定會找到的。在人類企圖登上月球的這樣一個時代，不可能我一定要回到家裏，回到一個我不喜歡的女人身邊，去過一種我所憎恨的生活，投身到一種我所厭惡的環境中去。

當人類還沒能逃離他們居住的村莊時，就想要離開他們所在的星球嗎？

不是狗發明的嚼子，不是獅子發明的動物園，難道是人發明了限制和束縛自己的法律嗎？人是爲自己使用而制定法律的，既然現有法律不能爲他們服務，那就另搞一些能爲他們服務的其它法律。

我又吃了一粒葡萄乾。這一粒乾得有些過份。我把幾粒葡萄乾一起放在手心內，然後把它們塞進嘴裏。

現在的局面簡直荒唐透頂。丈夫不和妻子睡在一起，妻

子卻纏着他不放，想喚回往昔的熱吻，這算什麼類型的家呢？難道這體面光彩嗎？冷靜、客觀乃至合乎道德地面對問題，難道不是更加通情達理嗎？

人們對我談起的那位律師據說是個天主教徒和政客，似乎有很大的影響力。最好去找一個像他這樣的律師，而不要找另外的什麼人，因為我們知道，後一種人沒有任何影響力。我應該去找他，我不能總在逃避費爾南達之中度過餘生。

這種局面令她感到難堪，也令我感到難堪。

最後的幾粒葡萄乾吃光了，我朝週圍打量了一下，沒有見到一家食品店。但我知道，米塞里科爾迪亞廣場附近有幾家食品店。

我正在變得令人討厭。對費爾南達我的確開始有失公正了。我對她採取了一種廉價的厚顏無耻的態度。

這使我感到羞愧，認真地想一想，我在逃避她的同時也開始逃避自己，因為我對我所採取的態度感到羞愧。

用來約束我們的法律並不是費爾南達發明的。

“你希望我去嗎？”

“希望。”

“那我就去。”

我的回答既不正經也不公正。

我過去不是這樣的。難道我真的正在變嗎？

難道就沒有一個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嗎？一個公正完美的辦法嗎？難道我必須像個小醜似的開着玩笑，既對費爾南達加以嘲弄，又漸漸地失去自己的尊嚴來度過餘生嗎？

我必須找那位律師談一談，也許他有能解決這一問題的

某些辦法。何況我找他是很公正的，因為是他們這些人愚弄了我們，找他們來指點迷津顯然是公正的，至少要為我指點迷津。

“請給我稱二百克葡萄乾。”

“接待完這位太太就給你稱。”

“不是非常乾的那種我才要。”

“質量好極了，昨天才進的貨。”

我嚐了一粒，果然不錯。我把包着葡萄乾的圓錐形紙袋塞進衣袋，隨後接過找給我的零錢。現在才十點鐘，最好隨便到一間咖啡店喝上一杯咖啡。

整個上午我無事可做，絕對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我不能留在家裏。我繼續做着我一直在做着的事情：隨意閒逛，看看都是些什麼人在街上行走。我急切地盼望着假期的結束，辦公室裏整天都有事情可做。

毫無疑問，我剛才的做法對費爾南達是不公正的。

給她打個電話怎麼樣？我馬上就去給她打個電話，告訴她我決定去出席西莫埃斯的酒會。仔細想想，她忍受着與我同樣的痛苦。

我又吃了一粒葡萄乾。這次買的比上一次的好，不但甜，而且水份也多。

我走進電話亭。該怎麼開頭呢？如果請求她原諒我早晨所說過的話，她就會再次充滿希望，今天晚上就會到我的牀上來，而這比一切都要糟糕。你不能下令把一個女人趕走，這種做法不僅卑劣，而且過於殘忍，與毆打一個孩子沒有什麼區別。那件事情發生在一月份，費爾南達當時的模樣至今我

依然記憶猶新。可憐的費爾南達……她穿着一件印滿小花的睡衣，順從地走出了房間，彷彿世界上已沒有任何一個親人，彷彿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她前來奉獻她所擁有的一切，而我卻不肯接收，每當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可我又能怎麼辦呢？去扮演一個親親熱熱的丈夫角色嗎？去繼續說謊騙人嗎？去讓她對一個我知道並不存在的風景產生幻想嗎？

只買了二百克葡萄乾真是太遺憾了。它們好吃得很，我完全可以買上半公斤。可是半公斤要裝一大包，放在衣袋裏又太大了。下次我買 250 克。

我走進電話亭，往家裏撥了電話。費爾南達拿起了聽筒。

“喂，是費爾南達吧？（還能是誰呢？假如是個男人又會怎麼樣呢？也許那倒是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是我。”

“我想告訴你，我決定出席西莫埃斯的酒會。”

“你來接我嗎？”從她的聲音裏我聽出了她的希望。

“最好你一個人去，我們在酒會上見面。我去得早，六點鐘就去。”

“你就這樣去還是要回家來換西裝呢？”

“我就這樣去，沒有時間回家。如果我回家的話，就不去酒會了。”

“不管你回來不回來，我都給你準備一套深色的西裝和一件洗好的襯衫放在牀上。”

“用不着，我就現在這個樣子去。”

“即便如此，我也要給你準備好。”

*** 葡語作家叢書

“你不要準備，不值得這樣做。”我們已經在爭論了……

“也許你會改變主意的……”

“我從來不會改變主意。再見。”

“一會兒見，謝謝。”

“再見。”

這次談話把我氣得火冒三丈。照顧我已經成了她的怪癖！爲我收拾西裝，把裝有葡萄乾的小碟放在我的牀頭櫃上，冰箱裏總給我準備好冷飲……她仍然在希望我改變主意。難道她以爲愛情會隨着主意的改變而變來變去嗎？她究竟希望什麼呢？難道希望我走進家中，對她說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重新去愛她嗎？

“親愛的費爾南達，我想過了，我決定愛你，決定從現在起開始愛你。不，費爾南達，不是馬上就開始愛你，我先要去食品店買 250 克葡萄乾，然後才開始重新愛你。”

最好給那位信奉天主教的有影響力的律師打個電話，約定一次諮詢時間。

我在電話簿上尋找起他的名字來。他有四個電話號碼：一個在拜沙區，一個在機場路，一個在卡斯卡伊斯，還有一個在克盧茲宮附近。無須置疑，此人肯定是有影響力的。

我撥了拜沙區的那個號碼。

“喂，是某某律師事務所嗎？正是他的事務所。我希望約一個時間進行諮詢。是的，就在今天。五點鐘行嗎？五點鐘我準時到達。我的名字？沒問題。工會的？什麼工會？不，太太，你搞錯了……我不屬於任何工會。你以爲我是工會的，是哪個工會？與律師先生有協議的那個工會？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我根本不是什麼工會的。同業工會？哪個同業工會？全搞混了……不，太太，也不是。我是個顧客，是第一次到那兒去的顧客……沒錯，太太，我會準時到達。”

接電話的女人像個笨蛋。她一心希望我是某個工會的，某個同業工會的，或是某間保險公司的……

毫無疑問，這些葡萄乾真是不錯。我又吃了一粒。紙包裏還相當不少呢，我可以一次吃上一小把。

我沿街而下，然後朝右向特林達德·科埃略廣場走去。真遺憾，里約酒吧還沒有開門，我很想喝一杯威士忌。

蘭巴商店的櫥窗佈置得十分漂亮，彷彿美國雜誌廣告似的，使人覺得生活輕而易舉、無憂無慮。櫥窗裏有皮外套、粗針織套衫以及繪有文明圖案的絲綢圍巾。

我喜歡觀看這樣的櫥窗，它們賦予城市一種文明和世界性的表象。令人遺憾的是宗教事務條約，在蘭巴商店的櫥窗裏我看不到宗教事務條約。它與從外國進口的粗針織套衫毫無關係。

事務所裝修得極好，四面是木板牆壁，擺放着高極栗色皮扶手椅。房間裏空無一人。

我坐下來，隨手拿起一本雜誌。這種雜誌屬非賣品，通過郵局可以得到，連女傭都不會看的。雜誌登滿了各種照片，有水壩，還有共和國總統閣下訪問非洲的照片。手裏拿着小旗的黑人男女正等候總統所乘坐的汽車，其中一名黑人婦女的兩個乳房碩大無比，我不知道這樣的乳房是怎麼通過書刊檢查的。僅僅因為她是在等候總統吧。

我吃了幾粒葡萄乾。這些葡萄乾從早晨起就裝在衣袋裏，

現在已經變軟了。

我不明白爲什麼我要等候這麼長的時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我敢斷定，我們的律師是假裝忙得沒有時間見我。

說不定他正在閱讀《里斯本日報》。

你想看看我是怎麼進去的嗎？

我站起身來，對櫃臺後面正在織毛衣的小姐說道：

“小姐，請原諒，我從五點鐘就開始等，現在已經五點半了。我很遺憾，但我不能再等了。”

“只要再等五分鐘就行了。律師先生正與一位重要人物舉行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談，不過現在應該結束了。”

“十分遺憾，但我不能再等了。雖然我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不過我確實有自己的事情要辦。我是個企業家，誰也不能代替我的工作……”

“最好我進去告訴律師，就說你有急事要辦。”

我靠在櫃臺上等候。我敢打賭，那個極其重要的會談已經結束。

小姐走了出來。

“請進，請從這兒進……”

我沒有說錯吧？

穿過一個小走廊，我進入了律師的辦公室。

辦公室給人以莊嚴而顯赫的印象，沉重的傢俱是瑪麗婭·卡舒莎時代的產品。

律師坐在一張大寫字臺後面，我走進去時他根本沒有抬眼。他指給我一把椅子，但我卻沒有去坐。我已經有很多年不被人牽着鼻子走了。律師抬眼看着我說：

“請坐。”

我坐了下來。

律師繼續在寫着什麼，彷彿我並不存在似的。

我站了起來。

律師當然馬上放下了筆。

“你有什麼問題？”

“律師先生，離婚問題。”

“離婚？我們這兒不受理離婚的事情。我很遺憾，但受理這類問題有違我們的原則。”

我決定改變律師的原則。

“對不起，可說真的，並沒有人對我講過這一點，否則的話，我是永遠不會來打攪閣下的。我為我的幾間工廠請了一名律師，不過我要求他辦的都是商業上的事務。我決定請閣下來為我辦理這件私事，是一位朋友向我推薦你的。”

“幾間工廠？這麼說先生是位企業家了？”

“我是國內最大的製帽商之一，同時還插手了其它幾種工業……無論如何，我只能為打攪了你而請求你的原諒。”

“請等一下，先生……我剛才說我不能受理離婚案件，但我並沒說我不能為你出謀劃策。讓我們從頭開始吧。先生是什麼時候結婚的？”

“1948年。”

“是通過政府登記的世俗婚姻？”

“是通過教堂舉行的宗教婚姻。”

“那就不能離婚。先生，你從來沒有聽說過宗教事務條約嗎？”

“我甚至讀過它的條文，但我不相信就沒有辦法給法律鑽個眼。”

“沒有。我把話扯遠一點吧，即使有，我也不會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根據原則我反對離婚。”

“先生顯然沒有明白我的問題。我不是希望先生你離婚，而是希望我離婚。因此，現在要討論的不是你的原則，而是我的原則。我坦白承認，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讓我和我的妻子爲了先生的原則而犧牲我們的生活……”

“先生在教堂結婚時完全明白自己正在做什麼。如果你的原則是那樣的話，爲什麼你不按世俗婚姻辦理呢？”

“有若干原因使我認爲我不必要作出解釋。我所以在教堂結婚，因爲當時我是天主教徒，請你從這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

“難道你不知道，天主教徒是不準離婚的嗎？”

“我不認爲現在是討論宗教問題的時候。你可以確信，目前我所關切的是法律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

“是這樣的。不過你是根據宗教法律結婚的……”

“確實如此。但我已不再是天主教徒，因此也就自動地放棄了從事或參加我曾信仰過的宗教的各種禮儀。我到這裏來絕不是進行研討的。我想要知道的是，爲了能使我與我的妻子離婚，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去做的事情。當然是合法的離婚。”

“合法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們實際上已經分居……”

“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你必須要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

“既然如此，我就要告辭了。我要換一個地方去等待。我應該付你多少錢？”

“先生是否曾經考慮過向教規法庭提出訴訟呢？”

“以什麼為理由呢？”

“可以有很多理由，很多。問題是要動動腦筋。”

“如果這樣的話，我要感謝先生為我動動腦筋。”

“你明天還想再來嗎？等一下，明天不行，明天是星期六。星期二怎麼樣？行嗎？整個下午我都用來接待你……看看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你可以到外面找我的女僱員，在那兒填寫一張要求我服務的卡片。”

進入西莫埃斯家之前，我拍了一下衣袋，把裝有葡萄乾的紙包壓平。我吃了兩粒葡萄乾。

我走進西莫埃斯的家。

立刻有人為我遞上一杯飲料。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你見過戈多嗎？

另一位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哪個戈多？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劇作家戈多。

身穿灰色西裝的男人：大家正在等候的那一位。

西莫埃斯：不想嚐嚐這種香腸嗎？

身穿帶黑色花邊服裝的太太：我很喜歡，可是今天是忌肉日，不能吃。

蓄鬍鬚的男人：戈多……我曾和羅德里格斯去……一根

香腸？好極了……

染了髮的姑娘：從努諾·貢薩爾維斯起，葡萄牙就沒有出現過一位畫家。你嚐嚐這個，味道好極了。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你不能這樣講……那麼阿爾馬達呢？馬里奧·埃洛伊呢？維埃拉·達·西爾瓦呢？索扎·卡爾多佐呢？

西莫埃斯：誰？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戈多有……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真不理解這些年輕人。他們閉口不談重大的事情，不談發展計劃……橄欖菓在哪兒？我不知道在哪兒。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威士忌的價格簡直高得出奇，假如我是部長，就制訂一條法律……

染了髮的姑娘：幸好我們又有托尼卡牌礦泉水喝了。過去發生的事情簡直是一種耻辱。請注意，過去我們是歐洲唯一沒有托尼卡牌礦泉水喝的國家。

身穿灰色西裝的男人：像經歷過沒有托尼卡牌礦泉水喝的年代，可能無意之中知道原來曾有過這種飲料……你怎麼突然會那麼需要它呢？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你們注意，戈多有……

舉止莊重的先生：不管戈多有什麼，不上演優秀的葡萄牙原著都是毫無道理的。現在崇洋媚外成爲時尚，這是這一代的耻辱。吉爾·維森特……

西莫埃斯：顧問先生，再來一杯這種飲料好嗎？

舉止莊重的先生：朋友，我從不拒絕喝優質的飲料。非

常感謝。現在崇洋媚外成爲時尚……假如我能夠辦到的話，你們知道我會怎麼做嗎？

我開始喝第五或是第六杯威士忌和吃第二根香腸（今天是忌肉日！）。費爾南達還沒有到。

身穿黃色服裝的姑娘：我特別想回巴黎。我對這裏的一切都厭惡透了。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我坦白承認，我只聽匈牙利作曲家巴爾托克的樂曲。其他人的作品我認爲全部虛假做作和不近人情。先生有何高見？

我決定加入他們的談話行列。要想這樣做，唯一的辦法是我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他們之中的一員，於是我成了繫條紋領帶的男人。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我喜歡巴爾托克，但是更偏愛巴爾迪尼。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巴爾迪尼？我同意你的看法。他這個人很有趣味，很有趣味。他很富有人性，很開放。你能理解我想要說的意思嗎？他彷彿一扇巨形大門，一座醒目的主教堂，一座真正獻身人類的聖殿。你同意我的這種看法嗎？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絕對同意。你對音色具有非凡的理解才能。

一位剛在一個四等晚餐、三等城市生活了一年的年輕外交官：有好多次我也這樣想，可是卻無法用這樣一種確切的方式表達出來。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我要告訴你們，戈多有一種……

西莫埃斯的夫人：我必須承認我的無知。我從未聽說過

巴爾迪尼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他的主要作品的名稱叫什麼？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太太，我很清楚巴爾迪尼從未寫過任何作品。他是意大利的一位自行車運動員，只限於騎自行車參加比賽……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恕我失陪，但我馬上就會回來。那兒的人正在談論一件我很感興趣的事情。

那位剛在一個四等晚餐、三等城市生活了一年的年輕外交官：最後一次攜帶手提箱去倫敦時，我曾有機會看到一件很值得一看的東西。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是對着鏡子看到了自己嗎？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這裏沒有任何人見過戈多嗎？

舉止莊重的先生：先生在倫敦看到了什麼？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一邊離去一邊說：他在外交手提箱裏見到了一條國家機密。

矯揉造作的小夥子對那位年輕的外交官議論起繫條紋領帶的男人：這個傢夥真令人難以忍受……絕對難以忍受。彷彿我不知道巴爾迪尼是位自行車運動員似的！當時我所以那樣講，就是要看看他究竟會走到何種地步……糟糕的是，他現在可能以爲他已經拿我開了心！做得好，這使我學會了不要跟你不認識的人攪在一起。

一位剛從巴黎回來的外交官，他曾在巴黎閱讀了十四本偵探小說，吃過十四次第十四等的晚餐：西莫埃斯舉辦的酒會真是不同凡響，真正的俄式沙拉……把形形色色的人都混

雜在一起！這不禁使我懷念起巴黎來……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承認，我對外交官深感敬佩。當然，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也是有外交手腕的人……但是根本無法與你們相比。你們參與的是重大事務，是高層政治，是東方和西方……

另一位剛進外交部的外交官，第一天的工作就是要把上一週法國報紙所有與葡萄牙有關的消息都小心翼翼地剪下來，最後終於在《里爾自由報》第四版發現了一條，他說道：我們的工作令人厭煩，非常令人厭煩，有人以為我們整天就是參加酒會和晚宴！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埃杜阿爾德真在巴黎見到了戈多嗎？

我，現在成爲繫條紋領帶的人，重新加入了談話：誰參與東方和西方的事務？

舉止莊重的先生莞爾一笑，把手放在剛剛來到的外交官的肩頭：這只是一種說法……我指的是我的這位年輕的外交官朋友的職責。

我已經開始厭煩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轉身對那位年輕的外交官說：請答應我的一個請求，一直到月底爲止，你都不要參與西方事務，我開誠佈公地向你提出這一請求。

年輕的外交官微微一笑：我答應你。

我轉身便離去了。

年輕的外交官對舉止莊重的先生說：我討厭這種人，他們僅僅因爲對一切嚴肅的事情都加以嘲弄而自以爲聰明。這些人對什麼都要進行批評，但是說到底，卻什麼事情也不幹。

舉止莊重的先生人生閱歷十分豐富，他微微一笑說：朋友，這是因為嫉妒。請你相信，這是因為嫉妒。那個人缺乏當外交官所必備的素質，所以就說外交官的壞話，以此來發洩他的怨憤，你懂嗎？

年輕的外交官難過地笑了笑：有可能是這樣，其實他內心深處是很傷感的。

我把手伸進衣袋，掏出一粒葡萄乾。這樣做是有違規矩的。我曾向自己許諾，永遠不當眾吃葡萄乾。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規矩。這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即使我所遵循的是一種愚蠢的規矩。有人限制自己抽煙的數量，有人強迫自己每天閱讀一頁毫無用途的書籍，我則是不當眾吃葡萄乾。

染了髮的姑娘：這兒有我的兩個朋友，非常想知道先生是從事何種職業的，你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嗎？

我現在已不是繫條紋領帶的男人：這很簡單，我是開製帽廠的，我生產帽子。

染了髮的姑娘：帽子？

我：是的，小姐，帽子，就是戴在頭上的那種物件。

染了髮的姑娘：可現在誰也不戴帽子。

我：小姐，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考慮賣掉我的工廠，以便建一個生產染髮液的工廠。

費爾南達來了，但我卻沒看到她。她走過來對我說：我一直在找你。我來得很晚，因為有人發現瑪麗婭在臺階上與一個當兵的在一起，所以我不得不辭退她。

我：你是怎麼知道的？

費爾南達：有人告訴了我。

我：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費爾南達：既然把她們交給了我，我就有責任看管好我的女傭。

我：誰把她交給你的？女傭介紹所嗎？不管怎麼說，請你不必懷疑，辭退她是你看管她的最好辦法……

費爾南達：你又來了……你講話就不能嚴肅一點，哪怕只嚴肅一分鐘呢？

我：能什麼？能按照你的方式嚴肅地講話嗎？能，我完全能。你聽着：最近幾年，這個國家所取得的進步十分明顯，只有瞎子和想成爲瞎子的人才拒絕承認這一進步。當大國還沒認識到俄國的危險時，我們已經向世界指出了這一點……當大國還在爭論諸如個人自由等令我們捧腹的老問題時，我們已經超越了這一切，發現了一種建立在永恒真理基礎上的全新的制度……

舉止莊重的先生插話說：請原諒我介入一場私人間的談話，可是聽到這位先生講的最後一句話，我不能不表示我是支持他的說法的。現今很少能聽到如此有見識的看法了。

費爾南達：如果你是來尋找見識的話，那麼你可以走了，不必在這裏逗留。

舉止莊重的先生：不該由我來批評你的看法，不過我認爲你是錯的。你看，這位我還未能榮幸認識的先生，他剛才把一定數量的真理列成了方程式。這些真理現在極少能夠聽到，極少極少，真是太不幸了！

我又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我的妻子不相信我的真理。

我剛才恰恰是想告訴她，她應該辭退那個女傭，因為那個女傭被發現在一個臺階上與一個士兵在一起。我認為，引導底層階級，使他們盡可能地接近西方的真正價值觀念，這乃是我們的責任。你不這樣認為嗎？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是否這樣認為？顯然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應該由我們來維護傳統觀念，由我們來推動西方的文明，組成一個統一集團與蒙古對抗。當然，這指的是一個精神價值觀念統一的集團，一個能保衛我們抗拒黃色危險和紅色危險的集團，在很大程度上這兩種危險已經混為一體。

我，越來越成為繫條紋領帶的先生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承蒙允許的話，我甚至要說這一集團業已存在。毋庸置疑，西方所有國家都在捍衛同樣的價值觀念，在諸如個人自由、人民參政等某些重大事情上，它們有着相同的觀點……

舉止莊重的先生：完全正確，只有瞎子……

費爾南達對我說：你還不覺得累嗎？

我：累？為什麼累？

費爾南達：因為剛才你講了一大通謬論。

我，重新成為繫條紋領帶的男人：謬論？我講了什麼謬論？

費爾南達：你自己不知道嗎？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這裏有人見過戈多嗎？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太太，我見過。剛才他還在這裏。他說他要去衛生間，但是五分鐘之內就會回來。

費爾南達對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說：太太，看在上帝的

份上，請你不要理會我的丈夫。他總是開玩笑，而且相信自己十分風趣。

身穿藍色服裝的太太莞爾一笑：沒有關係，我瞭解這種人。他們正處於反文化階段，這個階段和其它任何階段沒有什麼不同。我敢打賭，他至少像在場的任何一位那樣富有文化。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太太，你怎麼能這樣想！我的全部文化用一個錢包就可以裝下了。僅此一點，我就不能和在場的任何一人相比。

費爾南達：你又來勁了……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認爲這句話非常有意思。文化裝在錢包裏的說法十分準確……這使我想起了某些人，這句話正好可以用在這些人身上……他們的文化總是附屬於經濟利益……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先生是幹什麼的？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是幹什麼的？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是的，你是幹什麼的，也就是說，你從事何種職業呢？

舉止莊重的先生莞爾一笑：我習慣稱我這樣的人爲獨立人士。我不靠在政府的官職謀生，也不靠在公司的職位謀生，我是靠遺產生活的。我想批評誰就批評誰，因爲我不依賴於任何人。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晚餐上，我批評了地區民事長官的執政方針，而在一個與地方政治有關的事件中他是我的朋友，結果我的批評引起了某種嘩然……由此可見，我是位獨立人士。我不從屬任何黨派。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我真羨慕你所處的地位，我一直也想成爲獨立人士。

舉止莊重的先生：聽過你剛才講的話，我認爲你已經是了。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是這樣的……在我力所不能及的範圍內……

舉止莊重的先生：你是想說在你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用英語說：你是這樣希望的。

舉止莊重的先生：我要特別請求你不要講外國話。我認爲這種習慣有害無益，尤其缺乏愛國精神。一位像你這樣明白事理的人，應該在我爲語言的葡萄牙語化而發起的運動中助我一臂之力。

我，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再次用英語說道：假如你這麼要求的話。

我抓起費爾南達的一隻胳膊，離開了這夥人。我想退席，但不知道能否輕易走掉。費爾南達來得很晚，因此她可能想多待上一段時間。我回到客廳，以免打攪任何人。西莫埃斯正和一個表情嚴肅的先生交談。從這位先生的西裝和面容來判斷，他至少有責任擔任一個博物館的館長。

我：西莫埃斯朋友，我不得不退席了，但首先我要感謝你的盛情邀請。我在這裏度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時光，我深感遺憾的只是不能每天都有一個這樣的酒會。

西莫埃斯：你什麼時候想來就什麼時候再來，哪怕這裏並沒有舉辦任何活動。

我們倆握了握手，然後我就走了。費爾南達這時候也正

向主人告辭。快到門口的時候，費爾南達拉住了我。

費爾南達：你自私得簡直讓人難以相信，你根本不問問我是想走還是想留下來。

我：沒有任何理由妨礙你留下來。如果你想留下來，那就留下來好了。我現在要告訴你，我不回家吃晚飯了。

費爾南達：你去哪兒吃晚飯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我和幾個朋友約好要見面。

我們的談話被舉止莊重的先生打斷了。他也已經向主人告辭，現在正向我們走近。在我們等候取外套時，費爾南達與一位女友交談起來。最後我們與舉止莊重的先生一起走進了電梯。

舉止莊重的先生：這種酒會很有意思，因為它能把各種不同出身和各種不同意見的人匯集在一起。在這種場合，總會學到一些東西。我一直主張，一個人不應該離群索居，而是應該和他的同類共處。

在我聽來，他彷彿是在幾公里之外的地方講話，使我無法分辨出一些詞匯與另一些詞匯之間的差別。為什麼我要對費爾南達說有些朋友在等候我呢？為什麼我不講實話，不講真正而簡單的實話呢？在現實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難道去掉領帶真那麼難嗎？

沉默驅散了所有這些想法。舉止莊重的先生不作聲了，他和費爾南達都望着我，等待着我講些什麼。可能是剛才他們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吧。我從衣袋裏掏出一粒葡萄乾吃了下去。這粒葡萄乾又大又甜，而且水份很多。

我：現在幾點鐘了？

幸好電梯這時下到底層。我們都朝街上走去。一位穿着整齊制服的司機爲舉止莊重的先生打開了車門。這位先生問能爲我們幫什麼忙，我們是否希望他用汽車順便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謝謝你，朋友，我們就住在這裏，而且我從不乘坐汽車。”

“爲什麼？”

“因爲汽車不是葡萄牙人發明的，而是真正的‘舶來品’。我個人主張要使用葡萄牙傳統的交通工具，即毛驢、馬車和轎子。我正在爲使交通工具葡萄牙化以及爲恢復舊的傳統而發起一場運動，這些舊的傳統曾極好地爲我們的祖先服務過。先生是位明白事理的人，應該在這場運動中助我一臂之力，你不這樣認爲嗎？”

他望着我一言不發。然後對費爾南達微微一笑，卻也什麼都沒說。接着便把背轉向我，鑽進了汽車。

我做了一件錯事。我不該講那番話。這個家夥看上去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黑色的外套和新奇的褲子使他儼然一位議員，卡迪拉克牌汽車使他儼然一位部長。如果我表現得好一點，誰知道他也許能在我的離婚問題上有用處呢？我現在是怎麼了？我整天講些刺激人的玩笑，然後不是後悔自己缺乏理解力，卻只後悔這些玩笑可能會給我帶來傷害……

我不會在這中間失去自我嗎？

失去什麼？在什麼中間？

費爾南達正在跟我講話。

“你沒有理由抱怨我。你要知道，我本來還想一個人留在酒會……”

“那你爲什麼不留呢？”

“因爲我至少要履行自己的義務。如果你一個人先走了，別人就會以爲我們相處得不和睦。”

“我們相處得和睦嗎？”

“我們必須在表面上要裝成這樣。”

“那我們就在表面上去裝好了。”

“你不要以受害者的樣子來講這句話。首先，我所受的傷害要比你的大，因爲我没有別的辦法而只能……總而言之，我没有別的辦法。其次，你不要忘記，是我要留在家裏，而你卻和你的朋友們……”

“費爾南達，我們不在表面上去裝，而是正視問題，難道這樣不更誠實嗎？更誠實也更自重嗎？”

“不行，你清楚地知道我的觀點。我和你結了婚，按照我的宗教信仰，至死我都是結了婚的。只要還存在着能使你與我重歸於好的希望，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可以等待。總有一天，你會發現我是對的。不管如何，你像我一樣明白，法律是不會允許你做出任何事情的。我同樣也諮詢過一位律師。”

“他對你講了些什麼？”

“他要我不必擔心，因爲你會一籌莫展。”

我從衣袋裏掏出一粒葡萄乾吃了下去。有一輛出租汽車經過，我把它攔住，打開了車門。

“費爾南達，我不知該對你講什麼，我不理解你的立場。”

“你什麼也不用講。順便提一句，你別忘記今天是忌肉日，注意你晚飯吃的東西。”

“晚飯我吃什麼！今天是忌肉日！難道你徹底瘋了嗎？你

真還一點都不明白嗎？”

出租車開走了，費爾南達從後窗向我揮手告別。我也向她揮了揮手。

我沿着自由大街向下而行。沿着自由大街向下而行總有些可笑和諷刺的意味。爲什麼不給它起個別的什麼名稱呢？剛剛說了又聽了一堆蠢話而度過了一個下午的我，因爲一條人們以我的名義制定的法律而無法離婚的我，被束縛的我並不感興趣，而且與我的現在毫無關係的過去的我，現在卻正沿着自由大街而行！

我想回家去接我的妻子將要辭退的女傭。她已經長大成人，而且接種了牛痘疫苗，可卻繼續被交由費爾南達看管，繼續受費爾南達的思想和道德約束。我很想與她一起沿自由大街而行。我從未好好注意過這個女傭，我記得她的名字彷彿叫瑪麗婭。我曾經見過一次她在街上與一個士兵交談。

自由大街！

這個時候城市顯得有些奇特。夜幕尚未降臨，但白天又已然消失，我敢斷言，這一時刻一定與生活有着某種關聯，是某種事物的象徵。假如我是詩人的話，我一定會發現這一時刻與我的精神狀態有着某種關聯。

究竟是什麼樣的關聯呢？

在我身上，發生着一些我不知如何解釋的事情。此時此刻，我感到我馬上就會發現能夠改變我整個一生的某種東西，我不知道這是源於現在的這一時刻，還是源於自我，或是源於我在西莫埃斯家所喝的飲料。我週圍的一切，房屋、路人、汽車都顯出一種罕見的清晰，城市突然變得棱角分明而沒有

任何修飾。人們離開政府機關時彷彿都已厭倦了撒謊，厭倦了多年來爲了謀生而扮演的角色。他們默默無聲地從我身邊走過，眼睛望着地面或是閱讀下午出版的報紙，希望能找到某一條外國消息，能使他們忘卻打字機，忘卻文件的第三個抄本，忘卻部門主任的目光。

自由大街！

一群群人沿自由大街而上。一對對情侶手挽着手，他們從1953年就訂了婚，正在尋找用兩個人合起來的工資可以租下的住房。還沒有結婚，他們對婚禮就已經感到厭倦。

一些人沿街而下奔跑，趕着去乘坐前往市郊辛特拉或阿馬多拉的火車。明天清晨，爲了按時到達辦公室，他們又必須乘坐同一列火車從市郊返回。

毫無疑問，此時此刻這些人都已感到疲勞。疲勞卻又心情舒暢。他們已經開始忘卻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忘卻要佯裝成他們所希望成爲的那種人……

一位中年婦女從我面前走過，身上穿着的那件皮外套從外觀上看應該是很貴的。白天，她是一位有錢有勢的企業家的妻子，她的丈夫屬於這樣的企業家：只貼現大額票據；下樓梯時總是面帶微笑，目的在於給鄰居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白天，當他遇到本區的女友時，總是含混地對她們莞爾一笑，使她們明白他認識她們，但名字和人卻對不上號。現在這位太太顯得心不在焉，忘記了自己是一幢新大樓裏最重要的女性，他的丈夫已經開始在那裏開展了對阿雷埃羅方面的業務；忘記了一位銀行經理曾去過她的家，請求她丈夫允許他在那幢新的大樓入夥。現在她只記得入夜之後她將無事

可做，並且知道她的丈夫會打電話告訴她不回來吃晚飯……只想到當電臺最後一個節目結束，電波不再播放葡萄牙民歌時，她將一個人上牀入睡，而沒有任何人陪伴她。

又走過來一個男人，他已忘記了自己是一個部門的主管，忘記了他走路時應該挺胸收腹，忘記了他應該微微眯起眼睛，從而給人一種他總是在思考着什麼的印象，忘記了他不能有任何的放鬆，忘記了他永遠不能讓手下的職員認為他懂的東西不如他們多……

疲倦的人是不設防的，如同一本打開着的書。

我感到我馬上就會有極其重要的發現。我必須要留意種種天啓。很快我就會變得神秘莫測，抬頭仰望天空，等候聖徒聖約翰向我吐露天機，使我得知天庭的種種陰謀詭計。

我攔住一輛出租車，想去隨便一家酒吧，比如說堂·吉訶德酒吧吃晚飯。

我從衣袋裏掏出一粒葡萄乾放進嘴裏。這一粒又小又乾。難道隨着白天的結束，葡萄乾已經厭煩在衣袋裏隨我走來走去，並且知道無論如何最終是要被吃掉的，所以也感到疲倦了嗎？

我在酒吧的櫃臺邊坐下，要了半杯威士忌。酒店老闆對我露出職業性的微笑，我也朝他微微一笑作答。

一名妓女在我身邊坐下來，一個勁地望着我。我想避開她的目光，可卻又做不到。我不想再次成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至少今天不想。

“能請我喝一杯嗎？”

“可以。”

妓女端起我為她要的酒，彷彿是我自願請她喝的，彷彿是我主動與她接觸的。她像一個人打量書店玻璃櫃中的一本書似的打量着我。她喜歡這本書的封面，現在要翻閱一下，看看裏面內容是否與書名以及藝術家所繪製的充滿樂觀色彩的畫面相吻合。

她對我會產生何種想法呢？是否認為我穿着一身筆挺的西裝，裏面是一件絲綢襯衫，所以我就可以為她支付晚餐呢？

“你在等候什麼人嗎？”

“是的。我們都在等候某一個人或是某一件事情。”

妓女起身要走，她以為我正在等候她的一位同行。她不想插足別人的領地，她要遵守職業道德。

“先生笑什麼？”

“笑我自己。你一定以為我在等候一個女人吧？”

“不是嗎？”

“不是。我没有等任何人。”

“那剛才你為什麼說是在等人呢？”

談話變得愚蠢起來。妓女因為天性的緣故是不可信賴的，這種看法並不公正。不是因為天性，而是因為職業的緣故，她們才變得不可信賴。

“剛才我是和你，同時也是和自己在開玩笑。今天我的心情不十分好，所以就決定拿哲學家們開玩笑。但因為我不是哲學家，所以我的哲理都簡縮成一些毫無趣味的玩笑。”

妓女依然懷疑地望着我。突然，她抓住我的一部份話語，這些話語她能聽懂並且對她也同樣適用：

“你的心情不好嗎？”

“我同樣不能對你說我的心情非常不好。至少現在我不比昨天或是會比明天的心情更差。”

“這種情況會過去的。你很快就會看到是會過去的。我能再喝一杯嗎？”

“可以。”

酒店老闆又給她倒滿一杯，還在裏面加了幾個冰塊。

我從衣袋裏掏出一粒葡萄乾放進嘴裏。這個動作被妓女發現了：

“你衣袋裏有口香糖嗎？”

“沒有。”

“那麼是坎迪斯？”

“坎迪斯是什麼鬼玩意？”

“你不知道嗎？坎迪斯是美國牌的水菓糖。”

“我不知道……不過也不是坎迪斯。”

“那你正在吃的是什麼呢？”

“是藥片，是治療心情不好的藥片。”

“你在這兒吃晚飯嗎？”

“是的。”

“和我一起？”

我没有回答，而是又要了半杯威士忌。

這時候，一個年紀比她大的女人在她的身邊坐下來。這個女人的一雙眼睛又黑又大，極富表情，眼圈發暗，呈現出某種病態。倒退十年，她應該是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姑娘。

她開始與我交談。

“澤，現在好嗎？”

“誰？”

“澤。你不是澤的朋友嗎？”

難道這是一種新的拉客方式嗎？

“我認識許多叫澤的人，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個。”

“澤·佩德羅，你想不起來嗎？是他把我介紹給你的。”

我突然想起來了。澤·佩德羅是里巴特茹地區的一個農夫，我曾偶爾與他一起吃過晚飯。現在我想起了這位姑娘，她曾和我們在上區的一個有民歌表演的酒吧一起吃過一次晚餐。

“你說得對，我想起來了。我有很長時間沒見過他了。”

“你知道我已經和他分手了嗎？”

“不知道。”

“真的分手了。爲了和部長同居，我離開了他。”

“部長？”

“是的，是部長。”

先來的那位妓女解釋說，她說的不是政府的部長，而是一個南美共和國^①的部長。

接着轉向我問道：

“你能請我這位朋友喝杯威士忌嗎？”

部長的情人不肯接受女友的建議：

“非常感謝你的好意，但我不能接受。你要明白，要是我接受的話，部長是會不高興的。這種做法與一個外交官的身份不相稱。如果我是和隨便一個什麼人住在一起，那情況就

^① 葡萄牙大學生公寓常以某某共和國命名，並選出“總統”和“部長”。

不同了……”

說完便把頭轉向另一側，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和一瓶蘇打水。

我站起身，在一張剛收拾好的桌邊坐下。那名妓女跟過來對我說：

“給我一個葡盾^①的硬幣，讓我去自動點歌機點首歌行嗎？”

我給了她一枚一葡盾的硬幣。很快我就聽到了自動點歌機播放出的樂曲聲。與我原來所想的相反，她選擇的不是桑巴舞曲，而是一首西班牙歌曲，其特點是與其它所有的西班牙歌曲沒有任何區別。

我不常去酒吧和夜總會，偶爾幾次也只限於見識一下裏面是怎麼一回事，瞭解一下那裏的環境和氣氛，還有光顧這些場所的人都喜好些什麼。

夜總會總有一些……

“你喜歡我選的曲子嗎？這一首叫《美麗的謝利托》。”

“很好聽。”

“好聽？簡直美妙極了。”

她在我面前轉了半個身，雙手作了一個彷彿是在敲竹板似的動作。

“你喜歡西班牙嗎？”

她這樣提問並非是要我回答。她繼續跳着舞，漸漸離我而去，一直回到櫃臺，重新坐在她的女友旁邊。兩個人又開

① 葡萄牙貨幣名稱。

始交談起來。

多少人的處境與我的相同呢？到法國去離婚行嗎？顯然不行。倘若葡萄牙人能到法國去離婚，那麼無論設立多少海關，也不足以控制過境的人數。如果存在着這種可能性，我早該有所耳聞了。

上帝把我們每個人都安排在他應該在的地方！

我又變得不公正了。上帝與所有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毫無疑問，上帝存在的時候，並不曾給我們規定出任何一條要走的道路，而是讓我們自由地進行選擇。後來是人們自己拋棄了上帝給予我們的這種自由。究竟是哪些人呢？難道是我嗎？我甚至不能獨自一人講話……有些問題使我感到不悅，哪怕是我向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時也是如此。顯然不是我拋棄了這種自由，但是我對週圍所發生的事情卻感到要承擔某種責任。我甚至會對那些我並非是直接責任者的事情負責。但我會那樣做嗎？

我又要了一杯威士忌。

我不認為，以上帝的名義講話和以他的名義要求凱撒大帝把他的意志強加在屬於上帝的領域裏會感到自慚形穢，但同樣也不會感到自負和傲慢。屬於上帝的給上帝而屬於凱撒的給凱撒，或是說屬於上帝的給上帝而屬於凱撒的是什麼呢？這句話可以有許多種變化。

我喝着威士忌，同時吃了一粒葡萄乾。

屬於上帝和屬於凱撒的給凱撒。屬於上帝的給上帝，儘管因此必然要對凱撒施以大棒。最後這句話很有意思，它把

上帝變成了類似堂·米格爾^①一樣的人，後者就是通過僱傭的打手強行上臺的。可上帝並不是堂·米格爾。

毫無疑問，我又變得令人討厭了。說到底，這些事情並不能引起我的興趣，而且對我毫無用處。我不認為上帝會來幫助我。我對上帝又知道些什麼呢？和教皇一樣，已經知道一些，但是還不夠。

多麼令人難以置信！我竟然與自己討論起這些事情來，而且是在一間酒吧裏……至少別人比我正經。他們在報紙上，在家裏，在教堂內談論上帝，但在走進一間酒吧時，就把上帝留在門外，讓他坐在汽車裏與司機作伴……在酒吧裏，他們談論女人、足球和他們稱之為政治的東西，而不會提及上帝。也許他們並不比我正經，但要比我前後一致，不像我那樣令人討厭。爲了得到上帝的幫助，他們很清楚該如何行事。我卻不存在宗教問題，我與我自己談論上帝……

實際上，有一些事情正直的人是不會去做的，比如他們不會把妻子介紹給情婦認識，不會把講给朋友聽的笑話講給教區修道院院長，不會邀請離了婚的人共進晚餐，不去想傷心的事情，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會把上帝安置在一個界綫鮮明的保留地內，就像南非人把獅子放進野生公園一樣，不讓它離開那裏。

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我爲什麼不能成爲一個正直的人呢？

^① 葡萄牙國王（1802—1866），葡萄牙國王若昂六世之子。1828年登上王位，大肆迫害自由黨人。後國家發生內戰，1834年被永遠流放國外，1866年死於德國。

兩個褐色皮膚的妓女在我旁邊的一張餐桌邊坐下來，一邊抽着美國煙，一邊交談。其中一個站起身來，往自動點歌機裏塞進一枚硬幣，然後又坐了下來。房間裏再次響起《美麗的謝利托》的歌曲聲，毫無疑問，西班牙歌曲、葡萄牙民歌和鬥牛舞曲都與皮肉生涯緊密相連。我再次感到，所有這一切都自然而然，都理應如此和不能不如此。這是今天我第二次感到我馬上就會有重大的發現，似乎我真的就要找到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了。

我又要了一杯威士忌。我可以聽到另一張桌子邊兩個褐色皮膚妓女之間的談話。她們正在談論購物。

“襪子大王商店有一種套衫，很漂亮，而且不貴。”

“對你也許不貴，可我現在什麼東西也買不起。我兩個星期沒抓到一隻‘肥羊’了。”

“我呢？你認為我的情況比你好嗎？要不是直到星期六我才遇到一個非洲通，我連房租都不知該怎麼付呢……”

“這些非洲通真像神話裏的人物。有一次，我遇上一個從盧安達來的，你知道他付給我多少錢嗎？我陪了他整整一夜，最後他只給了我一百葡盾。我發誓，我真不知道男人們想讓我們靠什麼去生活！”

“我最近一直想去非洲。”

“我也曾經想過，可我知道並不容易。到那裏去要花一大筆錢，即使去了，等到了那裏之後，那里的人還會下令要我們離開……”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他們會希望我們留下來。你要明白，如果這裏的女人不到那兒去，那些人只能去找黑人婦女，

然後會發生什麼情況你是知道的……到處都是混血兒。這甚至會造成政治問題。你記得阿梅莉婭嗎？她想要有的東西全都有了：住房，汽車……我告訴你，未來是在非洲，那裏的情況與這裏不同……”

“我從沒想過混血兒的事，這倒是件明擺着的事情……如果白種女人不到那裏去，倒真會有傷風化的。”

一位妓女轉向我，發現我正聽她們談話，便莞爾一笑。我端起威士忌酒杯，企圖進行掩飾，但卻沒有可能。與她們接觸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正在談論非洲……”

“非洲？很有意思。”

“我們倆想到那裏去。據說未來是在非洲。先生也這麼看嗎？”

“我不知道。不過毫無疑問，如果存在着未來，就一定是在某個地方。”

“那麼說未來是不存在的嗎？”

“我不知道。我父親的未來就是我的現在，以此類推，我並不羨慕我兒子的未來。”

“先生有孩子嗎？我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兒，你想看看她的照片嗎？”

沒有等我回答，她就從錢包裏取出一張照片遞給了我。照片是在海灘拍攝的，一個頭髮被人為地弄成鬢曲的小女孩正對着鏡頭微笑，照片上方能看到攝影人伸向空中的一隻胳膊的影子，顯然正做着手勢來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

“你不認為她長得像我嗎？”

“像，毫無疑問很像。你要把她也帶到非洲去嗎？”

“我還沒有肯定要去，現在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個計劃。當然，如果我去的話，就會帶上她。我的和她的未來都在那裏。先生有孩子嗎？”

“沒有。”

“可你已經結了婚？”

“是的。”

“那你應該要孩子。如果我已經結了婚，至少還要再生兩個。”

“你那麼喜歡孩子嗎？”

“喜歡。”

我不知道我如何能使談話進行下去。另一方面，我同樣也不知道我是否想繼續下去。酒吧現在已坐滿了一半人，在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進來了許多顧客。在一個角落裏，三個年輕的小夥子正在玩擲骰子遊戲。三個人每一次都要把“臭大糞”這個字眼重復一遍，以此來顯示他們不比任何人缺少男子漢的氣概。櫃臺邊，一個唱片店的售貨員正和一個黃頭髮的妓女談論着最新的樂壇消息。

在擺放自動點歌機的那個角落，一名妓女的髮型頗為奇特，彷彿法國一個三流城市火車站旅館廚房製作的巨型飯後甜點。此外，她的頭髮被染成強烈的黃色，使她的頭型變得更加怪誕。

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灰色的皮耶德牌西裝或者同樣是灰色的威爾士王子牌西裝。現在走進來一個大孩子似的年輕人，也穿着皮耶德牌西裝，熱情地同所有的姑娘交談，最後在一張

餐桌邊坐下來開始喝咖啡。

我無所謂地要了一份晚餐，因為對我來說吃或不吃都一樣。但我一天之中不能不吃一頓晚餐。一日三餐總是要吃的，它標誌着時間的流逝，把上午和下午分開，再把下午和晚上分開。

我剛要過晚餐，馬爾廷斯先生就走進了酒吧。他是科英布拉市人，我認識他已經有好幾年了。馬爾廷斯是兩個或三個中型企業董事會的董事，他是以他妻子的名義成爲這些企業的一個股東的。

如果我知道會在這裏碰到他，我就去另一個地方吃晚餐了。

我沒有能躲過他。彷彿一頭饑腸轆轆的獅子奔向一塊肥肉似的，他徑直朝我走來。

“朋友，你也在這兒？我可不是在指責你，你看，我不也是到這兒來了嘛。工作一天之後，怎麼能不到酒吧來消遣一個小時。”

“我的情況不是這樣。我來酒吧是爲了喝酒，況且我現在正在休假。”

“我能在你的那張餐桌落座嗎？”

“請吧。”

“我在等我的孩子，他應該到了。如果你同意的話，也許我們就在這兒和你一起共進晚餐。”

“沒有問題。”

馬爾廷斯在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而那張椅子是爲只有他一半重量的男人設計製作的。

“德爾加多將軍去了巴西……”

“是真的。”

“朋友，對這一切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呢？”

這些人真是聰明透頂……他首先想瞭解我的看法……

“你希望我對你說些什麼呢？”

“是呀，這件事很不尋常。”

他停下來，打量着天花板，然後聳聳肩，把一切他並不理解的與某種政治有關的事情統統拋得遠遠的。他向侍應生要了一杯威士忌。

“我們能記得過去，這些事給我們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危險存在於年輕人的身上，他們什麼也不記得……他們不記得、也不可能記得這個國家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的確如此。”

“朋友，你要知道，我正是因此而到這裏來的。我的孩子今年大學畢業，喜歡政治，我將盡一切可能讓他放棄幻想……”

“幻想？”

“是的。世界上的人總是有窮有富，有人心滿意足，也有人要造反。我希望我的兒子不要被友情所左右，而是進入我的一家公司來工作。友情這種東西簡直猶如魔鬼……”

“你的兒子屬於哪種類型的人呢？”

“還能屬於哪一種呢？你像他那種年紀時屬於哪一種呢？我大學畢業時又屬於哪一種呢？社會黨人，民主黨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屬於二十歲的人所屬於的那一種……”

“你什麼時候不再是民主黨人了呢？”

“我什麼時候？……這叫什麼問題！我要告訴你，從原則上講，我從來沒有放棄要做民主黨人，你明白嗎？我想說的是，我們還沒有為實行民主作好準備。如果這兒是英國，那情況就不同了。但這兒不是英國。也許將來會有一天這一切都將成為可能，但現在還為時過早。我祈求上帝，讓這一切都在我過世之後再來……過日子而沒有傭人，這種想法對我沒有吸引力……你想象過你的妻子每天都要去集市採購嗎？想象過每頓晚餐後要自己洗碟涮碗嗎？據說這就是進步。如果這樣的話，我寧肯不要這種進步。難道進步就是剝奪經過多年奮鬥我所擁有的一切嗎？如果那些人過去也都像我一樣不得不拼命苦幹的話，也許他們現在就不那麼起勁地談論進步了……”

“他們談論嗎？”

“喂，我說你是在哪個世界裏生活的呀？”

“這個世界。”

“那麼你看，也許沒有任何人談論。請你注意，我並沒有捍衛什麼或是攻擊什麼，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全明白。”

侍應生給我端來了湯，幸好不是一衝即成的那一種。我開始慢慢地喝了起來。馬爾廷斯繼續說道：

“請你相信，我既沒有捍衛什麼，也沒有攻擊什麼。只要讓我工作，所有的制度都適合我。”

“我們能不能換個話題？”

“朋友，我不認為我講的有哪一句話傷害了你，請你相信……”

“我可以向你保證，你沒有傷害我。我所以建議換個話題，因為這種談話不會有任何結果。何況就政治家這個詞的正常含義而言，我不是政治家。”

“你無需對我說，這個詞還有其它什麼含義。”

“我的意思是說，我還不是政治家，我還沒有考慮過……總而言之，我們真的最好是換個話題。”

兩個人都默不作聲了。我繼續喝我的湯，馬爾廷斯則望着我一言不發。是我重新開口，打破了僵局：

“如果這是一場戲中的一幕的話，現在該有某個人出場來緩和一下僵局了。也許你的兒子該來了。”

“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當然。”

“剛才我已對你說過，我是因為兒子才到這裏來的。我希望他不要知識分子化，希望他放棄想要重新組織社會的怪癖，總之希望他成熟起來！我曾想過送他去倫敦，但又擔心這樣做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我決定看看我能不能讓他開心起來。我的想法是給他物色一位漂亮的情婦，我相信他很快就會發生變化的。能開着一輛敞篷汽車帶着情婦到處遊逛，有錢為她租一套房子，這都是十分愜意的事情……如果我能做到這一點，小夥子就肯定能改掉他的怪癖。我想求你幫我做到這一點，我希望能有一位漂亮的姑娘與我們一起共進晚餐。不過你要明白，我身為人父……如果我請一位姑娘來這張餐桌吃飯，你不會介意吧？”

“當然不會。對我來說這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我對我兒子說，這位姑娘是在陪你吃飯，你不會介

意吧？顯然我不能對他說，這位姑娘是在陪我……”

“這可就有點不同了。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只要小夥子不會去想我有個情婦就行。你就對他說，她是這酒吧裏的一位姑娘。”

“太謝謝你的幫忙了。現在我就請一位這樣的姑娘來。”

“馬爾廷斯，你認為她們就是你想要的那種姑娘嗎？我與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想有任何關係，但是我相信，這類女人不是最理想的。”

“你想要我到什麼地方去突然找到一位姑娘呢？”

“隨你的便好了。”

侍應生用長方碟端來了我要的魚。馬爾廷斯站了起來，朝那兩個想去非洲的金髮妓女走去，開始與她們交談。一位金髮妓女拿起錢包，整理了一下外套的肩部，跟在馬爾廷斯身後，在我的這張餐桌邊坐下來。我招呼侍應生，讓他把菜單送來。

馬爾廷斯準備好一切，目的在於使他的兒子能用現實代替幻想。

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開心，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笑出聲來。我每天都在與自己進行的搏鬥中失利，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搏鬥啊！要是至少我能認識一些也正在進行自我搏鬥的大人物……

坐到我們桌邊來的是兩位金髮妓女中較為漂亮的那一位，即有一個女兒的那一位。

“我覺得你不喜歡我……我們談過話之後，先生就再也不理睬我了。”她對我說道。

“這與喜歡不喜歡並無關係，況且你不是因為我才到這裏來的。過一會兒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要來，我希望能讓他感到開心，我相信你比我更容易做到這一點。”

“可以給我一個葡盾，讓我去自動點歌機去點首歌嗎？”

“當然可以。你說出你喜歡的曲子，侍應生可以幫你去投幣。”

“我想點一首好曲子，也許是《美麗的謝利托》吧，你喜歡嗎？”

“對我來說，它與其它曲子絕對沒有什麼兩樣。如果你想聽這一首，就告訴侍應生，讓他把點歌機打開。”

就在這個時候，馬爾廷斯的兒子走進了酒吧。這個小夥子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走近我們的餐桌，和他的父親講起話來。馬爾廷斯把我介紹給他，我們握了握手，然後他就在我的右邊坐下來。馬爾廷斯開始大聲講起話來：

“孩子，今天你都幹了些什麼？怎麼讓我等了半個小時？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

“爸爸，幹我該幹的事情。”

“我信，孩子，我信。幹了些什麼你該幹的事情呢？如果你不想說，就不說好了。我知道我已經老了，老人對什麼都一竅不通，根本不值得跟他們講……你們是無所不知……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只是過了幾年之後，我才能公正地對待我的父親。如果你不想說，就不用說了。你和這位女士打過招呼了嗎？”

小夥子轉向那位妓女，向她伸出了手。

“孩子，你說說……你今天都幹了些什麼？是和你的那些

政治朋友在一起，對吧？”

“爸爸，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沒有什麼政治朋友。我去了電影院。”

“看的什麼片子？是那種誰也看不懂的片子吧？”

“我去的是聖路易斯電影院。”

“啊……那倒是一間一向都很正經的電影院。”

我想說點什麼來幫助小夥子解圍，可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我把菜單遞給了他。馬爾廷斯從他手裏拿過菜單，開始大聲唸了起來。

我不瞭解這個小夥子，而且也根本不想瞭解他，可他父親的態度卻惹得我生了氣，使我想起身離去。這一切均源於一種與我一模一樣的憂傷。小心，我想到了屬於我個人的、如同機票一樣不可轉讓的憂傷。爲什麼會這樣呢？我突然發現，我彷彿一位詩人似的思考着自己的憂傷。又有一個危險需要避免，即把憂傷看成是屬於私人的珍寶，談論它的時候滿懷着尊敬與柔情。假如不小心的話，我將會完全迷失方向。我正在書寫着有關我思想癩瘡的詩句，並把它作爲一部重要的作品強加給其他的人。不管發生何種事情，我都必須挺直腰板，必須忘記自我，哪怕在目前這段危機時刻也要如此。我需要脫離自己，再從遠處來打量自己。我不能承認我正處於危機之中，這不僅僅因爲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還因爲接受內心存在危機本身就已經是對危機持一種同情態度了。如果我不小心謹慎，我就會開始向別人叙說我的危機和痛苦，然後就會開始書寫短詩，或離群索居，或談論自己。從承認危機到熱愛危機只有一步之遙。如同感冒或是肺炎一樣，危機是

可以治癒的。人們所忽視的危機會產生一種富有韵律的浪漫色彩，最後演變成爲小小的騷亂，而富有浪漫色彩的騷亂則是革命的敵人。我必須要小心謹慎。

金髮妓女正在講話：

“我每天都去電影院，從不漏過一部新片的首場演出。結果現在我不能再去了，因爲所有的片子我都看過了……我買所有的電影雜誌，這是最喜歡的。哪天不看電影，哪天就算白過了。”

馬爾廷斯先生想把兒子拉進談話中來。

“我的兒子也非常喜歡看電影。除了電影還有錄相……這是他所學的專業之一。孩子，不是嗎？”

我開始同情起這位可憐的先生來。他的兒子微微一笑，沒有說話。爲了改變話題，我插嘴說：

“我討厭去電影院，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去，而且事後總要後悔。”

金髮妓女說：

“後悔？先生，對不起，這我就不明白了。有那麼多種類的電影，講了那麼多的故事，不可能不喜歡的，至少也會喜歡其中的幾部嘛。”

我也沒能使小夥子開口。我看得出，這會限制馬爾廷斯和妓女的談話。

侍應生給我送來了咖啡，給馬爾廷斯三個人端上了湯。

馬爾廷斯開始喝湯，然後又要來了酒單。他轉向我說：

“你大學畢業了嗎？”

“沒有，差一年沒有畢業。”

“朋友，這簡直荒唐。請原諒我這麼說，不過的確是荒唐。只差一年沒畢業……告訴我，你工廠的情況好嗎？”

“我沒有理由抱怨。”

“我終於聽到有人講了公道話。你知道，人人都有理由進行抱怨已成為一種時尚。這是我們的一種時代病！我年輕的時候，現在人們擁有的東西我們一件都沒有：汽車、電視、電影院、足球，等等等等。至於生活水平就更不必多說了。在我們那個時代，誰有錢進酒吧，或是去旅遊，或是大學畢業後用一年的時間來休息呢？你看，我是結婚後才第一次喝威士忌……現在沒有一個沒有像喝水似地喝過威士忌，也沒有一個人不抱怨生活……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思想複雜的年代……男孩子們不讀書，因為他們思想複雜。女孩子們對丈夫不忠，因為她們思想複雜。小夥子們有同性戀傾向，因為他們思想複雜……”

馬爾廷斯開始激動起來，幸好金髮妓女打斷了他的話：

“先生，請不要忘記，這兒還坐着一位女士……”

“一位女士？這與我剛才講的話有什麼關係？啊，是因為我說了小夥子們有同性戀傾向。他們不是這樣嗎？不要說他們不是這樣……”

我對這些已經感到厭煩。我要求結賬。侍應生穿過大廳，開始與酒吧老闆低聲嘀咕起來。他們在核計我都吃了些什麼。

里奧侯爵這個時候走進了酒吧。這位滿面紅光又矮又胖的傢夥擁有大量財富，同樣也是通過結婚得到的。據說僅房

產一項就達四萬多康托^①。我很瞭解他，曾去過他的家。他是因爲自由之戰的緣故而剛剛獲得侯爵封號的，但是去他家的人都閉口不談這件事。在他的家裏，唯一的一本書是法國作家莫拉斯的，擺放在客廳的桌子上。所以有人送他這本書，因爲他根本不知道用來裝飾牆壁的那些繪畫中哪一張是好的。侯爵的父親曾是我的合股人。每次去他家，侯爵總要讓我等上幾分鐘，然後才面帶微笑地出現在階梯的高處。就是在一次去他家的時候，我見到了那本裝幀十分精緻和尚未打開的莫拉斯的著作。因爲自由之戰的緣故而最近受封侯爵的人士現在都很崇尚莫拉斯。莫拉斯有其吸引人之處，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一見到我，侯爵立刻伸着手向我走來。

他在我身邊坐下來。我把馬爾廷斯及其兒子介紹給侯爵。我没有把那位妓女介紹給他，因爲不需要。他們已經相識，彼此像老朋友一樣互相微笑。

“好久沒見到你了……你在忙什麼？馬努埃爾，給我來一杯威士忌和盧梭牌礦泉水好嗎？別忘了，我想要古珍牌的威士忌。朋友，你好嗎？好久沒見到你了，你在忙什麼？”

“和過去一樣。”

“你的夫人羅薩好嗎？”

“是費爾南達。”

“當然是費爾南達。我心裏想的是費爾南達，可卻說成了羅薩。這很反常，我已發生過許多次這種情況了。你没發生

^① 葡萄牙貨幣單位，一康托爲一千葡盾。

過這種情況嗎？與我喝一杯威士忌好嗎？”

我點了點頭表示同意。我認識許多人，他們故意把地位比自己低的朋友的名字記錯，這是職業貴族所採用的計謀之一。侯爵不屬於這種人，他什麼都記不住，記不住朋友的名字，也記不住仇敵的名字。

“我正在試用昨天買的一輛新車，這輛汽車棒極了……”

“什麼樣的汽車？”

“奔馳 300 型。你無法想象它跑起來有多麼快……爲了開穩它，我感到手忙腳亂。它總想擺脫我的控制。你看，我很得意我的車開得好，很少有人像我開得這麼好……請你相信，爲了開穩它，我真是感到手忙腳亂。開這種車是需要勇氣的。你見過這種車嗎？開這種車需要一種驚人的勇氣。”

“買這麼一輛車要多少錢呢？”

“很貴，相當貴。可我認爲，偶爾應該滿足一下純屬爲了開心的需要……你不這麼認爲嗎？夥計，生活不能光是埋頭工作。掙錢爲了什麼？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也必須考慮。我多次說過，我們肩負着特殊的責任，十分特殊的責任，你不這樣認爲嗎？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有責任把掙到的錢送給別人和幫助藝術家。一輛這樣的汽車就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現在誰也不像過去那樣，像中世紀那樣，能擁有那麼多的財富了。在那個時代，貴族家庭有能力供養畫家和雕塑家……在那個時代，有些顯赫的大家族……這些大家族叫什麼名字來着……這無關緊要……你知道，他們可以自己出錢供養那麼多的畫家和天才……實在令人遺憾，現在這已根本不可能了。你到大的博物館去看看，比如說馬德里博物館，你馬上就會

發現這些家族是如何幫助他們那個時代的藝術家的。現在這已根本不可能了。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無論如何，我的奔馳車確實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品。它的時速高達 230 碼……我是想說，我無法控制好它。馬努埃爾，再給我來一杯這種的威士忌，聽見了嗎？”

馬爾廷斯目不轉睛地望着侯爵，傾聽着他所講的每一句話。我幾乎能猜到他在想什麼。馬爾廷斯加入了我們的談話。

“閣下，請原諒我的提問，但我的確感到十分好奇，這輛車的耗油量是多少？”

“耗油量是多少？”

“是的，你需要耗費多少汽油泥？”

“不是很多，當然這要看是誰開車。由我開車，大概要 15 公升左右……不過這不準確，因為我是昨天才買的，還沒有時間核算。”

“一定是輛非常好的車。假如我有錢的話，也會買一輛這樣的車。”

“這可不是給所有人開的汽車，只能給行家裏手開。不過它確實是個奇跡。”

“閣下，我很想看一看，您的車在外邊嗎？”

“在廣場上。我很高興能給你看一看。吃過晚飯之後，我們就去看看這輛車。閣下喜歡汽車嗎？”

“一切好的東西我都喜歡。”

“我也是這樣。我喜歡一切好的東西：好的畫，好的汽車，好酒，好……總之一切好的東西。”

“閣下一定有好的畫。”

“有，我有一些畫。不能說我有很多，不過我有的都是好的。你喜歡畫嗎？”

“喜歡好的畫。”

“和我一樣。就在前幾天，我在洛烏維雷博物館見到了一幅畫，和我家裏的一幅十分相像，而且我可以肯定它們出自同一位畫家之手。我的那幅沒有署名，但我是不會上當的。對什麼是好的東西我有一種特殊的辨別本領，正因為如此，我才去參觀各地的博物館。洛烏維雷博物館很不錯，去那裏參觀可以學到不少東西。你去過嗎？”

“1954年夏天去過。”

“我去過好幾次了。每次去馬德里，我都要到那個博物館看看。”

“在馬德里？”

“是的。不過如果你喜歡畫的話，一定要到我家來看看我收藏的畫。當然我要對你說明，我的收藏微不足道，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全是精品。”

“如果承蒙閣下允許，我會極其高興到你的家去拜訪。我要帶上我的兒子，他非常喜歡這些藝術品。我們全家都是如此……我的夫人也很喜歡這些東西。”

“我們一定要約個時間。馬努埃爾，再給我來一杯威士忌好嗎？”

“什麼時候呢？”

“你說什麼？”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到閣下的家去呢？”

“哪一天都行。你有名片嗎？給我一張名片，這幾天我就

會打電話給你。”

“如果我們能約好某一天……”

“現在不可能定下來，因為我正忙着開我的奔馳車到處跑，我無法知道我什麼時候在家。明天我要開車去波爾圖，要住在那裏，後天才回來。”

馬爾廷斯從衣袋裏掏出錢包，取出一張名片遞給了侯爵。

“侯爵先生，十分感謝。請你相信，我會極其高興地去看看你收藏的畫，極其高興。”

“如果閣下已經吃完晚飯，我們現在就到外面去看看我的奔馳車好嗎？”

“悉聽尊便，侯爵先生。”

我們都起身走出酒吧。侯爵的車停在廣場上。馬爾廷斯認真聽着侯爵對汽車技術性能所做的全部解釋，並不時地提問，對車燈、後備箱、發動機都甚感興趣。他進到車裏坐下，身體上下顫動。試了試座位的牢固程度。

“侯爵先生，請允許我對你說，我太羨慕你了。這才是一輛汽車！……我真想也有這麼一輛汽車，不過我顯然不會駕駛它。這種車只是為行家裏手製造的。”

馬爾廷斯的兒子一個問題也沒有提，他站得稍遠一些，半是關注半是輕巖地注視着父親的舉動。我從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輕巖之外還有一種柔情，一種兒子對父親的柔情，雖然感到失望，但依然保留着這種柔情。

可憐的馬爾廷斯！你的兒子如同閱讀一本打開着的書似的閱讀着你……

侯爵鑽進汽車，然後轉身對我說：

“你能不能替我去把酒錢付了？如果能替我去付，我這就去卡斯卡伊。”

說完，從錢包裏掏出一張一百葡盾的紙幣，伸出胳膊要把它交給我。

馬爾廷斯抓住了他的胳膊：

“請侯爵先生不要讓我難堪……這次算是我請你的。等我到你家去的時候，我會很榮幸地去喝你的威士忌，但這次由我來付錢，你不必爲此再費心了。”

我和馬爾廷斯一句話沒說又回到了酒吧。我讓侍應生給我結賬。餐桌上的酒杯底下，可以見到馬爾廷斯給侯爵的那張名片。有幾秒鐘時間誰都沒有講話。馬爾廷斯走到椅子後面，深深地吸了幾口氣。他臉上的表情彷彿是剛剛做了一筆好的生意，或是剛剛實現了一個由來已久的野心。他用目光打量了一下酒吧，看了看兒子和那位妓女，最後落在桌面上，發現了侯爵忘記帶走的那張名片。他望了望我，發現我也看到了那張名片，就用一種無法掩飾的怨恨口氣說道：

“伯爵，侯爵，公爵……我從來不明白這些一錢不值的傢夥有什麼用處。他們到處炫耀，外表很引人注目，可卻連字也不識。對這些人需要來一次大掃除……需要一場革命，把他們全部消滅……”

外面的夜色很美。

我沿街而上，朝家走去。一個工人從我身邊路過，嘴裏高聲唱着一首民歌。

夜風習習，我的兄弟……

我把手伸進衣袋，徒勞地想找出一粒葡萄乾來。所有的葡萄乾都被吃光了。

無論晴天還是雨天，我都是八點鐘起牀。

這是我生活中一成不變的事情之一。

我跳下牀用腳尋找着拖鞋，它們應該在靠近牀頭櫃的什麼地方。我在衛生間開始了一天的生活，對着鏡子刮起鬍子來。

有人敲門。

是費爾南達。

“請進。”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我們結婚紀念日。”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毫無疑問，這個日子是需要列入慶祝的若干日子之一。費爾南達準是想慶祝一下這件事。

“我坦率地告訴你，我沒有想到這一點。你打算怎麼辦呢？”

“整個下午我都要外出，但如果你回家來吃晚飯的話，我會十分感謝你。我的父母親以及二三個其他客人要來。你來嗎？”

“如果這能讓你高興的話。”

“那好，你看看你能不能八點鐘到家。”

我離開家，沿街而下，直奔辦公室。今天是去銀行的日

子。雖然我還在休假，可我不想不去。我在下區中心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然後穿過金子街。我一定要給費爾南達買件禮物。正如她講的那樣，表面上還是需要維持的。如果我的岳母來吃晚飯，那我一定還要給她買一件禮物。如果我不買的話，我的岳母就會把她的丈夫叫到一個角落，然後兩個人開始小聲嘀咕，並且要打量我。我的腦海裏現在已經浮現出她的影像：去年還是金色的頭髮變成了白色，兩個過份碩大和下垂的乳房被緊緊箍在一個胸罩裏面。這個胸罩大概是她居住的那個區裏的鎖匠製作的。她用一種責備的目光望着我，與我講話時流露出一副冷冰冰的神情。

真是氣死人！

我在一家金銀首飾店前停下腳步。費爾南達有手錶嗎？大概有，因為她總能在同一時刻到衛生間來煩惱我。給她買一個金手鐲好嗎？或是一個鑲嵌着珍珠的胸針？這類東西要多少錢一件呢？為什麼不買一塊絲綢圍巾或是一件套衫呢？這類東西更有個人色彩。

我進了商店，朝櫃臺走去。一位充滿青春活力的年輕姑娘迎上來，問我想買什麼。

“我想給我的太太買件禮物，可不知道該買什麼好。你能幫幫我的忙嗎？”

“當然可以。這正是我的工作。”

她，還有上帝，都在這兒為我幫忙。

“你太太喜歡什麼，你一點概念都沒有嗎？”

“沒有。”

“她多大年紀？”

姑娘含笑問道。她大概有了戀人或是未婚夫，看到我這種年紀的人為妻子購買禮物而深受感動。我的態度堅定了她那“白頭偕老”的所有夢想。從她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她決心要幫助我選購。而且我已經猜出，下午商店一關門，她就會緊緊挽住未婚夫的胳膊，把我去商店選購禮物的事講給他聽：“今天有個男人去了商店，可有意思了，你不可能想象……一個中年男人……想送給妻子一件禮物，卻不知道該送什麼好……他手足無措……這使我想到了我們兩個人……很久很久之後的某一天，可能你也想送給我禮物，同樣也不知道該買什麼好……”

這使我感到憤怒。我為什麼要給這位姑娘製造幻想呢？

“我的確不知道我妻子的年齡，而且也沒有興趣知道。我所以要買一件禮物給她，因為今天是我們結婚紀念日。如果我什麼禮物都不送她，我的岳母晚上就會攪得我們兩個心煩意亂。她會認為我是個無賴，不值得她女兒去愛。或者比這還要糟糕，她會認為她的女兒沒有履行賢妻良母的神聖使命……你懂嗎？我所以要買一件禮物給她，唯一的原因就在於此。我憎恨我的妻子，如果你想瞭解全部真相的話，我或者要說我對她連憎恨都沒有了，你懂嗎？”

姑娘睜大了眼睛望着我，一雙手機械地整理着櫃臺上面的幾件商品。

“先生沒有任何必要對我講這些……我與這毫無關係。你稍等一下，我去叫我的另一位同事來接待你……”

我微微一笑。姑娘隨即也突然開始笑了起來：

“剛才我還真以為你一本正經講的全是實話呢……先生

講這些話時的語調甚至使我信以為真了。你看，如果不是你笑了的話，我永遠也不會明白你是在開玩笑。好了，我們還是去看看你都對什麼感興趣吧。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意大利手帕，很漂亮……你等一下……一瓶好的香水怎麼樣？”

“也許行吧。”

“你知道你妻子使用什麼樣的香水嗎？”

“坦率地說，不知道。”

“要是我認識她……要是至少我認識她該多好……她喜歡芬美牌的嗎？”

“假如她不喜歡，就不會結婚了。”

“先生又開玩笑了！芬美牌香水好極了，也貴極了。”

“那就給我來一瓶。”

“你打算花多少錢呢？”

“越少越好。”

“一瓶不大不小的芬美牌香水差不多要一千葡盾，行嗎？”

“行。”

我把香水裝進衣袋走出了商店。

爲什麼我要對姑娘講這些事情呢？我有什麼權利把自己的經驗強加給其他人呢？每個人都有權利作出努力，不讓事情失敗，或者至少可以看到事情的積極方面。別人的任何經驗都是沒有用處的。此外，我的態度顯得缺乏教養。正像費爾南達說的那樣，維持表面現象是必要的。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什麼……也許因爲這是生活的一條準則，或者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總之是一碼事。說到底，我也不很清楚究竟爲什麼……

下區中心咖啡店賣的葡萄乾不錯，我買的足夠吃上一整天。

英國人說“仁愛始於家庭”，當丈人給家的錢少了以及發明了薩克管和工黨上臺之後他們不再勤奮工作時，這是貧民區女人在家裏講給丈夫聽的一個成語。在英國已不再使用這一成語，因為已經沒有任何必要。在我們這個時代，仁愛只是與教堂聖器室以及星期天到處散發小錢的老處女們相似的一個詞匯。我曾見過那些四出奔波的可憐的老處女們。我見過她們，也見過她們要把她們少許的硬幣送給的那些人。有些人突然明白了她們的意圖，出於仁愛，微笑着收下了她們送的小錢。

然而對我來說，這個英國成語是可以派上用場的。以“維持面子”來取代“仁愛”這個字眼，它就可以用在我的身上了：當我無法做到在自己面前維持面子時，也就不可能在其他人面前做到這一點。

認真想一想，我像費爾南達一樣無法迴避，也許我比她更加無法迴避……

我走進銀行，踏上樓梯。經常到這裏來的那些人已經在樓梯平臺那裏，他們來貼現票據，來諮詢，來求職，來辦理延期付款……我怎麼會知道呢！

銀行的人已經在等我，而且已經知道，他們對我的要求將予以滿足。說到底，我可以沒有他們，而他們是不可以沒有我的。

這是一次充滿微笑的會面，甚至還有威士忌喝。威士忌就放在辦公室盡頭的一個不惹人注意的櫃子裏。

我嚼着一粒葡萄乾走進了家。我的岳父岳母已經來了，他們的汽車就停在下面大門的旁邊。

費爾南達打開房門，拉起我的手。沒容我講話，她就把我領進客廳。我的岳父岳母坐在一張沙發上。

岳父向我伸出了手。

“祝福你們。我們給你們帶來了一件小禮物，但願你們喜歡。”

我與岳母講起話來，她含含糊糊地微笑一下，最後終於屈尊地對我講了些什麼，可我並沒有聽懂。

費爾南達保持着警惕。我知道，這種家庭聚會總要把她累得筋疲力盡，因為她一分鐘也不能放心，生怕我的某一句話會使我的岳父岳母察覺出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事情。

“你看見我爸爸媽媽送給咱們的禮物了嗎？你來看，這不正是我們想要的那一種嗎？”

“不是。”

費爾南達開始笑了起來，然後便向她的父母親解釋說，我們倆吃午飯的時候打了一個賭：不管是什麼東西，我都不可能對他們說我不喜歡他們的禮物。她轉向我說道：

“你贏了，我從來沒有想過你能夠……”

她的聲音裏隱藏着一種抱怨。

我離開客廳，到我的臥室裏去換西裝。

我的枕頭上面放着一張紙條，費爾南達用很大的字母在上面寫道：“我求你做出努力，今天晚上不要跟我鬧彆扭。上帝知道我每天忍受的痛苦。出於仁愛，請你不要當眾讓我難

堪。很不幸，我只能要求你做到這一點。”

誰說仁愛這個詞已經不再使用了？

可憐的費爾南達……我變成了什麼人……我竟然使我的妻子痛苦到像個小孩子似的求我不要讓她難堪。

我變成了什麼人……

我回憶起我小時候跌了跤就哭，父親總是對我說：“起來，孩子，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對着鏡子繫好領帶，同時低聲重復道：男兒有淚不輕彈，男兒有淚不輕彈，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流下了眼淚。

我手裏拿着用禮品紙包好的香水走進了客廳。

“費爾南達，我想給你買件禮物，可你知道，我在這種事情上有些笨。我給你買了一瓶香水，希望你喜歡。”

費爾南達從我手中拿過紙包，打開了它。

她用胳膊抱着我的脖子，吻了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費爾南達……你不要走得太遠……你不要讓我難堪，不要拿你給我的少許尊嚴開玩笑……你看，爲了你，我正在做着真誠的努力……

“謝謝，謝謝。太好了！這正是我想要的禮物。”

“那還不錯，我還擔心你不喜歡呢。”

岳父向我走來。

“你的假期過得怎麼樣？”

“我的假期快結束了。”

“如果我是你的話，就找一個人爲我照料工作上的事，餘下的一生都用來休假。”

“我不能、也不想這樣做。首先，只要我一放下工作，我就會變得一無所有。其次，我喜歡工作。”

“我不會不同意你的看法。不過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就會去週遊歐洲……去馬德里，布爾戈斯，塞維亞，巴黎……”

“既然你那麼想去那些地方，爲什麼不去呢？”

“我已經上了年紀，已經離不開朋友、咖啡和放棄我們老年人的生活習慣。”

“從什麼時候起，你開始感到自己這麼老了呢？”

我的岳父沒有回答，他聳了聳肩，意思是讓我明白衰老是不可避免的，而我過去不懂這一點，現在懂了。岳母在觀察我，彷彿我是動物園裏的一頭野獸。岳母一直討厭我，在她看來，我不過是“中產階級”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成員，竟然大膽地愛上了她的女兒。我們剛一結婚，她就多次暗示，我應該立起身來，達到費爾南達的高度。因爲我沒有立到適當的程度，所以她便開始容忍我，並竭力掩飾她的如下一個想法，即在她眼裏，我不過是一個佯裝成“小先生”的“司機”罷了。

這時候，她加入到我們的談話中來，想幫助丈夫擺脫窘境，因爲我的岳父不知道該對我說些什麼好。

“你給費爾南達買的是什麼牌子的香水？”

“芬美牌的。”

“是好香水，我也用這種香水。我們回到剛才談論的話題：你們爲什麼不去馬德里過上一段時間呢？費爾南達需要散散心，在馬德里可以買到一些冬季服裝……我發現，費爾南達最近的衣着很不像樣……像我們這樣的人，是要遵守某些準

則的。現在的這一代人忘記了這一點。”

“貴族必須如此？”我用英語問道。

岳母滿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不能斷定我是不是在問她。

“也許是這樣吧。實際上，在生活中我們確實不能只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想扮演傳統岳母的角色，所以我從不干預你們的生活。哪怕看到了我不喜歡的事，我也裝作沒有見到。不過我實在不能同意費爾南達穿成這個樣子。”

“這是她的事。”

“我同意你的說法，可你應該跟她談談這件事。過去我從來不允許費爾南達穿得像一個普通的女裁縫。就在前幾天，我們去埃斯托里爾，對現在女孩子們穿的泳衣我大吃一驚。你不要以為我會感到氣憤，像我這種年紀的女人，對一切都已不會再感到氣憤了。使我感到難過的是，這些姑娘的母親竟然讓女兒穿上這種服裝，彷彿是合唱隊隊員似的。現在已經無法把一位夫人與一位女演員區分開來了……有一件事我敢向你保證，那就是費爾南達過去是很有教養的……現在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我堅持要你們去馬德里了吧？”

“可費爾南達和我現在都不想去馬德里。”

“為什麼呢？”

“首先是我們不能去，其次是即便我們想去外國，也不會去馬德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更想去歐洲。”

“好像馬德里不在歐洲……”

“在。但它對里斯本而言，就如同里斯本對波爾圖一樣。”

“你要知道，現在馬德里的商店像巴黎或是倫敦的一樣好。有人說，馬德里現已成為歐洲大城市之一。我和一些經常旅行的人談過這件事。”

每次和我岳母交談，都會產生一種冷戰氛圍。幾年前我就察覺到了這一點。儘管如此，我仍然繼續抓住我們冷戰中的某些細小的微妙之處，彷彿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似的。無論我還是我的岳母，我們誰都不會有所改變。

幸好費爾南達這時走過來，問我們是否想喝一點開胃酒。有人按門鈴，我們期待着新客人的光臨。進來的是和藹可親的羅德里格斯夫婦，從我結婚時起我就與他們相識，他們也是我岳父母多年來的朋友。我開始把裝有馬德拉牌葡萄酒和苦艾酒的小型酒杯分別端給大家，自己則喝了一杯優質威士忌。羅德里格斯把我叫到了一旁。

“你最近忙些什麼？好久沒見到你了，真是令人遺憾。你看，前幾天我還談到了你。”

“是嗎？”

“真的。你知道，我們需要有人進入地區委員會，我推薦了你。說實在的，我們都有責任去做某些事情。對我這個想法你有什麼話要說呢？”

“工程師先生，你根本不要去考慮這件事。即使有人要求我這樣做，我也永遠不會參與這類事情的。我只限於做我會做的事情，那就是製造各種各樣的帽子。”

“朋友，我真感到遺憾。你們總說生活不稱心如意，可需要去做某種事情時，卻又都消失不見了。”

“我什麼也沒有說過，工程師先生，沒有說生活不稱心如

意，也沒有說稱心如意。我對這類事不感興趣，而且它們與我無關。無論如何，即便我說過生活不稱心如意，我也不會進入地區委員會或任何其它的委員會。”

“這正是我要說的話：抱怨生活不稱心如意時就露面了，而需要做某些事情時又消失不見了。”

我無法掩飾我的笑聲。有些事情讓我感到不能不笑！羅德里格斯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笑。

“無論如何我想不通也看不出這有什麼好笑的。你要明白，這是時代的一個可悲的標誌，是人的一個可悲的標誌……”

“羅德里格斯工程師先生，請你聽我說，我笑的不是你所說的話，相反，我很欽佩你的真誠。”

“真誠？”

“工程師先生，請你設想一下這種情況：我被不公正地判處了死刑，被關在牢房裏度日，我對這一判決以及使這一判決成爲可能的環境進行指責，你在設想這種情況嗎？現在你繼續設想一下：監獄看守聽膩了我的沒完沒了的指責，走過來建議我幫他做一根執行絞刑用的好繩索，於是我知道我將被這根繩索弔死……你接着往下設想：由於我拒絕這樣做，監獄看守就怒氣衝衝地沿着牢房外面的走廊離去了，嘴裏抱怨說，這些囚犯整天指責個沒完，可當你給他們提供機會，讓他們有可能爲改進環境出力時，他們卻拒絕幫助那些完全是出於好心而忙碌的人。你能明白嗎？你不認爲這表現出了真誠嗎？”

“朋友，你是不是把事情誇大了呢？”

“當然是誇大了。我舉的這個例子與地區委員會毫無關係。我所以這樣講，只是爲了讓你明白我的態度。”

“總而言之……但願有人能理解他們。無論如何，我不會放棄我的建議。萬一你改變了主意的話，就來找我。”

客廳的門開了，維埃拉夫婦走了進來。這一對中年夫婦擁有一些財產，多年來一直徒勞地企圖“進入上流社會”。當然，他們自己認爲，他們實際上已經合法地“屬於”這一社會。

維埃拉先生吻了一下費爾南達的手，然後便朝我走來。我們互相問候了一番。我又給衆人送上裝有馬德拉牌葡萄酒的小杯子。這種酒再次令我作嘔，爲了忍住不吐，我喝了一杯威士忌，接着便一粒又一粒地吃起葡萄乾來。在遠處一直注視着我的岳母把我叫了過去。

“怎麼，你還沒有改掉當衆吃葡萄乾的毛病嗎？你一定要相信，這是一個極壞的毛病。不瞭解你的人，還以爲你有神經病呢。就像咬指甲一樣，所有的人看到之後都會產生一種印象，就是你的生意不順利，或是你有些心神不定。我這樣說是爲了你好。你要相信，我們的舉止必須符合我們的身份。假如人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那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你想過這一點嗎？”

人的頭腦真是奇怪，我立刻想象出一個世界，那裏所有的人口袋裏都裝着葡萄乾。

“幸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吃葡萄乾，它的價錢上漲得可厲害了……”

我把手伸進衣袋，把我從下區中心咖啡店買的那包葡萄

乾掏出來，拿給我的岳母吃。她只是聳了聳肩。我取出一粒大的放進嘴裏。

“這一粒好極了。”

“這是一種情結！你可以相信這是一種情結……”

幸好女傭此時來通知說，晚飯已經準備就緒。我們全朝餐桌走去，費爾南達招呼大家按座次各就各位。

我盡力對所有的人報以微笑，熱情地與大家交談，聽到岳母講的趣話就笑，對岳父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維埃拉的妻子談到了僱傭好的女傭所遇到的困難：

“現在有這麼多的工廠，她們千方百計想到那裏去做工。在工廠掙的錢要比當女傭多得多，而且還可以隨心所欲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真是太可怕了。但是她們最終會後悔的。說到底，在我們家裏，有着她們想要有的一切，而且還不止如此，可她們卻要離開我們家，到一間大的工廠裏去做工。然後，當她們生了病或是有了麻煩時，就會明白當女傭該有多好……”

我的岳母支持她的看法：

“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規矩可言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想提高自己的身份，結果怎麼樣是顯而易見的。從前，所有的女傭都會刺綉，織花邊……現在的女傭什麼都不會，甚至不會熨燙衣服，可卻也想掙那麼多錢，彷彿她們什麼都會做似的……情況就是這樣……她們每週可以休息一天……你還記得我們的女傭不會跳舞的那個年代嗎？那時候她們雖然不會跳舞，可卻會做其它的事情。現在的女傭只會幹一些日常簡單活計和跳桑巴舞……所以她們才喜歡進工廠做工，因為那

裏没人對她們提出任何要求，她們可以不知羞耻地生活。”

維埃拉先生莞爾一笑，然後便客氣地向兩位女士解釋起社會問題來：

“不能光看到這一點……不能光看到這一點……我們正經歷着一個特別的時代，一個過渡的時代。一切都在發生變化。我們自己也變得與我們的先輩不同了，所以，對一切都在變化我們不能感到吃驚……”

“欺人之談，親愛的朋友，這是欺人之談。一切過錯恰恰都是像先生你這樣的人造成的。你們想把一些觀念硬塞進人們的頭腦中去，而他們並沒有為接受這些觀念做好準備……世界需要的是規矩。你可以相信，過去的女傭生活得要比現在的女工或是‘女職員’幸福得多（在講‘女職員’的時候，我的岳母加重了最後一個音節，同時臉上流露出一種懷疑的表情，對這個詞匯加以譏諷。這種表情使她變得令人恐懼）。過去，女傭們離開我們家的時候，身上佩戴着黃金首飾，還有能陪伴她們一生的嫁妝。現在她們離開工廠的時候，身上卻背着債務，腦子裏裝的全是謊話……”

我插嘴說：

“你講得完全正確。女傭過去更幸福，更自由，作為人也更有尊嚴。”

我的岳母打量着我，想從我的臉上找出一絲戲弄的痕跡，卻一點也沒有找到。她莞爾一笑，接着說道：

“你說得有道理。她們擁有的自由不能與現在的比。你要明白，自由並不是生活的一切。大談什麼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種怪癖。”

“前幾天我們還辭退了一名女傭。如果我没記錯的話就是在昨天。這個女傭在臺階上與人談情說愛，十分簡單，就是因為她在臺階上與人談情說愛而被辭退了。你不認爲我們做得對嗎？”

我的岳母再次打量我，因爲我没有變換表情，所以她繼續說道：

“如果費爾南達這樣做，那肯定有她的道理。不管是什麼情況，我都應該對你說，原則上我是同意你們的做法的。我們有責任使家裏維持一種健康的氣氛……這樣做甚至是爲了她們好……如果費爾南達知道她在臺階上幹了寡廉鮮耻的事而不作出任何反應，那麼她就成了她的同謀，就沒有盡到自己最起碼的責任……”

這時候，女傭端着咖啡走了進來。我的岳母改用法語對我們說道：

“注意，不應該當着女傭的面談論這種事情。”

回到客廳之後，維埃拉建議去夜總會。這個主意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於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去了一家酒店的頂層。那裏已經有三個法國老太婆圍坐在一張餐桌旁，樣子彷彿在等候着一個生性快活之人的光臨，好使她們發出笑聲，可等了一百年卻沒有等到。

樂隊由四個昏昏欲睡的人組成。見到我們進來，立刻勉強露出一絲假笑，並演奏起一首由快樂之人寫給快樂之人的歌曲來。三個法國老太婆和我們一夥人一起等候着這首歌曲的結束，並對樂隊報以微笑。

一個同樣昏昏欲睡的侍應生回到大廳中來。

在葡萄牙，去人們娛樂的場所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世界各地的夜總會，入夜之後人總是滿滿的，演出大廳座無虛席，前來的人都快快活活，無拘無束，精神振奮。在葡萄牙，夜晚則是白天的延續，依然憂傷而單調。人們既不跳舞，也不會發出朗朗笑聲，彷彿擔心這樣做會變得滑稽可笑。開懷大笑已經被廢棄，笑成了一種令人生畏的事情，因為它可能會被人看到……

情況真是這樣或者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嗎？

難道我已經不會笑了嗎？

難道整個國家都已經不會笑了嗎？

難道有某種法律，規定葡萄牙人必須要嚴肅、莊重和令人起敬，必須具有希望被看成是成年人的青少年所具有的那種自重嗎？

難道曾經有過那麼多年輕人的世界已經沒有年輕人了嗎？

難道我們所有的人都真的相信，我們要向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嗎？

我喝了一口威士忌，吃了一粒葡萄乾。羅德里格斯工程師朝我微微一笑，說：

“朋友，三十年沒有這種酒店了……我不是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好……”

我環顧四週，看了一眼三位法國老太婆和我們這一夥人。我感到歇斯底里症正向我逼近，我無法再待下去，無法再忍受羅德里格斯工程師，無法再忍受我的岳母以及昏昏欲睡的樂隊……我想起身離開，到大街上去，到中國去，到一個有

人生活並且有所信仰的地方去，無論是哪裏都行。

我酒喝得過了量。通常我並不喝這麼多的酒，所以現在情緒波動，渾身感到一種異常的燥熱。

我繫上了我的條紋領帶，我的舊式的條紋領帶，位於領口下面的部份已經開始出現磨損的領帶。

我想哭，如果這樣做能有什麼益處的話。我想哭，哪怕這樣做並不能有什麼益處。我想哭。

我又成爲繫着條紋領帶的人。我問費爾南達是否想跳舞，她微笑着站起來，緊緊抓住了我。

“我非常感謝你没有和我的母親惹氣。你是費了很大的勁兒才做到這一點的吧？”

“没有，費爾南達，絕對没有。”

“我一直考慮我們倆的事。我認爲我也有部份過失，至少是部份過失。”

“你在什麼方面有過失？”

“在我們結婚一事上。”

“既然我們維持着表面現象，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你感興趣的不正是要維持表面現象嗎？不知多少年來，我們所有的人不都是這樣做的嗎？”

“你酒喝多了。”

“你爲什麼會這樣講？”

“因爲你的高興勁兒瞞不過我……只有酒喝多了的時候，你才會高興。你不要忘記，我們已經結婚多年了……”

那個繫條紋領帶的男人離開費爾南達，在大廳中央鞠了一躬。這個躬鞠得有些過份，彷彿一位司儀在業余劇場向觀

*** 葡語作家叢書

眾介紹一位平庸的藝術家似的，或是如同一位鄉下的政治家向村民介紹一位要向他們作題為《進步與農村人口》演講的里斯本的傑出政治家似的。後一種比喻雖然顯得更嚴肅，但實際情況恰恰如此。

“你的丈夫自我介紹說，他只有喝酒時才會發笑，還說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你的丈夫是你們那類人中的一個典型，他本來完全可以用‘我乃葡萄牙公民’^①來介紹自己。你的丈夫生活得很幸福，對他貞潔的妻子十分滿意。他是通過一次宗教的禮儀得到這位妻子的。他熱切希望能夠擺脫這一禮儀的束縛，但是他生活得很幸福，因為……因為……因為人們是這樣對他說……”

費爾南達吃驚地望着這位繫條紋領帶的男人說：

“你準是酒喝多了……但願誰都沒有注意到……”

繫條紋領帶的人又鞠了一躬：

“但願誰都沒有注意到上帝創造的這個男人……但願……但願誰都沒有看到上帝創造的這個男人所做的事情。如果上帝希望的話，他本來是可以成爲一個男子漢的。但願……但願……你有没有注意到可以以此爲標題創作出一首歌曲呢？一首題爲《但願》的歌曲呢？”

我們走過餐桌旁時，羅德里格斯微微一笑，對我們說，他很高興能夠看到我們跳舞。

“我的年齡可以做你們的父親，看到你們這樣我十分高興……請相信我真的十分高興……”

① 此句話原文爲拉丁文。

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同樣微笑着回答說：

“三十年沒有這樣的人了吧？”

工程師聳聳肩，為我們的健康祝酒，以此表示他已經原諒了那個繫條紋領帶的男人褻瀆神明的行爲，並把它歸咎於他的年輕和週圍的環境。

走進臥室時，我的房間彷彿正在燃燒。臨街的那一側，有一幅巨型的霓虹燈廣告，每八秒鐘閃爍一次。因為這個緣故，我的臥室便每八秒鐘就變得紅彤彤的，彷彿被地獄的全部火焰所吞噬一樣。大衣櫃的鏡子、衣櫥的光潔木面以及牆壁本身，每八秒鐘都能反射出一次倒寫的廣告字樣：“物業抵押……物業抵押……”

從窗口可以看到整幅廣告：“物業抵押，汽車報價。”

臥室一會兒變黑，一會兒變紅，呈現出某種不現實的色彩。我把外套扔到一張椅子上，外套變成了血紅色。我坐在牀沿上，把鞋脫掉。大衣櫃的鏡子裏映出了我彎着腰、手拿着一隻鞋的鞋跟的影像。

那些身穿新奇褲子神情十分嚴肅的大人物，難道晚上不也同樣要脫掉鞋子嗎？不也同樣要坐在牀沿上嗎？為什麼他們就那麼重要呢？

有人敲門，還沒等我回答，已經換上睡衣的費爾南達就走了進來。她噴了香水，臉紅得像一個熟透的西紅柿。

“我可以進來嗎？”

“你已經進來了，所以我認爲你這樣問一點用處也沒有。”

“我想和你談談。”

“那就談吧。”

“你正在做你很難做到的事情，而且是白費氣力。你對你的處境瞭解的一清二楚，我所以想和你談一談，因為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我的處境。”

“我洗耳恭聽。”

“我已經察覺到，你仇視我的家庭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

“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我對你的家庭並不仇視。”

“你讓我把話講完。我求求你，至少這一次不要打斷我，而是讓我把話講完。你知道，我所以跟你結婚是因為我當時喜歡你。當時和現在都喜歡。我希望你不要在這方面有什麼錯覺。我過去一直喜歡你，今後也一定永遠喜歡你。你同樣知道，我是違背父母親的意願跟你結婚的。他們都認為這樁婚事不會有好結果，他們有理由……”

“東就是東，西就是西，永遠不會……”我用英語說道。

“我求你不要打斷我。認識你的時候，我還是個對生活一點都不懂的孩子。我知道你正在嘲笑我，會對我說這是藍色書皮的小說裏或是葡萄牙民歌裏的一句話……”

“你猜得一點不錯。”

“你又打斷我了。可無論如何這是事實。你像我一樣清楚地知道，我所受到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你也像我一樣清楚地知道，我所以成爲我，都歸於我所受到的教育。如果你肯公正的話，你就必須承認，在我結婚的時候，我所受到的教育和我具有的觀念，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大部份男人希望在他們妻子身上能見到的那一種。這一點你像我一樣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毫不隱瞞地對你說，你現在的性情使我非常迷惑。想

當年，你身上的一切對我而言都是新鮮的。你的觀念與我聽到過的完全不同，你生性快活，待人真誠。可現在的你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的你了。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最近幾年你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和整個房間一樣，費爾南達也時而變黑時而變紅。唯有我坐的那個角落一直是暗的，只有我的腳趾可以夠到廣告的光亮。我把腳縮回來，望着坐在牀上的費爾南達，彷彿在觀看一部彩色電影。她爲什麼決定向我講這一番話呢？

“我一直想陪伴你，我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請你相信這一點，可是看來我失敗了……每當看到你現在的這種樣子，我就感到內疚，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看到你悶悶不樂，我感到我是負有責任的……對所發生的一切我都負有責任……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講到這裏，費爾南達非常低聲地哭泣起來。

“因爲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本來可以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儘管如此，只要你還……還……還……愛我……我們就還有希望……也許我不知道，一個做了妻子的女人，每天夜裏都獨自一人上牀睡覺是什麼滋味……看一眼女傭，就知道她們也清楚……從她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無論如何，假如我能做什麼事情的話，我依然有興趣……可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

紅色的霓虹燈光照在費爾南達的身上，現在她躺在牀上激動地哭了起來。牆壁上倒映出“抵押”這兩個字來。可憐的費爾南達，可憐的我。我站了起來，在她的身旁坐下。她把頭埋在牀單裏，繼續說道：

“我們不能離婚……難道你想離嗎？你想我們分開嗎？那我怎麼辦呢？回到我父母的家裏去？和你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之後，你想要我再回到我母親的身邊嗎？你想過這一點嗎？你呢？你又怎麼辦？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願意也不可能和另外任何一個人重新開始生活。你會指責我這種永恆的貞潔嗎？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我是可以這樣做的，如果我能得到……可是……可是……”

我用手撫摸着她的頭髮。無論是我還是她，都找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是我還是她，都沒有任何過錯。無論是我還是她，都沒有未來。而且我看到，無論是我還是她，也都不擁有現在……

“你知道，我信奉的宗教不允許離婚……即使允許，我……我還要努力爭取得到法律的允許……我不知道哪種情況更糟糕……是失去你，因為我已經失去了你，還是明知道我所以能把你留在家中僅僅是因為法律的緣故而羞辱地生活下去……我與你結婚是因為喜歡你，而不是因為法律的緣故……有時候我曾想過，除了羞辱……除了你因為法律的緣故才視我為你的妻子，因此而表現出那種羞辱我的模樣……假如無論你或是我都不是因為法律的緣故才被捆綁在一起，也許事情會是另外一種樣子……你是不是認為會有所不同呢？你考慮過這一切所意味的不幸嗎？我的希望，我唯一的想法，我唯一所考慮的就是事情本來可以不是這樣的……我已經把我的希望寄托在過去……”

我坐在牀上，全身都是紅色，看着大衣櫃鏡子裏映出的倒寫的“抵押”這個詞匯，同時用手撫摸着費爾南達的頭。

我讓她講下去。

她又哭了起來，再次把頭埋進牀單裏。

“我一點也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你和我只是兩個人罷了……只是兩個人罷了……和其他人一模一樣的兩個人，和其他人一樣只想着像兩個人似的普普通通地生活，並不追求什麼偉大的思想或偉大的原則……可是你看看所發生的事情……什麼法律……原則……教育……假如不是所有這一切，你是不是認為我們本來是會有一個機會的呢？一個小小的機會？法律……原則！要原則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希望的是……我都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麼……我母親總是說要維持表面……可維持什麼的表面呢？法律的表面？原則的表面？可如果說需要維持表面，那是因為它們在我們的心中已經不存在了……那維持它們的表面又爲了什麼呢？”

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但我又必須說點什麼。

“事情比你所想的還要複雜，複雜得多。費爾南達，假如你認真想一想，你就會發現法律和原則同樣也是維持表面的另一種方式。人們想說的其實是需要維持法律和原則背後的那一切，他們感興趣的並不是原則本身。費爾南達，這只是表面現象。我有一件事想求你，你說你看到我現在這種樣子感到內疚，你不要內疚，不值得這樣。我不認為你是我發生變化的原因，不是你，一切都比看上去的還要更加複雜。”

費爾南達激動地邊哭邊抓住了我：

“爲什麼？上帝啊，這是爲什麼？”

我用牀單把她蓋好，然後上了牀。房間突然變成了火紅色。

男兒有淚不輕彈。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每天八點鐘起牀，星期天也同樣如此。我還當着外人的面吃葡萄乾。這是規矩，和其它的規矩沒有什麼不同。我下了牀就去衛生間，沒有打開窗子，也沒有發出聲響，生怕把費爾南達吵醒。

我比平常更加使勁地擦着臉，因為我感到需要這樣洗一洗。

我和費爾南達睡在了一起！

我感到我背叛了我的誠實性。

難道我有某種借口嗎？

當一個女人來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給你的時候，你是不可能把她趕出門外的。你不可能拒絕這種徹底的饋贈，拒絕這種完全的奉獻。

如果我讓費爾南達回她自己的房間去，她會怎麼樣呢？我知道得很清楚，費爾南達會彎着身子，穿着那件印滿小花的睡衣，掩飾着所受的羞辱，低聲地哭泣着以免讓我發現。

我又會怎麼樣呢？

我會徹夜不能入睡，腦海裏牢牢刻印着費爾南達低垂着雙肩的影像，責備自己缺乏理解力和仁愛之心。

在費爾南達醒來之前我離開了家，沿慈善街而下，在世界之花食品店買了葡萄乾。

費爾南達對發生的事情會怎麼想呢？

她會以為我希望重新開始我們的生活嗎？

她會以為我最終決定要維持表面嗎？

今天晚上她還會到我的牀上來睡覺嗎？

我吃了幾粒葡萄乾。

今天晚上我最好不要回家。傍晚時分，我要給費爾南達打個電話，告訴她我要去波爾圖洽談生意。我走進巴西咖啡店，希望在那裏能碰到什麼人，和他在一起時可以把費爾南達以及一切與她有關的事情忘掉幾分鐘。我朝四週打量了一眼，卻沒見到一個熟人。我又沿街而下，徑直朝阿爾馬達新街走去。拐過街角之後繼續往前走，一直來到尼科拉烏街。我走進美仁迪尼亞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然後靠在櫃臺上，聽着坐在一張餐桌旁喝咖啡的兩個男人之間的談話。

“那件事本來可以辦成，可我没有辦法提前貼現，他們要求我找一個可靠的擔保人。”

“你沒找到嗎？”

被問的人又矮又瘦，正抽着一支用手捲成的香煙。回答對方之前他吸了一口煙，然後再緩緩地吐出來，兩隻眼睛望着街道，臉上的表情說明他已經屈從於生活在一個可靠的擔保人並不多見的世界。

“沒有，沒有找到。你希望我到哪兒去釣到一個擔保人呢？”

“你認識羅德里格斯嗎？”

“就是有兩輛出租汽車的那個人？”

“他的弟弟，在里貝拉公司任職……”

“不認識。”

“他曾給人擔保過。當然他要得到一定的好處，可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不收手續費，他爲你擔保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我付過咖啡錢，離開那裏朝一條街道走去。這條街道滿是住在該區的一些很特別的人，他們穿着很舊卻又擦得很亮的皮鞋，纏住過往行人，希望碰到不識字又需要填寫各種證明文件的人。

有人拍我的肩膀，此人是個還很年輕的小夥子，手裏提着一個很舊的便攜式打字機。

“你需要無犯罪記錄證明嗎？”

“不，不需要。”

他離開我，穿過街道，到對面一側去了。又有人與我打招呼，這回是個中年男人，身穿閃亮的黑色西裝和一件灰色的襯衫，襯衫裝上了一個白領，好能多穿上幾個月。

“你要找公證人嗎？證人？你看，我為人嚴肅認真……多年來一直在這個地方……”

街道對面，攜帶打字機的那個小夥子已經找到了顧客，只見他後面跟着幾個頭上包着圍巾的婦女，在一個臺階處消失了。

我也穿過街道，在街角盧薩利商店的櫥窗前停了下來。

阿爾馬達新街與尼科拉烏街之交匯處充滿迷人色彩，每次路過這裏的時候，我都不由自主地停留幾分鐘。我一直想瞭解我的同胞們是如何生活的，我朝四週打量了一眼，希望能找到一個能滿足我的這種需要的人，結果卻看到我的新律師正慢慢地沿尼科拉烏街向上走來。

他的胳膊上搭着律師長袍，像剛剛跑完一公里路程似的喘着粗氣，後面跟着一位妙齡少女，身穿黑色長服，爲他拿着公文包。

我站在這條街的高處，饒有興趣地看着他走過來。

他走得很慢，兩隻眼睛望着地面，肚子一左一右地晃動，不時地停下腳步喘上一口氣。過往行人紛紛向他問好，他則機械地向他們脫帽致意，似乎並沒有認出他們，似乎向他們脫帽致意已經代表一種並無益處的屈尊。從我身邊經過時他沒有看我，而是裝作正為一些嚴重的問題而憂慮，以至於連走路也不能有片刻的分神。

可以斷定，此人具備成為有影響力人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可能會對我有用處。

“律師先生……”

他停下腳步，轉身朝後一望看到了我。他認出了我，決心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他有許多客戶，難以把他們一一分辨出來。只見他莞爾一笑，讓我明白他已經記起了我，但還不能夠確定我究竟是誰。

我等待着他繼續向前走出三步，然後再突然轉過身來，為没能立刻認出我而向我表示歉意。

我還向自己打賭，我們最終會交談起來，而且不出五分鐘他就會問起我工廠的情況。

已經走到街的中間，他突然停下來，朝後看了看，然後微微一笑，接着轉過身朝我走來。

“請原諒……你肯相信剛才我沒認出你嗎？我的記性真差……剛才我正在思考一個問題，走過去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是你。工廠的情況好嗎？”

這些每天出賣良心的傢夥全都是這樣……

他拽起我的胳膊，拉着我向前走去。我已經知道他想與

我一起穿過街道，還想與我一起一直走到法院的門口，然後就不希望我與他同行，因為此刻法院僅僅審判一些小的刑事犯罪案件，他不肯冒險讓我察覺他是為了一樁這種案件而到這裏來的。

“律師先生是來參加審判的嗎？”

“不是專門來參加審判的……這是我們每天都必須要做的事情之一，你知道……”

“我坦率地承認我不知道。都是些什麼事情呢？”

“我住的那棟樓的門房的兒子惹了點禍。朋友，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一點都不管，他們會說我是個暴發戶，只對能付錢給我的那些人感興趣……總而言之，我是來做童子軍們稱作是善事的那種事情……”

我們來到法院門口，停下了腳步。他轉向我，把手伸了過來：

“朋友，我不想再浪費你的時間了。什麼時候你能找我談一談呢？明天行嗎？”

我決定讓他感到手足無措。

“如果律師不在意的話，我想陪你一起進去。我現在沒有任何事情要辦，很想目睹一次審判的情景。”

我的話使他侷促不安起來。他不願意我陪他出席這種審判，想出了種種理由加以拒絕，甚至說什麼他的公文包裏有一些文件急需辦理，所以只能為我耽擱幾分鐘的時間。

我堅持要陪他進去。

我們沿着兩側牆壁裝飾着藍色磁磚的走廊向前走去，然後慢慢爬上樓梯。我的律師在樓梯平臺處停下腳步，對我解

釋說：

“朋友，你要知道，這些小的案件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通過這些案件，我們可以和某些法官進行接觸，今後有可能在第二審法院和最高法院碰上他們……我從不搞刑事案件，但說實話，有時候也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案件，目的只是爲了深入底層，爲了不與這種事情失去接觸……除此之外，我還總能不斷地結識一些新的法官……”

我們繼續沿樓梯而上，進入一個寬闊的露天平臺。突然我對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羞愧，決定就在這裏與律師分手，一個人回去。

抓住一個人的短處，等於透過門鎖的小孔向裏窺視，雖然看到的情景令人很開心，但總又因爲是窺視而感到羞愧。此外，讓他明白我知道事情的底細對我並不適宜，恰恰相反，我最好扮演一個腰纏萬貫的顧客角色，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不管最後結果如何，我都準備付錢，並對律師先生以及他的原則深表尊重。

我需要讓他明白，我深諳在不改變原則的情況下獲得預期結果的技巧……

要精明再精明。

我從衣袋掏出一粒葡萄乾放進嘴中。

說到底，人們需要的不恰恰是要維持表面的假象嗎？

我往家裏撥了電話。費爾南達拿起了話筒。

“是你嗎？”

“是我。你不回來吃晚飯嗎？”

“不回去吃晚飯，也不回去睡覺。波爾圖辦事處出了麻煩，

我必須趕到那裏去，馬上就出發。我乘汽車去，明天回來。本想早些告訴你，但卻沒有可能。”

“要不要我派個人，把裝着你東西的箱子給你送去？”

“不要，我什麼都不需要。”

“真的嗎？”

“絕對是真的。”

一個不能回家睡覺的男人該怎麼辦呢？顯然他要找一個旅館住下來。晚飯以後，當多數人正在家裏閱讀報紙和準備上牀睡覺時，一個無所事事的男人該幹些什麼呢？

我去了埃登電影院，這座怪異的建築物位於市中心。放映什麼影片無關緊要，反正可以用來打發時間。

我沿街而上，沒有睡意，也不知道該去哪家旅館。在馬耶爾廣場附近，我決定喝杯咖啡。在這個地區，選擇到什麼地方去是需要小心的。

我停下腳步，朝週圍打量了一眼。

幾家咖啡店門前，停放着一排摩托車和汽車。這些汽車已相當陳舊，所以不很值錢，但又還沒有陳舊到惹人耻笑的地步。

我看到了車篷可以降下來的英國辛格牌汽車，有七八年車齡的英國米克牌汽車，還有嶄新的用做豹皮的布料套着座位的雅布雷塔牌摩托車。

這些汽車原為紈袴子弟所有，它們現在的主人也希望自己成爲紈袴子弟，希望這些汽車至今依然在這一地區和馬耶爾廣場一帶的咖啡店附近能夠引人注目。

每一輛這種汽車都意味着每日要支付一筆八百或九百葡盾的分期付款，而且會盡可能拖延到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刻才支付；意味着可以去卡帕里卡海灘、聖儒利奧·達·巴拉海灘……意味着胖胖的阿倫特茹人總準備再喝上一瓶當地生產的氣化葡萄酒和兩三杯劣質威士忌；意味着在阿雷埃羅又多了一套住房，又多了幾雙藍色或黃色或紫色後跟又高又尖的皮鞋……

我打量週圍，開始對日常生活產生一種無限的輕蔑，感到一種並非源於某種事實的巨大苦惱。這種苦惱令我作嘔，使我想對着牆猛烈地嘔吐一場。

我決心去一家夜總會去喝點什麼飲品，決心強迫自己去接受這個我並不想接受的世界。

我把自己看成什麼人了呢？要比其他人好嗎？有些人帶着女孩子們去聖儒利奧·達·巴拉海灘，他們作倒立，玩球，跑來跑去，用很高的聲音講話，以便驅走因為自己不是咖啡店門口的那些儀表堂堂的強健有力的男人而產生的擔心，我要比這些人好嗎？我要比咖啡店門口停放着的辛格牌汽車的主人們好嗎？

我走下臺階，在一間夜總會的餐桌旁坐下。這些夜總會徒勞地想複製巴黎、羅馬和倫敦的數以百計的同類夜總會的那種氣氛。

樂隊在一個角落裏演奏着一支聽上去是起源於巴西的曲子。

大廳中央有一對男女正在跳舞。女的過去可能更漂亮，男的不可避免地留着髭鬚和不可避免地身穿灰色的皮耶德牌西

裝，在葡萄牙，這種西裝已成爲夜總會裏的男孩子們穿的工作服。兩個人機械地跳着複雜的舞步，雙方都已適應了夜總會的氛圍，彷彿就在那裏出生似的，並且都以爲自己的放蕩不羈是首屈一指的。

我突然感到一種無始無終的倦意，究竟是什麼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要了一杯威士忌。

現在從臺階走下來一群年輕人。男的走在前面，履行着作爲男人的責任，要看一看裏面的氣氛是否適合於跟在他們身后的女孩子們走進來。

這些女孩子互相嬉笑着，佯裝成對她們其中一個人所講的一句話感到十分開心。講話的女孩子站在臺階高處，企圖說服同伴最好去一個朋友的家裏，至少那裏有好音樂聽。

當然最後他們都走進了夜總會。家裏有好音樂聽的那位朋友可能就在這群人當中。去一個地方，卻假裝成並不想去，假裝成如果他們想玩得更開心的話是有其它地方可去的，這已成爲這類人的特點之一。奇怪的是，你可以發現他們從來沒去過那些可以玩得更開心的地方……

這種遊戲使我感到不悅，因爲我一直都在與自己做着這種遊戲，所以事先就已經知道這些人將會怎麼說，事先就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將會露出微笑。

我擔心自己有着一種自視清高的情結。可爲什麼我從未在這種遊戲中輸過呢？爲什麼人們總要說出那些我已經預見到他們所要講出的話呢？爲什麼……

我又要了一杯威士忌。

剛剛進來的那夥人中有四個人在我的旁邊坐下來。

我本來不想聽他們的談話，可又無法避免。

他們和已經在大廳裏的那些人不同，既沒有蓄着髭鬚，也沒有穿那種酒吧的“工作服”。一個可能是年紀最大的對另外一個人解釋說：

“我討厭這裏的一切，不明白我們怎麼會有到這裏來的想法。”

另外一個人回答說：

“你想怎麼樣呢？一個女人的腦袋裏冒出一個念頭時是毫無辦法的。你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們的這些姑娘不到這裏來看看，她們是不會放過我們的。幸好……”

“這一切都很好，可你想一想，要是有一個熟人進來的話……”

“我們在這兒就待上一小會兒，半個小時之後就離開，因為我們只能忍受半個小時，一分鐘也不能再多。”

“我現在都已經想走了，只要想一想明天可能會在街上遇到一個什麼人，他望着我，朝我眨眨眼睛，流露出一副已經知道我們來過這裏的樣子，就使我毛骨悚然。”

這是兩個心口不一的傢夥，看看他們那種怡然自得的樣子，就已經無需表明他們現在的心情如何了。我突然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即要使他們感到不舒服，把他們從高高的臺座上拉下來。

我轉向擔心在街上會有什麼人朝他眨眼睛的那個傢夥，然後朝他微微一笑。他也微微一笑。我面對面地注視着他，以一副無所不知的樣子朝他眨着一隻眼，彷彿很多年前我就認

識他，彷彿我和他是同一社會階層的人。他驚恐地望着我，接着便轉過臉去，假裝什麼也沒發覺似的。過了一刻鐘，他們便離去了。

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

我又吃了一粒葡萄乾。

一個還很年輕的姑娘在我身旁坐下來，身穿一件黑色裙子和一件黃色襯衫，襯衫的式樣使她的兩個堅挺而豐滿的乳房變得十分醒目。

我站起來，登上臺階。侍應生誇張地鞠着躬向我表示送別。

外面的空氣有些寒涼。

女合唱隊員此時從劇院的側門走出來，從近處細看，她們彷彿缺少維他命。

一些又矮又瘦的男人穿着緊口褲和尖皮鞋在等候她們。她們鑽進辛格牌和米克牌汽車，或坐在嶄新的雅布雷塔牌摩托車做豹皮的座套上，很快在大街上消失了。這些摩托車嶄新得很，也就只付過三或四次的分期付款。

有兩個女合唱隊員留在後邊。

一輛黑色的卡迪亞克牌汽車靜靜地停靠在狹窄的人行道上。司機走下車打開了車門。兩個女合唱隊員鑽進汽車。進入汽車前，第二個女合唱隊員在司機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司機微微一笑，講了些我沒能聽懂的什麼事情。他們之間很容易產生同志式的情誼，因為他們的老闆是同一個人。

夜有些寒冷。天空沒有一絲雲彩。

我抬頭仰望，觀看群星，直至望不見為止。

即使住在旅館，我也是八點鐘起牀。我不能去辦公室，因為費爾南達有可能到那裏去，因此可以知道我没有離開里斯本。我不能冒這個險。

我沿金子街而下，走進一間理髮店。

一位胖胖的染着髮的女指甲師朝我走來，拉起我的手，對我說我需要修剪指甲。我拒絕了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理髮師一邊爲我修剪鬍鬚，一邊與鄰座的同事聊天。他告訴同事他去了馬德里。

“那才稱得上是一座城市！”

我仰身向後靠在椅子上，閉上了雙眼。他們的談話低聲傳進我的耳朵。現在他們在談論上個月離開理髮店的一位女指甲修剪師。

“我要是個女人該多好……你看看林達，我曾經和她在電影院一起看過電影。她希望有的一切都有了：設備齊全的住房，電視，女傭，停放在門口的汽車……看來那位律師現在還要送她一輛更好的汽車……一個人還能希望有什麼呢？”

“這些女孩子的將來全一樣……”

“將來？什麼將來？等她到了將來的時候，銀行的存款要等於退休金的五倍……你不要以爲她會跟這位律師相好很長時間……她還會更加富有……我想對你說的是我希望做一個女人，假如我是個女人的話，現在就已經擁有一輛汽車，在埃斯托里爾還會有一套住宅！”

在市政廳廣場，若澤先生無動於衷地看着一輛輛汽車開

來，把它們的主人送到各自的辦公室。

碼頭湧現出一大群離船上岸的人。他們是從河對岸來的，急急忙忙地穿過商業廣場，然後消失在阿烏古斯塔街的兩側。

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必須要與費爾南達談一談。我一定會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對雙方都適宜的解決辦法。爲什麼我們一定不能分開生活呢？最好再與律師談一次，一定會找到一個合法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要是我去羅馬呢？

去羅馬幹什麼？

我轉身往回走，進了下區中心咖啡店，給我的律師打了個電話，約好我要與他談一個小時。現在他已經知道我是擁有幾間工廠的企業家，約幾個小時的談話都不會有任何麻煩。我已經無須等他與重要人物會談結束之後再見我了。

這種每日的遊戲簡直可以把一個男人殺死，把他的五臟六腑摧毀，使他不能與誠實挽手同行，可他又能怎麼辦呢？

假如不參加這種遊戲，我就會被人棄之一旁……

我在任雅爾森林餐館吃了午飯。午餐質量很差，但嚼着硬硬的牛排和吃着炸得不好的薯條，我卻感到了一種施虐狂的快意。繫條紋領帶的那半個我喜歡羞辱另半個真實的我。牛排硬嗎？吃掉它，笨蛋。你總是裝成與其他人不同，或是裝成具有靈魂，具有尊嚴，或是裝成歡蹦亂跳十分開心，彷彿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青少年，可是你看，這個世界並不屬於青少年。你想離開費爾南達嗎？那你就要卑躬屈膝，接受一切，吃其他人吃的那種牛排而且還要說好吃，要鞠躬致意，進

人到遊戲之中……白癡，這個世界屬於那些精通於這一遊戲的人，而不屬於青少年或是純潔的人……笨蛋，進入到每天的遊戲之中去吧。你總可以用這種想法來安慰自己，即至少你意識到這乃是一場遊戲……

可假如我有了這種意識，那我進入遊戲之後就不能不失卻我所有的快樂，失卻我的誠實……

丟掉幻想吧，白癡……

我繫着條紋領帶走上辦事處的臺階。律師立刻接見了我。

律師：“請坐，朋友。我一直在考慮你的問題，我認爲我們只有一種解決辦法，唯一的方式就是想辦法使你解除婚約。這不容易，但已經……”

繫條紋領帶的男人：“我已經想到過這種可能性，但我找不到解除婚約所必須的理由。”

律師：“當然，我們要非常認真地研究這件事，不過我相信我們會找到一種理由，一種顯然是名副其實的理由……正像你大概已經明白的那樣，我不會推薦或是接受某種不道德和不公正的解決辦法，我不是那種人……”

繫條紋領帶的男人：“律師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們大家都知道閣下是……我們不談這個，況且我同樣也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

律師：“顯然如此。我認爲你最好認真考慮一下理由問題，一有了結果你就來找我，我們一起看看能夠怎麼做。我要老老實實地通知你，我必須叫我的另一個同事出面，因爲我不會在教規法庭上進行辯護……”

繫條紋領帶的男人：“閣下敬請自便。”

律師：“昨天我爲你準備了一份解除婚約的理由清單，我認爲可能與你的情況相符。當然這要由你做出決定……先生對所發生的事情最清楚……”

他交給了我一個信封。

我跑下了樓梯。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東西，根本不是。我把條紋領帶摘下來。

入夜之後，吃着最後幾粒葡萄乾，我走進了家門。現在一粒葡萄乾也沒有了。我已懶得走路，所以也不想轉回去再買。

我走進我的臥室。

剛一開門，我就看到了費爾南達，她正睡在我的牀上。

似乎她已進入夢鄉。

最好我到她的房間去睡。爲了不吵醒她，我踮起腳尖走路，但剛一碰到門，她就叫住了我。

“是你嗎？”

“是我。我回來還不到十分鐘，累極了。”

“那就過來躺下吧。”

我在牀邊坐下來。

幸好窗簾拉了起來，把“抵押”和“汽車報價”那幅廣告的霓虹燈光擋在外面。我感到這是和費爾南達談一談的好時候。

“你到我的牀上來幹什麼？”

“我以爲那天的事情發生之後……無論如何，我想進行一次嚐試。”

“費爾南達，難道你没察覺，你現在的做法只是賣淫的一種方式嗎？難道你没察覺，每當你走進我的房間或是躺在我的牀上時，你都是在賣淫嗎？”

“賣淫？我？難道你瘋了嗎？難道你忘了我們是結了婚的嗎？”

“結婚！你把我們之間發生的事情叫作結婚嗎？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你到我的牀上躺下，就是一種賣淫的方式，僅此而已。”

“可那一天呢？難道也像你說的那樣我是在賣淫嗎？”

“費爾南達，那一天發生的事對我們雙方都是一種耻辱。我們這種年紀的人應該能夠區別出愛情和同情，區別出真話和假話……”

“那一天你是出於同情才和我睡覺嗎？”

費爾南達坐在牀上，面對面地望着我。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唯一有益的同情就是告訴她實話。

“費爾南達，那一天我的確是出於同情才和你睡覺的，同情或是友情，你怎麼稱呼它都可以，反正是一碼事。”

我們互相望着對方，都沉默不語了。我極其同情費爾南達，真想去撫摸她的頭髮，把她當成一個孩子拉起她的手，給她一塊巧克力。

是她打破了沉默：

“從現在起，我不值得再做任何事情了。你幾句話就把我所有的希望都粉碎了。你想要我怎麼做呢？”

“我不知道，費爾南達。但我不想做任何會傷害你的事情。我知道你不想回到父母的家中去。我認爲可以找到一個對雙

方都適宜的解決辦法。現在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辦法，儘管很久以來我一直只是想着這件事……”

“你知道，我不想通過法律途徑與你分手。首先，我沒有給你提供理由讓你這樣做；其次，我沒有失去重新得到你的希望……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自從與你一起生活之後，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到像我母親的那個世界中去，每天喝茶，玩玩牌，談談衣着，在教堂的聖器室裏背後議論一番。可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教育卻又不是爲了謀生……”

“費爾南達，你不需要這樣做……”

“你錯了。我不會靠你的錢來生活，彷彿一個……彷彿一個在大街上轉來轉去的那種女人。我們在一起生活的這段時間把我今後的生活給毀掉了。我已不屬於我父母親的那個世界，也不屬於任何一個其它的世界……”

“費爾南達，也許我們能在羅馬解除婚姻。今天一位律師對我說……”

“你根本不要去想這件事！我不準備說謊，也不想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我信仰的宗教不是用來裝飾門面的。”

“我看最好我們明天再來談這個問題。明天我們都會更心平氣和。”

“好吧，我們明天再談。有件事情你知道嗎？我的母親常說，我接受教育是爲了結婚而不是爲謀生，因爲這是女士們的自然歸宿。我問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爲了結婚才接受教育……你認爲我有什麼過失嗎？”

“費爾南達，你沒有過失，我也沒有過失。如果說過失的話，那麼我們兩個人當中也許是我的過失更多。如果我能適

應這種遊戲的話，可能一切都會有所不同。你的錯誤在於跟我結了婚……”

“您說的是什麼遊戲？”

“一種我們大家都在玩的非常複雜的遊戲，而我厭惡這種遊戲。”

費爾南達走出了房間。我從她的眼睛裏明白了我剛剛犯下了一個罪行。我殺害了一個我難以使它復活的東西。殺害，無論殺害的是什麼都是令人恐怖的。

我躺在牀上卻難以輕易入睡。費爾南達的目光將追蹤我的一生。

明天我要買一大包葡萄乾，以便在房間裏也有的吃。

八點鐘我從牀上跳下來，沒有在家裏刮鬍鬚。我兩個臺階一步地下了樓梯，想去買葡萄乾和想要呼吸。與費爾南達重新談話之前，我絕對需要認真地想一想。

我該向她提出什麼建議呢？

她終於答應與我合作，試圖一起找到解決辦法，這是很不尋常的。

能找到一種對雙方都是公正和適宜的辦法嗎？

“給我稱 250 克葡萄乾好嗎？”

“杏仁？”

“不，我要的是 250 克葡萄乾。如果我想要杏仁的話，我會告訴你的。”

我該到哪兒去呢？

我幾乎是跑着來到了索德雷碼頭。我被一種無法解釋的

要走得快一些的念頭所支配，我感到急需找到一種解決辦法。

我在羅雅爾咖啡店的一張餐桌旁坐下來，要了一杯咖啡，並決定買一份報紙。我所以想看報紙是爲了約束自己。我要強迫自己慢慢地閱讀，以便控制自己的情緒。如果我繼續這樣下去的話，是什麼解決辦法也找不到的。

《每日新聞》整個頭版都是與月球、要登上月球的人或是據說要登上月球的人有關的報道。

這使我感到好笑。我小的時候，兒童報紙總是刊登太空冒險故事，現在則是成人報紙刊登這類事情。

人類想到月球上去幹什麼呢？

“連在地球上都還沒能體面地生活就想到月球上去！”

侍應生給我端來了咖啡。我在用小勺攪拌糖的同時吃了一粒葡萄乾。

報紙一個角落的消息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昨天夜裏，正當我在家中與費爾南達談話時，第一顆遙控發射器擊中了月球。

人類在征服太空的戰鬥中贏得了第一場勝利，與此同時，我卻在絕望地試圖贏得生活。

我不知道我該想些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想些什麼。

我喝着我的咖啡。

這些人難道懂得這意味着什麼嗎？

難道能夠繼續這樣下去嗎？

人類不知道衡量自身的行爲的後果，難道這是可能的嗎？

人類贏得了太空大戰，卻輸掉了日常之戰，難道這是可

能的嗎？

輸掉了日常之戰的上千場的戰鬥嗎？

我不餓，但已到了吃午飯的時間。

我要了一些毫無味道的海貝，我所以把它們吃下去只是爲了消磨時光罷了。

無論我如何冥思苦想，也不能爲費爾南達和爲我自己找到任何一種解決辦法。我已經走累了。對我來說，已經不值得去找律師了。只能由我自己找到一種解決辦法，否則誰也無法替我找到。

我付過賬，離開了咖啡店。

我緩緩地沿着慈善街向上走去。

我想了整整一天，企圖找到一個適宜的解決辦法，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感到頭腦發暈。

車輛和行人不停地在我的週圍來來往往，這只能使我的頭腦暈得更加厲害。

一回到家裏我就上牀睡覺，根本不要和費爾南達講話。

我能跟她講什麼呢？

也許明天……

上帝保佑……我是在哪裏聽到過這句話的呢？

我仰望天空，月亮就在上面的一處地方。人類已經向它邁出了第一步，那裏已經有了人類的某種東西，人類製造的某種東西，體現了人類不屈不撓的求勝意志。

人們搬家的時候，通常要把原來房間的地面和牆壁打掃

乾淨。行將佔有另一個星球的人類，也許決定環顧一下他們的地球，並把它清掃乾淨，以便可以無需借助於遊戲和狡詐，而只是以一種充滿人類尊嚴的方式去生活。

也許……

上帝保佑……

但那已經不是爲我而進行清理，我甚至沒有子女可以因此而受益！

我走進我住的那條街道。

樓裏大概有人組織了聚會活動，因爲樓門口附近停泊了許多汽車。

我確實感到非常疲憊。

另一方面還感到垂頭喪氣。

我沒有任何辦法可想。

我們的問題，即費爾南達和我的問題無法解決，它和其它的問題牽扯在了一起。

也許在我有生之年都找不到解決辦法……以後的事情又有誰能知道呢？

我緩緩爬上樓梯，打開了門。

家裏有客人。

可能是費爾南達的一個計謀，可能她請人來做客只是爲了迴避我們昨天約定好要進行的談話。

我走進客廳，看到我的岳父和岳母坐在沙發上，兩個人都穿着黑色服裝，臉上的表情都十分嚴肅。

我朝他們走去。我的岳父迎上來，伏在我的懷裏哭了起

來。

他們這是怎麼了？

難道他們真的明白了人類登上月球意味着什麼嗎？難道他們是因此而哭泣嗎？難道他們已經爲自己穿上喪服了嗎？

顯然不是這樣。

我不能讓我的想象支配自己。

我的岳父繼續伏在我的懷中哭泣，從他的肩頭上方我看到我的岳母站起身，朝我走來。

她的表情比平日還要冷酷無情。每當她想向我表示我不過是個披着偽裝的“庸人”，哪怕穿上“紳士”的服裝並且與她的女兒結了婚也無法騙過她的時候，總要流露出這種表情來。

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呢？

我預感發生了某種不愉快的事情。這種預感是突然出現的。

費爾南達在哪裏？

我的岳父放開了我，他低垂着胳膊，張開着雙手，在我身旁低聲哭泣着。

是我的岳母打破了沉默：

“你總算回來了。我們從四點鐘就開始找你。”

“爲什麼？出了什麼事？費爾南達在哪兒？”

我的岳父緊握起雙手，哭得更厲害了。

費爾南達在哪兒呢？

我聽到岳母回答的聲音，嚴厲得猶如一月的寒風：

“費爾南達在一個你再也無法去煩擾她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費爾南達死了。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我的岳母繼續說道，聲音嚴厲得猶如可以搖撼樹木、毀滅收成的一月寒風：

“你聽見了嗎？如果沒有聽見，就好好聽我下面對你說的話！費爾南達已經得到寧靜，先生你已經不能再去打擾她了。”

我睜大眼睛，面對面地望着她，只見她穿着一身黑色服裝，表情嚴厲地僵立着，一雙冷冰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她向前走了兩步，朝我伸出一隻胳膊：

“你把費爾南達最後一樣紀念物拿去。既然這是給你的，你要拿去。你知道她被車撞倒時是幹什麼去了嗎？你知道嗎？如果不知道，現在你該知道了……”

她把手伸向我，胳膊立刻便突然垂落下來。我看到她在我的面前彎下身子，隨即開始激動地哭泣起來。

她手裏的那個紙包，即費爾南達留下的最後紀念物碰在桌子腿上散落開來。

葡萄乾在地面上滾動着。

有幾粒朝我滾來，碰在我的鞋上。

我轉過身，沿着走廊朝外跑去。走廊兩側的牆邊站着人。

我跑進了我的臥室。

我把窗子一扇扇地打開。

費爾南達死了！

可竟有人不相信上帝！

上帝啊！可是……我在想些什麼？難道我要為這樣奪來的一種自由而感謝上帝嗎？

似乎是不可能的……

日常生活把一個男人變成了什麼樣子！

費爾南達是去給我買葡萄乾的，這些葡萄乾在客廳的地面上滾動，碰到了我的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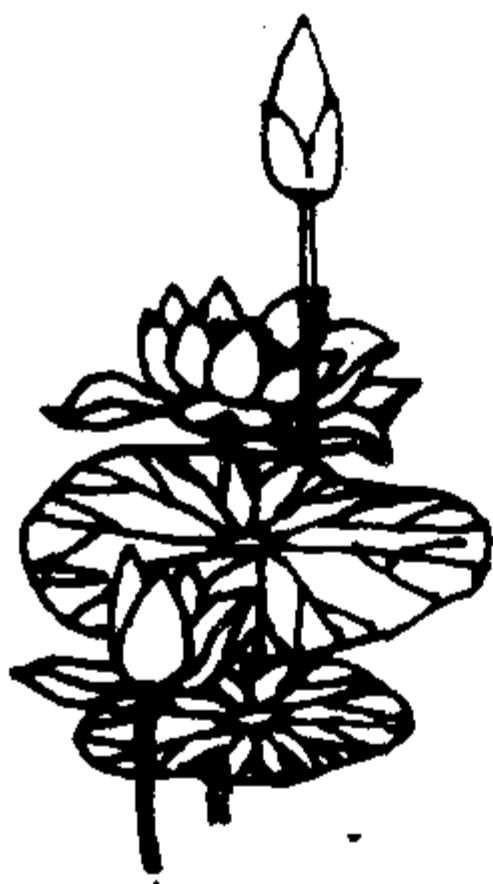
我倒在牀上，對自己產生了一種無限的噁心。

男兒有淚不輕彈。

男兒有淚不輕彈。

1959年9月於里斯本

阿列依羅的落日



女僕推開客廳的門，女主人像往常一樣坐在收音機前的大安樂椅上微微打盹，腿上攤着一份《新聞日報》。

“太太，瓦拉達斯先生來電話要跟您說話。”

《新聞日報》滑到地上，女僕穿過客廳想拾起報紙。

“用不着過來，我還沒老成這個樣子，我自己完全能夠把報紙從地上撿起來。”

女僕彎腰拾起報紙。

“不是因為這個，太太，因為我是個傭人。太太要我把電話機拿到這裏來嗎？”

“不要，我去走廊裏接。”

女僕後退幾步讓太太走過去，太太一出客廳就把門從身後帶上了。

一時間，女僕愣在老地方，不知道是應該等太太回來呢，還是應該打開關着的門而沿着走廊出去。

她慢慢地向門口移動腳步，聽到了電話裏交談的最後幾個詞，但是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門再次打開時，女僕正站在客廳中央。太太一言不發走進屋，從她身邊經過，坐回到安樂椅上，又拿起報紙，這才開口說道：

“既然瑪麗婭你聽到了談話，那就沒必要告訴你應該怎麼做了。”

“噢，太太！我根本沒有聽……難道太太以為我喜歡躲在門後偷聽嗎？”

“走吧，去做你該做的事。”

“可是太太，我該做什麼呢？”

“首先從這兒出去，然後去做你想做的事。”

在廚房裏，女僕對廚娘說：

“鸚鵡越來越壞了。現在又起了個怪念頭，以為我在門後偷聽……東家打來的電話，為了不讓我聽到他們的談話，鸚鵡關上了客廳門。過後，她卻走進來說不用吩咐我了，因為我已經聽到了談話。瞧，這種日子簡直要叫人發瘋了！”

廚娘笑了：

“東家有什麼事？”

“他會有什麼事……不就是說不回家吃午飯，他打電話只有這種事。我可要在飯桌上擺上他的刀叉，裝作不知道，要

不鸚鵡會以為我真的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這個壞女人總有一天會進里列福雷斯的^①。瞧着吧，這不會使人感到奇怪。天天假裝看報紙，屁股從來不離開椅子。上帝專給沒牙的人嗑核桃，要是我能有她那麼多錢啊，你瞧着吧！”

“你去幹什麼？”

“哎喲，我去幹什麼？去看電影，去看戲！我可不在乎我男人的腳從來不跨進家門，只要他給錢就行。缺的是男人的……”

“你越說越不像話了，老婆子！你想叫鸚鵡到街上去找野男人，她那麼一張臉，那麼一把年紀……”

“那又怎麼啦？有錢就有一切。缺的是在一塊兒散心的男人，只要他們看到了她的錢包，才不在乎她那張臉呢……”

“你比女東家還要瘋瘋癲癲，老婆子！你居然要她上街追在男人的屁股後面，都七十歲的人了……”

“七十歲！她什麼時候有七十歲？鸚鵡大約四十五歲。我今年四十四歲，我記得剛來這家時，她問起我的年齡，還說比我大一歲。”

門開了，女東家走進廚房。她手裏拿着眼鏡，臉上笑吟吟的。

“既然你們對我本人和我的年齡這麼感興趣，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今年四十六歲，上個月剛過的生日。”

廚娘扔下手中活，繞過桌子，朝門口走去。

^① 是里斯本的一個瘋人院。——譯註。

“噢，親愛的太太，我們正在議論住在七樓上左邊的那位夫人，這幢樓裏的人都管她叫鸚鵡，因為她的鼻子很長，嘴巴不停地說話。太太可不要以為我們會用這種方式議論您啊，太太！”

女僕一看到女東家進門便從橈子上跳了起來。這會兒，她抹着眼淚說：

“太太剛才說我在門後偷聽，現在又說我在議論您，噢，太太，我們怎麼會這樣議論太太呢！”

女東家的臉上一直笑吟吟的，她把手放在女僕的肩上，說：

“不值得哭，瑪麗婭，廚房是你們的天地，你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鸚鵡的壽命都很長，這點一直使我感到欣慰……”

女東家不再聽她們的解釋。她走出廚房，又帶上了身後的門。

兩個女傭面面相覷，一言不發，直到聽見了客廳的關門聲。

廚娘打破了沉寂：

“看到是誰在門後偷聽了吧？我汗都出來了。”

“一個十足的瘋子！我總有一天要走，我媽生下我可不是爲了讓我受瘋子的擺佈。”

“我嘛，只要有可能就留下。只要瘋子們給的錢多，我甚至可以去里列福雷斯瘋人院燒飯。”

“我已經換了四家人家，還從來沒有見過女東家在門後偷聽的。這種日子簡直要叫人發瘋！”

“可憐的人，她總得幹點什麼。你見過東家給她買的那件大衣嗎？要知道，值一百康托^①呢！”

“一百！我要是有一百康托，就馬上結婚。可是她要大衣有什麼用？她從來不去任何地方……只有看望婆婆才出門，出去了也是馬上就回家。她那種生活只要隨便什麼外套就可以了。”

“她們把錢花掉更好，反正錢在銀行裏也派不了用場。聽……鈴響了，鸚鵡有事呢。你當心點別笑，她看見你哭過，最好你現在還能擠出一滴眼淚。過來，我給你擦擦臉，讓你臉紅紅地去。”

女僕走近廚娘，廚娘用一塊抹布擦她的臉，一邊擦，一邊繼續說：

“但願我能像你這麼會哭！要是我會掉眼淚，早就發財了。”

“很可能一點也不管用。瞧鸚鵡，她天天哭，還是天天在家過夜。”

“鸚鵡天天哭？這我倒不知道。”

“她哭，不過是笨哭。東家在家時，她總是笑嘻嘻的，東家一走她就哭。應該在適當的時候哭，這才管用，鸚鵡把時間弄顛倒了。”

“去吧，到那裏去，否則她又要打鈴了。”

女僕拉開門，沿着走廊慢吞吞地走了半程，然後奔跑起來。她故意踩着地毯旁邊的地板跑，好讓女東家聽到腳步聲。

^① 康托是葡萄牙貨幣單位，一康托，即一千埃斯庫多。——譯註。

“請太太原諒我耽擱了一會兒，因為我在洗臉。”

“這是為什麼，瑪麗婭？洗臉是在起牀以後，而不是現在，上午一半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了。”

“我一早洗過臉了，可太太說了我，我哭了。”

“我已經說過不值得，好吧，算了，別再提這事了。我叫你來，因為只是現在我才想起了我剛才要去廚房吩咐你們做的事，當時你們正在議論七樓的鄰居。我要你們給我衝一杯咖啡，還要你給我把新的裘皮大衣拿來。”

“我去告訴廚娘沖咖啡，然後去拿大衣，請稍等一會兒，太太。”

女僕不等回答便走出客廳，一溜煙跑回廚房。她推開房門，極力壓低聲音，急急忙忙地報告着：

“新聞！新聞！新聞！鸚鵡要一杯咖啡和價值一百康托的大衣。”

“她要出門？”

“肯定出門。你快衝咖啡，只要她一出門，我就乘機到小雜鋪去。”

女僕手裏拿着裘皮大衣走進客廳。

“大衣在這兒，太太馬上就穿呢，還是先喝咖啡？”

“把大衣放在椅子上，瑪麗婭。”

女僕把大衣搭在椅子的靠背上，退了出去。又跑步穿過走廊，進了廚房。

“咖啡呢？快，老婆子，鸚鵡要出門了。只要她前腳出門，我后腳就到小雜鋪去。”

廚娘遞給她一個銀盤，上面有一杯咖啡和一個糖罐。

“去吧，端到那裏去！姑娘，老這樣到小雜鋪去要出事的，瞧你連請助產士的錢都掙不上……”

“老婆子，你自己老了，就妒嫉別人。”

廚娘笑嘻嘻地推了她一把。女僕手裏托着銀盤，邊走邊吹咖啡，好讓它涼下來。

她用膝蓋頂開客廳門，走進去。

“咖啡來了，太太，快趁熱喝了吧。”

“把它放在桌上，瑪麗婭，什麼時候需要你，我會叫的。”

女僕又回到廚房。

“現在這個時候鸚鵡會到哪裏去？可能東家的電話是讓她到一個地方去碰頭……”

“你真傻，孩子。只有當外國人帶着老婆來談生意時，東家才帶她出去吃飯。”

“你認爲他們……我是說，兩個人這般年紀，還到牀上去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麼，他們是否還幹那種一個人跟另一個人幹的事……”

廚娘在廚房中央停住，思索着。

“不知道，我從來沒想過這事。”

女僕笑了起來，笑得前俯後仰。

“姑娘，你怎麼啦？”

“我在想光着身子的瓦拉達斯先生，他的肚子比科利澤烏

劇院^① 還大。”

廚娘也笑了起來。

“你閉上眼睛，再想想他們在幹你說的那種事。”

女僕笑得連淚水都順着臉頰流了下來，廚娘笑得只好在廚房的一張櫈子上坐下。

她坐在櫈子上，手裏提着鍋，兩腿叉開，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好久沒有聽到這樣逗樂的話了。現在，只要一看到東家，我就會想起這話，就想笑。”

廚娘從櫈子上站起身，一邊擦着淚花。

“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不幹那個事了。”

“一般到什麼年齡才結束？”

“誰知道，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在老家，我父親可把我母親害苦了，那個是天天晚上……”

“你怎麼知道的？”

“如果你睡在那個家裏，什麼都會知道。不管怎麼說，他年紀輕輕就死了。我的男人就不一樣了，起初他從來不知疲倦，但是後來，只有喝上幾口時才想起那個事。”

“我敢打賭，你每隔半小時就打發他上一次酒館。”

“你瘋了，姑娘，生活不光是這個。不過，你告訴我鸚鵡到底出門不出門？”

“這時間夠她喝三十杯咖啡的了。要是我假裝去那兒取杯子，怎麼樣？”

① 里斯本的圓形劇場。——譯註。

“最好你悄悄地過去，從鎖眼往裏看。不過當心別讓她發現。”

女僕走了出去，廚娘留在廚房裏。她走到一個角落，從一個抽屜裏取出一隻飾有鍍黃金屬搭釦的黑皮夾，慢吞吞地從裏面拿出一個做鱷魚皮的塑料夾子，又從夾子裏抽出一張舊照片，上面是一個粗笨的中年男子，頭上戴着一頂寬邊帽，背心上繫着一根金鏈條。

她對着照片注視了片刻。當她正把照片裝回夾子時，女僕推開了廚房的門。女僕大口地喘氣，心急火燎地想報告女東家最新的一個怪舉動。

“你知道現在鸚鵡在幹什麼嗎？她穿着皮大衣，兩臂張開，從客廳的一頭轉到另一頭，一個人在跳舞……真的，我從鎖眼裏看到她……”

廚娘猛地推開女僕，躡手躡腳沿着走廊走去，女僕跟在後面。廚娘跪在門前從鎖眼裏窺視，兩隻眼睛一隻閉一隻睜開。過了一會兒，她讓到一邊，做手勢招呼女僕。女僕也跪下來偷看，但廚娘沒讓她看多久，一把推開她，又靠在門上看起來。突然她站起身，用手捂着嘴巴，忍住笑，踮着腳尖向廚房跑去，女僕仍然跟在後面。

她們衝進廚房，女僕小心翼翼地關上門。當感到屋裏只有她們時，兩個人便哈哈大笑起來。她們分開雙腿坐着，用手捧着肚子，樂得前俯後仰，身體不住地晃動。最後，廚娘含着笑淚說：

“瞧她在搞什麼名堂！那種年紀還一個人跳舞！你看到她的臉色了嗎？好像正在跟一個演員跳呢！”

女僕站起身，開始繞着桌子跳舞，一邊模倣女東家的姿勢，雙臂騰空抬起。

她時不時地停下來，對着空中頻頻接吻，然後跳上兩三步，撫摸着想象中的男舞伴。廚娘癱在橈子上，又大笑起來。

“瞧她在搞什麼名堂……瞧她在搞什麼名堂……”

“我敢打賭鸚鵡腦中想的不是東家。”

“不錯……如果是的話，她得把胳膊張大些。”

女僕開始張大胳膊跳舞，彷彿舞伴是個非常肥胖、沉重、緩慢、根本不會也不願意學習跳舞的男人。

“你認為鸚鵡瘋了嗎？”

“天知道！我只知道我從來沒這樣笑過。”

廚娘和女僕筋疲力盡，又在廚房的橈子上坐下，擦拭笑出來的淚花。

廚娘首先恢復了常態。

“搞來搞去我還沒做午飯呢，最好這就動手做。我來打蛋做個蛋餅吧。說真的，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女僕繼續坐在橈子上，手裏拿着一塊手帕擦眼睛。

“我不去小雜鋪了，不過挺值得，拿世上任何東西也換不了這個。”

“我可不相信東家今晚上有事。你想想看，如果東家也跳舞……”

這個念頭又引起一場大笑，但一陣鈴聲打斷了笑聲。

女僕走出廚房，邊走邊整理衣服。廚娘在打雞蛋，一邊獨自發笑，似乎在回想一件有趣、然而秘密的往事。

女僕回來時，手臂上搭着裘皮大衣。

“這種日子簡直要叫人發瘋，我只要告訴你一點，她又吩咐我把大衣收好。”

“你把大衣穿起來看看是否合身。你永遠不會再有機會穿一件價值一百康托的大衣。”

女僕在廚娘的幫助下穿上裘皮大衣，繼而效倣女東家的姿勢，又在廚房裏跳起舞來。

廚娘拉住她的一隻胳膊，說也想試一試。女僕脫下大衣，遞給廚娘。廚娘穿上後，從一頭跳到另一頭，脖子扭來扭去，看大衣是否合身。

“如果我有一件這樣的大衣，馬上把它賣掉。穿着簡直像頭熊。”

“那你拿錢派什麼用場？”

“我不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你是一個孩子，正如我父親說的，你是中午的太陽。”

“你呢？”

“我幾乎是西山的太陽了，但是這跟你沒關係，趁鸚鵡還沒叫你，去把大衣收好吧。快點，你還得鋪飯桌呢。”

女僕手臂上搭着大衣走出去，不一會兒便回轉來，從一個櫃子裏往外取盤碟和刀叉。

“即使我活到一百歲，也決不會忘記鸚鵡跳舞的事。她到底在搞什麼鬼？你知道她跳的是什麼舞嗎？”

“一種華爾茲舞。”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很多東西。”

女僕端着盛了盤碟、杯子和其它東西的托盤走出廚房，留下廚娘一個人。

女僕回來時，廚房裏空無一人。她找不到廚娘，便推開了她的臥室門，不由得吃了一驚，身子靠着門櫃豎立在門檻上：廚娘正在屋裏抱着一個枕頭跳舞。

“是真發瘋了還是怎麼的？”

廚娘扔下枕頭，推開女僕走進廚房。

“我在想女東家……”

“可是你在跳舞呀！”

“因為我想跳。”

“可是你在流淚呀！”

“那是笑出來的。”

廚娘不再吭聲。她走近爐子，開始煎蛋餅。

她用一把刀小心翼翼地翻動蛋餅，直到煎好為止。

“瑪麗婭，去請太太來用午飯。別耽擱了，午飯已經做好了。”

女僕走了出去，不多時便跟女東家一起回轉來。女東家手裏拿着眼鏡，一跨進廚房就衝着廚娘發問：

“你們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瓦拉達斯先生不在家就開午飯？”

“瓦拉達斯先生要在家吃午飯麼？”

“我沒有吩咐過相反的事。除非是瑪麗婭聽到了我在電話裏說的話，否則，我看不出你們怎麼會知道先生是不是在家吃飯。”

一時間鴉雀無聲。

女東家處之漠然，等待着回答。廚娘直立着，一聲不吭。女僕站在女東家的身後，朝廚娘聳了聳肩。

女東家打破了沉寂：

“不難知道瑪麗婭是否偷聽了我的話。瑪麗婭，你在飯桌上放了幾副刀叉？”

“一副，太太。我疏忽了，只放了一副。真的，我剛才還在廚房裏說要放兩副呢，但是鋪飯桌的時候我忘了。”

廚娘證明說：

“瑪麗婭說過她得放兩副刀叉，我甚至還做了一個大蛋餅……冰箱裏還有昨天的烤肉和瓦拉達斯先生愛吃的芥菜色拉。”

“這一切可能都是事實，但是沒有解釋爲什麼桌上只有一副刀叉，爲什麼十二點半就開午飯，這個家裏平常是一點吃飯的……”

“太太想知道事實真相嗎？因爲先生從來不在家吃午飯，我們以爲他今天也不回來吃，還有，我以爲時間晚了……我以爲已經過了一點。如果先生回來，馬上就能弄好午飯，只要一會兒……”

女僕爲廚娘幫腔：

“因爲瓦拉達斯先生從來不在家裏吃飯……”

女東家戴好眼鏡，說：

“那麼今天不論是先生還是我都不在家吃午飯。”

她不再作任何解釋，轉過身跨出廚房門。

女僕和廚娘面面相覷。廚娘首先開了口：

“幹得好，好叫你別自作聰明。現在鸚鵡要到外面去吃午飯了，金錢萬歲！”

“你看她是去跟東家一起吃午飯嗎？”

廚娘笑着向她轉過臉去：

“你真傻，姑娘，東家根本不知道這些。你太年輕了，什麼都不懂。”

腳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在招呼侍者：

“坐在那裏的太太，就是一個人坐在最裏面的那張桌子邊上的，是瓦拉達斯先生的夫人嗎？”

彎着腰聽候問話的侍者抬起身子，環顧四週。

“好像是她，不過我不能肯定。如果閣下想知道，我可以去問問在這兒工作時間較長的同事。”

“算了，沒有必要。”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站起身，從皮夾裏掏出三個五十分的硬幣放在桌上。他漫不經心地向獨自啜飲咖啡的太太走去，但才走了一半便改變了主意，轉身退回來。他走出啤酒廳，穿過馬路，跨進一個賣車行。

“若奧！”

從車行左側後面的一間小屋裏走出一個高個小夥子，向老闆迎了上去。

“你認識瓦拉達斯嗎？”

“哪個瓦拉達斯？是那個大富翁嗎？”

“是的，你認識他嗎？”

“說不上。他老婆我倒見過，她是我的一個鄰居的表姐，

有一次在埃斯托利爾^①，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她。”

“你到餐廳^②去看看，是否就是那個獨自坐在最裏頭的太太，但別跟她說話，如果是她就別跟她說話。”

高個小夥子走出車行。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在一把安樂椅上坐下，點燃一支香煙。電話鈴響了，他站起身，抓起聽筒。

“是的，是我。哎喲，您終於給我來電話了……那麼您什麼時候來這兒？聽着，這會兒我一輛車也沒有。等一等……讓我看……有一個顧客買了一輛車又不要了。雖說他已經付了錢，但車還在我的名下……是的，是的，是的，還在車行裏。如果是您這位朋友要，那就請來看看吧！不過現在我可要把話說清楚，您得一次把款付清。那個買主是一次付清的，好像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又要把車賣掉，因為他現在正急着要這筆錢……如果您感興趣，就請直說，我讓他上這兒來一趟。什麼時候？今天，讓我看……五點左右可以，但不能再早了……就這樣，我的朋友，聽從您的吩咐，永遠為您效勞。”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把聽筒擱在電話機上，起身到小房間取出一張寫有“售出”字樣的卡片，放在一輛寬敞的美國造小轎車上。隨後他向電話機裏投了五十分硬幣，撥了一個號碼。

“喂！是你嗎？曼耐爾？聽着，孩子，今天下午五點我需

① 里斯本附近的一個海濱小城，為遊覽勝地。——譯註。

② 這兒的餐廳與上文中的啤酒廳和下文中的咖啡廳是指同一個地方，在那兒可以吃飯、喝酒和喝咖啡。——譯註。

要你……有個傢夥要買一輛小汽車，但他那種人只喜歡別人的東西。我要你來，告訴他你已經買下了我打算賣給他的車，錢也付了……什麼？不，你要知道，他很容易跟我討價還價，但對你是沒法還價的。還是把事情弄複雜點吧！你告訴他因為你老婆不喜歡小汽車，所以要賣掉，但要賣原價……好吧，你下午四點半來這兒，我再向你解釋怎麼做這筆買賣。”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剛掛上電話，又高又瘦的小夥子走進了車行。

“過來，若奧，那人是不是她？”

“是瓦拉達斯的夫人。先生，按照您的吩咐我沒跟她說話。”

“好極了，好極了！她現在用什麼車？”

“據我所知，她什麼車子也沒有。瓦拉達斯倒有一輛，但是自己不開，僱了個司機。”

“聽着，若奧，我們去向她推銷一輛小汽車，這推銷的人就是你。我先去咖啡廳，坐在她旁邊的桌子上，你隨後到，扯起話頭，把我介紹給她。其餘的由我安排，明白了嗎？”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點點頭。

“我們先把結婚戒指摘下來。”

“爲什麼？”

“她該有足足五十歲了，這種東西關係很大。”

“結婚戒指跟這事會有什麼關係呢？”

“或者舉足輕重，或者毫無用處，有時候舉足輕重，有時候毫無用處。你多大啦？”

“二十九了。問這幹嗎？”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搓着雙手，微微一笑。

“但願我年紀跟你一般大，卻像現在這樣見多識廣。若奧……嗨，真希望這是可能的事！”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勉強摘下結婚戒指，裝進了口袋。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穿過馬路，又扭頭朝後喊道：

“過五分鐘來這兒，一分鐘也不要早，一分鐘也不要晚。離開前把車行門鎖上，我不願意屋裏沒人時讓門敞開着。”

他來到咖啡廳，在桌子旁坐下，吩咐來一杯白蘭地。侍者認出了他，開玩笑地說：

“閣下真是個好顧客……總是光臨此地。”

“今天我還沒來過這兒，你一定把我跟另一個人搞錯了。聽着，我在等一個人。如果有人打聽我，就說我在這兒。”

這時，又高又瘦的小夥子拍了拍他的肩膀。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站起身，快樂地擁抱來者。

“你終於來了，若奧，你終於來了，小夥子……我以爲你不來了呢。”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背對咖啡廳的裏牆坐下，正好面衝着一個女人。她身上裹着一件精美考究的裘皮大衣，獨自坐在一張桌子邊，正眯着眼睛打量他。

小夥子心不在焉地朝四週環視，當他的目光跟女人的目光交叉時，他站起身，向她的桌子走去。

女僕靠在窗邊，朝屋裏大聲喊叫：

“快來，快來，要想笑的話快到這兒來……別磨蹭，老婆子，快奔過來。”

廚娘奔跑着穿過客廳。

“是失火了還是怎麼的？姑娘，你在看什麼鬼東西？”

女僕用手指着下面的馬路。路上，一個又高又瘦的小夥子陪着一個穿裘皮大衣的女人，正從一家咖啡廳走出來。後面遠遠地跟着一個男人，看光景像要離遠一點，好讓前面的兩個人單獨相處。

“老婆子，你看到沒有？看清楚了，是鸚鵡！”

廚娘伏到窗臺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她的目光追隨着逐漸在遠處消逝的兩個身影。當身影拐過街角時，她竭力扭轉脖子，彷彿硬要兩個眼珠也拐個彎。

“正是她。那個小馬屁精是誰？”

“不知道。不過他可以做她的兒子了。”

廚娘沒有言語，默默地穿過客廳，消失在走廊裏。

女僕在窗邊站了幾分鐘，然後掀開客廳裏寫字臺的蓋板，取出幾張女東家寫過的紙片，坐在收音機旁邊的大安樂椅上看那上面寫的東西。她不感興趣，仍把紙片放回寫字臺裏，取出一本封面已經磨損的書籍。她坐在安樂椅上讀着。這是一本詩集，女東家用鉛筆在詩句下面劃了些道道，還在書緣上作了筆記。

女僕拿着書向廚房走去。

“你想知道鸚鵡整天在幹什麼嗎？……念詩，還在書上寫東西。”

廚娘從她手中接過書，高聲朗讀着：

在夢幻泡影的森林裏，

一天又一天，我痛苦的思想被幽禁。
在遺世獨立的境域裏，
一步又一步，幻影在我的前面指點。

廚娘翻着書頁，這兒那兒地唸着：

有時它來了，坐在我的身旁，
——夜幕降臨，玫瑰凋謝——
它跟我在一起，在這惶恐疑惑的時分，
一個幻影，伸展着錦緞般的翅膀……

這大慈大悲的幻影向我開了口：
——迷濛輕颺的空間響起聲聲嘆息——
它問我：為什麼你無聲哭泣？
為什麼你的生活這樣孤獨悲哀？

廚娘把書橫過來，唸女東家用又大又清楚的字母寫在書緣上的句子：

“但願我能知道這個答案，那一切將會顯得多麼的不同……”

女僕笑了起來：

“鸚鵡到底是瘋了，還是沒有瘋？”

“把書放回裏面吧！去，去幹活！這是女東家的書，別人不能看的。”

“喂，是若奧先生的夫人嗎？身體怎麼樣，夫人？是的……是我……是這麼回事，我想告訴您，您丈夫不回家吃午飯，他陪一個顧客去埃斯托利爾試車了。這筆買賣來得很突然，他沒有時間打電話給您，就請我代打。很可能也不回家吃晚飯，但現在我們還不能肯定。您需要辦什麼事嗎？如果需要請打電話到車行來吧。夫人，聽從您的吩咐，祝您下午好，再見！”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身體向後靠在椅背上，點燃一支香煙，然後起身向車行門口走去。他出了門，慢吞吞地上好鎖，又穿過馬路，跨進啤酒廳。

空腹喝下兩三杯冰鎮白葡萄酒足以使一個人感到渾身舒坦，對生活充滿自信。空腹喝下兩三杯冰鎮白葡萄酒確實足以使一個人感到高人一等，這是一種愜意、快樂、自以為絕對聰明的高人一等的感覺。

不論是他還是她都還年輕，大約二十三歲。他們結婚才兩天，正在度蜜月，但是兩人卻盡可能擺出一副瀟灑的神情，因為只有女傭人和小資產階級市民才度蜜月，而有學識的人是不屑遵守這種習俗的。兩個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自己，避免提到自己的新婚姻狀態。

“我們到茅屋餐廳來吃午飯這主意真不錯。”

“我也說不上，我更喜歡卡爾卡維洛斯^①的水仙花餐廳。”

“那麼今天為什麼我們不去那裏呢？”

“因為今天我不願看那些美少年和女合唱隊員的演出，還

① 位於里斯本和埃斯托利爾之間的一個小城。——譯註。

有那些小老頭和被保護的姑娘。此外，那些十八歲的蠢貨炫耀身材的樣子我已受不了。在這兒吃得更舒服些。”

“我喜歡坐在卡爾卡維洛斯的一個遮陽篷下，觀察週圍的人們，試着通過他們的服裝、談吐和舉止來猜測他們是些什麼人和幹什麼的。”

“在這兒跟在卡爾卡維洛斯一樣可以這樣做。”

男青年呼喚着侍者：

“到底什麼時候才給上龍蝦啊？似乎你們還不瞭解我，我討厭等菜，下回我可要到別處去了。”

侍者解釋說一切都是現做的，一切都需要花費時間，正是因為他們瞭解尊敬的先生，才不敢斗膽馬馬虎虎做盤龍蝦端上桌。老闆已經到廚房去關照要特別地當心，因為點菜的是一個會品菜的老主顧。

當侍者面帶笑容退到裏邊去時，男青年點燃一支香煙，解釋說：

“有一次我到這裏吃飯，他們上了一盆咖喱醬，根本没法吃，我大吵大鬧了一場，現在他們見我怕了。”

出現了片刻沉默。兩人都在找話題，找隨便一個什麼話題，以便恢復他們所希望的自然不拘的交談。

“我敢打賭，那兩個人在慶賀他們的銀婚。瞧他們吃飯的樣子，既不說話，也不互相看看。”

男青年轉過身，打量姑娘指的那張桌子。

“男的有一個代營代管事務所，女的整天待在家裏，看藍

皮小說^①。”

“還聽小說連播。”

兩人臉上都露出了笑容。他們能判斷在週圍吃飯的人們的婚姻狀況和社會地位，這一點使他們意識到自己高人一等，而這種意識令人舒適而愉快。

“在那裏的兩個人開了一家汽水廠。”

“不，不。男的是醫生，女的是奧利維拉德阿澤梅斯^②一個鞋廠老闆的女兒。”

“鬼念頭！我敢打賭，他們有一家汽水廠。”

姑娘彷彿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打斷話題，問：

“我們什麼時候請你的父母上家裏吃晚飯？”

“這幾天不行，父親忙極了，他正在設法把旁邊的店鋪轉租到手，好開一個快餐店。”

“什麼等級的？”

“高級的，類似野餐飯店^③那樣的，在阿列依羅還沒有這樣的餐館。”

“羅馬大街^④有一家。”

“不感興趣。”

“爲什麼？”

“因爲不感興趣。瞧這會兒走進來的人……”

一位中年婦女走進餐廳，邊上是一個又高又瘦、年紀輕

① 指有大團圓結尾的愛情小說，也稱玫瑰小說。——譯註。

② 波爾圖附近的一城市。——譯註。

③ 里斯本的一家高級餐館名。——譯註。

④ 羅馬大街後阿列依羅區。——譯註。

輕的小夥子。中年婦女穿着一件精美考究的裘皮大衣，看得出她以前是個美人兒，如今，她的身子雖然沒有發胖，但是歲月使她動作遲鈍。她的頭髮染成金黃帶紅，皮膚微微發亮。小夥子穿着一件釘有鍍銀鈕釦的黑大衣，褲子是灰色的。他們在餐廳中央停步，環視四週尋找座位，最後選中了一張小小的、隱在窗洞裏的桌子。他們邁着碎步穿過大廳，兩眼朝旁邊斜視，彷彿意識到自己正成爲所有人觀望和議論的目標。

“母親和兒子。”姑娘說。

“我不相信。”

“上帝啊，你可別告訴我是另外的關係……”

“我不能肯定。你注意到女的是怎麼看男的嗎？”

“沒有。”

“她看他時的神態就像對方是一條珍珠項鏈，或者任何一件類似的東西。”

姑娘樂了：

“你的念頭真怪……”

“說正經的，看現在……快點！”

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在桌旁坐下，又高又瘦的小夥子等她坐定後，繞過桌子，在另一邊坐下，背對着大海。

“我敢打賭，他們會吃烤鱒魚。”男青年說。

“還有海扇米飯。”姑娘接着說。

“接下來，誰知道，也許吃龍蝦。”

剛才爲他們服務的那個老年侍者向剛進餐廳的那一對男女的桌子走去，把菜單遞給又高又瘦的小夥子，他傳給了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女人說了句什麼話，把菜單還給小夥子。小

夥子一聲不吭，對着菜單看了幾秒鐘，接着他跟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商量，又向侍者吩咐了幾句。侍者手裏拿着菜單，笑嘻嘻地走開了。

“我真想看看我們說的是否有道理。”姑娘的眼睛盯着那張桌子說。

“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一個年輕的侍者端着一張托盤走過來，另一個托着一個醬汁盆緊跟在後面。後者一言不發地把半個龍蝦放在姑娘的盤子裏，然後繞過桌子，給男青年上菜。年輕的侍者拿起醬汁盆跟着給他們澆上了一種黃色的濃汁。

男青年在吃之前，等着姑娘先動刀叉。

“老太婆在喝苦艾酒。”

“她人並不老。”姑娘說。

“她至少有六十歲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別胡說了，她連五十歲都沒有。再說如今六十歲也不算老。”

男青年笑了，神情就像是瞭解到了一個隱私。他笑着說：

“有一些人從來不顯老，另一些人才二十歲就到了更年期。”

“胡說八道！”

“很清楚，那一個正處在這一階段。”

“你怎麼知道的？”

“看她的年紀和她的神態。”

“如果我到了你說的那個更年期，你還跟我出來吃飯嗎？”

男青年沒有回答。把這事跟自己聯係起來使他感到掃興，

他假裝沒有聽到提問，繼續說：

“我起來上那兒轉一圈，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好主意，你假裝到裏面去。”

“我没有必要裝假。那個蠢貨跑堂忘了拿酒來，我去找他，半路上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男青年不再說話，站起身繞過一張張桌子，向酒櫃走去。他向一個侍者說了些什麼，然後往回走，又兜了一個大圈，經過了穿裘皮大衣的女人的桌子。

他笑容滿面地走回來，坐下。

“有道理的是我。說實話，老女人的那張臉也不像是男的媽。你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嗎？說這會兒的大海是美麗的，人在大海邊上感到自己渺小，就像蒼蠅處在大象的世界裏。”

姑娘笑了。

“是誰說的？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男的回答說關鍵的是蒼蠅不能感到孤單。”

兩個人都笑了：

“我敢打賭，這是在求愛。”

“絕不是求愛，這是一筆買賣。”

“是你自己先說的。你又不認識他們，怎麼能說是一筆買賣呢？”

“當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說關鍵的是一個人不能感到孤單時，這是討好的信號；但是當一個年輕小夥子向一個老太婆討好時，便是因為買賣而討好。”

“可能他們是合夥人。”

“即使現在不是，將來也會是的。”

曾給穿裘皮大衣女人的桌子送菜單的老年侍者端着一個托盤走過去，盤裏有一隻切成兩半的龍蝦。跟在後面的一個年輕侍者給他們倒上了黃汁。

穿裘皮大衣的女人開始小口小口地叉着吃，當女人們沒有胃口或者裝作不餓時就是這種吃法。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則大口大口地吃。每一叉都是滿滿的，每一塊龍蝦肉都被蘸上了黃汁。他的嘴巴在咀嚼龍蝦肉時，雙手還在大塊大塊的麵包上塗牛油。

穿裘皮大衣的女人沒有把目光從他身上挪開。只要他一停下不吃，她就說上句什麼，然後將身體前傾，好把對方的答話一字不落地聽到耳中。

“我不知道是女的有求於男的還是男的有求於女的。”

“是男的在向女的討好。”男青年說。

“是女的在向男的討好，”姑娘說，“你為什麼不再去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呢？”

男青年站起身，又向酒櫃走去。他故意繞到穿裘皮大衣的女人的桌子邊上，回來時又走同一路綫，盡可能地慢慢走。

“當我去那兒時，聽到男的說‘現在的姑娘們毫無味道，輕浮、不自重，沒有什麼能繫住一個男人’。當我回來時，女的說‘到了一定年齡後，女人的麻煩是不能再生育孩子，她們也就感到自己毫無用處’。我最後聽到的一句話是男的說的，他說認識她才這麼點時間，但在她身邊卻感到已經認識她多年了。”

不論是男青年還是姑娘都笑了，兩個人同時叫了起來：

“我不是對你說了嗎？”

酒的效力正在消失，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話語使他倆感到親近。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瀟灑大方，忘記了蜜月是屬於女傭和小資產階級市民的。男青年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姑娘的手。

彷彿爲了感謝這突如其來的親昵感，兩人本能地朝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坐的那張桌子望去，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剛剛握住女人的手，並以一種不可抑制的柔情親吻了一下。

“正在加熱。”姑娘說，沒有放開丈夫的手。

“今天會點着火的。”丈夫邊說邊站起身，同時幫助妻子起身，“我們走吧，時候不早了。”

一輛吉普車從埃斯托利爾開來。通常，只有在天黑後，風化警察^①才會去注意卡爾卡維洛斯停車場上的小汽車裏面的動靜。那一天警察當局的官員們也沒有破例。他們把車停在卡爾卡維洛斯消磨時間，因爲他們從埃斯托利爾趕來時動作迅速，可以有時間休息一會兒。停車場上只有兩輛小汽車，吉普車開進車場停在邊上，從那兒伸展出一條通向海灘的坡道。

級別高的警官走出吉普車，伸了個懶腰。另一個在一路上開車的警官伏在方向盤上，雙手交叉托住下巴，望着大海。

“明天去看球嗎？”

“我要值班。”

級別高的警官點燃一支煙，胳膊肘撐在吉普車的車蓋上，向大海眺望。

^① 是當時葡萄牙的一種警察，專門注意、監督人們在暗處的行爲是否越軌。——譯註。

幾分鐘內誰也沒有出聲，最後，級別高的警官開了口：

“有時，當有月光時，我真想帶個小妞上這兒來。”

吉普車內一陣聲響。級別低的警官舉起雙臂，盡可能地張開嘴巴，以驅趕睡意，並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接着，他慢慢地抬起腿，跳到地上。

“我要是能夠，就帶兩個來。”

“我真不懂，既然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是警察局掛了號的，為什麼還要到這兒來。”

級別低的警官用指甲尖從牙縫中剔出了午飯時留下的一絲鱈魚，魚絲黏在指甲上，他把手指舉到眼前看了看，又往褲子上擦了擦。

“您哪點弄不懂？”

“我弄不懂為什麼還有人帶着小妞上這兒來，人人都知道我們總是在這條路上巡邏。”

“您以為生活會因為當局的緣故而停止嗎？這好比用警察來嚇唬大風，先生！”

級別高的警官將雙手插進褲袋，看着同事。

“你成了詩人還是怎麼的？”

“我什麼也不是。您想過在漲潮的時候到海灘上去，如果海浪不後退就用機槍威脅嗎？”

級別高的警官用右手搔搔耳朵，繼續看着同事，似在思索。他張開嘴巴想說話，但沒有說出口。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向通向海灘餐廳的坡道走去。

從坡道的上方，兩人同時看到一輛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正停在下面的餐廳旁邊。

“兩個麻雀^①。”級別高的警官說。

“讓他們去享樂吧！”另一個說。

警官們把手插在褲袋裏，沿着坡道往下走。經過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時，他們故意把目光移向大海。只是在過去後，他們才重新交談起來。

“看到那小夥子吻老太婆了嗎？”

級別低的警官點點頭表示看到了，又聳聳肩膀。

兩人頭也不回走進餐廳，來到櫃臺前。級別高的警官解開襯釦，又拉拉領帶結，想鬆鬆脖子。

“老闆在嗎？”

侍者解釋說老闆不在，到奧埃拉斯的市政府申請一項執照去了。

“好吧，來兩杯啤酒，要冰鎮的。”

級別低的警官把雙手放在櫃臺上，察看着指甲。當侍者把啤酒送來時，兩人端起杯子，背靠着櫃臺，一邊眺望大海，一邊大口大口地喝着清涼沁心的啤酒。

“老太婆有一件皮大衣，價值足足六個月的工資呢！”

級別低的警官舉起左手，似乎想遮住陽光，並開始在空中察看指甲。

“大衣不是小夥子給她的。”

“當然不是。小夥子給她的是另外的東西。”

他們繼續喝啤酒，喝完後，轉過身把杯子放在櫃臺上。級別低的警官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錢夾，但是另一個用手拉住了

^① 警察稱他們的受害者為麻雀。——譯註。

他的胳膊。

“不，今天我付錢。你去看看那場電影結束了沒有，我們該走了。”

級別低的警官扣好大衣鈕釦，向餐廳和停車場之間的木柵欄走去。快走近時，他吹起了口哨。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還停在那裏。車裏，一個穿裘皮大衣的女人正注視着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根據所看到的判斷，小夥子一定是高個，膚色微黑。

小夥子面對大海，警官看到他的嘴唇在有節奏地、連貫地翻動，似乎在背誦詩篇。

這一切都是警官在一瞬間瞥見的。然後，他背着雙手向大海眺望。

級別高的警官繞過木柵欄走來，他在把領帶結拉緊，帽子則被推在腦後。

“麻雀們還沒走。”

“對於女的來說，這該不是第一顆玉米粒了吧！”

兩個警官的目光一直朝着大海。他們經過小轎車，沿着坡道向上走去。他們慢吞吞地來到吉普車前，級別高的警官繞過車頭，從沒有方向盤的那一邊上了車。

他坐定以後，自言自語地高聲：

“用警察嚇唬大風……用機槍威脅海浪……”

級別低的警官推上了第一擋排擋。當吉普車啓動時，他沒有轉臉看旁座便問：

“您在說什麼？”

級別高的警官也沒有轉臉就回答說：

“我在說因為我明天不值班，所以看球去。”

從埃斯托利爾開往里斯本的車在經過達豐多^①時，總要加速，因為有時候會聞到污水的臭味。只有戀人們不加速，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臭味。不加速的還有跟在交通警察的摩托車後面開車的司機們。

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在駛入開始聞到臭味的拐角時，加快了行車速度。

“喂，是瑪麗婭嗎？瓦拉達斯去過電話嗎？”

“剛來過，太太。我說太太不在家，他讓我告訴太太他不回來吃晚飯，也不回家睡覺。他吩咐車子來取他的小箱子和東西，爲了稱軟木的事，他得去阿連特如^②。”

“好吧，瑪麗婭，你把所有的東西都裝在箱子裏，別忘了牙刷。再把我的黑羊毛連衣裙準備好，放在牀上。過一個小時我到家洗澡換裝。”

女僕掛上電話，向廚房跑去。慣性使她一下子衝到了門裏邊，她抓住門框才收住腳。

“鸚鵡要換衣服了，她剛來電話說的，要洗澡換衣服！我早就跟你說晚上她可能要出去。現在她肯定要出去，我敢打賭就是跟我們在窗口看到的那個馬屁精一起出去，我拿一個月的工資打賭。”

廚娘默默地聽女僕說話，沒有打斷她。女僕一說完就合

① 里斯本郊外一地名，那兒有下水道出口處。——譯註。

② 葡萄牙的一個地區，產軟木。——譯註。

上了嘴巴，等着聽到一點兒評論。但廚娘仍然默不作聲，只顧擺弄手中的大鍋。

看到廚娘不吭聲，女僕火了：

“喂，老婆子，你好像把舌頭吞到肚子裏了！人家跑過來告訴你這樣一件怪事，你卻一聲不吭，好像鸚鵡天天出門似的。我來這裏後還是頭一回發生這樣的事，你卻一聲不吭。”

女僕頓住話頭等着廚娘開腔，但她看到廚娘仍然只顧擺弄鍋子，便走出廚房，“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在車行的盡頭有一張人造革沙發和兩把椅子，沙發前面是一張茶几，上面放着一些汽車雜誌的汽車價目表。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在沙發上坐下，把腿攔在茶几上，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黑色的長煙嘴，把一支香煙塞進煙嘴頭，又用一隻鍍黃的褐山牌打火機把煙點着，身子向後一靠，這才開口說：

“好吧，若奧，把經過的情況說一說。”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神情木然，開始回答：

“我們去埃斯托利爾吃了午飯。”

“得了，得了，我想知道的並不是這個。我感興趣的是車子推銷了沒有。”

“我還不知道。”

“在埃斯托利爾逛了一整天後，你居然還不知道車子是否已推銷成功？”

“我不知道。”

“聽着，若奧，生活只幫助那些爲它拼命的人。你很清楚。這種車子難以推銷，正因爲如此我們把你的傭金定爲八康托，

你以為這樣的機會很多嗎？”

“如果她不願意買車子，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強迫她愛上車子，夥計，強迫她愛上車子！你說話的樣子彷彿我們是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其實，這是輛好車，是筆好買賣，要不是價錢貴的話，車行裏早沒貨了。你們準備上什麼地方吃晚飯？”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你不是幹推銷員的料子。一個優秀的推銷員應該顧到一切，知道一切，想到一切。”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把雙手向前攤開察看着，好像因為這雙手還在，因為沒有把它們遺落在埃斯托利爾而感到驚訝。

“一是要推銷車子，二是要跟老太婆談戀愛。”

“跟老太婆談戀愛？誰讓你跟老太婆談戀愛了？”

“先生您心裏很明白，您派我去推銷车子是因為您以為我會玩弄跟老太婆談戀愛的把戲。”

“一個優秀的推銷員所玩弄的唯一把戲就是推銷。你要嗎是推銷員，要嗎不是。你想當推銷員就得設法推銷车子。如果你不用跟老太婆談戀愛就能把车子推銷掉，那就別跟她談。如果必須跟老太婆談戀愛，那就去談，重要的是推銷成功。再說，她根本不是老太婆，我也根本沒有吩咐你去跟她談戀愛。我絕不允許你把這種事情扯進來，我不是拉皮條的，我是推銷商。”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繼續看着雙手，彷彿是第一次看到它們，彷彿因為在自己的口袋裏找到了它們而感到驚訝。

“這一切說得很動聽，但是必須跟老太婆談戀愛的人是

我。”

“我已經對你說了，誰也沒有讓你去跟老太婆談戀愛。真見鬼……你還這麼想。你要談戀愛跟我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的事，我所感興趣的只是把車子推銷掉。說什麼你必須跟老太婆談戀愛，那麼，這八康托的傭金是誰拿的？是我嗎？”

不等對方回答，穿灰羊皮鞋的男子起身向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跨了一步，用手勾住他的肩膀，跟他一起向車行門口走去。

“你馬上就要有一個孩子了，若奧。想想這些吧，夥計。想想接生要錢，買奶粉要錢，請醫生要錢，夥計，這些才是生活中的要緊事。其餘都是有錢人的詩意。不論是你還是我都不是有錢人，我們是幹活的。夥計，幹活並不難為情，幹活是生活的法則！”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放軟了說話的口氣，彷彿是做父親的在說話。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煙，遞給又高又瘦的小夥子。

“我像你這般年紀時是個窮光蛋，若奧。我經常沒有飯吃，甚至在大街的長櫬上睡覺。”

他突然面帶微笑，彷彿記起了昔日一件動人的事情。他直視着又高又瘦的小夥子，說：

“有時候我真懷念那些日子，你相信嗎？”

彷彿要擺脫一個誘人的念頭，他改變了說話的口氣：

“生活改變了很多。現在有電視機、電影院、電冰箱。誰要是沒有電視機和電冰箱就不是男子漢。我們的太太要這些東西，她們幾乎從來不知道掙錢的難處，這在你我是一樣的，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都一樣。所以我對你說必須幹活，幹活不

會使任何人感到難為情，再說，這也不是什麼談戀愛，而是謀生。”

兩個人停在車行前的馬路上，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繼續說：

“想想我對你說的話吧！生活是一場戰爭，你以為在戰場上，士兵們會停下來往後看，詢問指揮官是否有權力殺死敵人嗎？在戰場上，就跟在生活裏一樣，要向前衝，若奧。想想這點吧，夥計，要記住我們中的每一人都是一個在保衛兒女、口糧和家庭的士兵。”

兩人正想穿過馬路，一個中年神甫來到了他們的身旁。神甫手上拿着一隻黑色的夾子，胳膊下夾着一張《民衆日報》。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一把摟住了神甫，那神情就像是邂逅了一位老朋友。

“終於看到您了，院長先生。我一直向人問起您。怎麼樣，近來忙嗎？”

神甫笑了。

“如果我是汽車推銷商，也會有時間逛咖啡廳的，但是說真的，我一點兒空也沒有。”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一直滿面笑容，他低聲問：

“大人認識我的這位店員嗎？”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與神甫握了握手，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抓住小夥子的胳膊轉向神甫，彷彿在揭露一件小隱私，彷彿在訴說獨子的一個淘氣行爲，用一種親昵的語氣繼續說道：

“小夥子今天陷入危機了。我正在跟他說對付危機的最好辦法是幹活。他快要有一個孩子了，他的生活不容易。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是容易的。”

他轉向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從口袋裏掏出錢夾：

“好吧，若奧，這一切會好的，對不對？我的朋友需要今天的開支錢，去幹那件小活吧，夥計，別太當真了。現在回家去看看妻子，要有麻煩就給我來電話，我在咖啡廳。”

他從錢夾裏抽出一張一千埃斯庫多的紙幣，交給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小夥子一聲不吭，也不看一眼，就把錢揣進口袋。

“走吧，若奧，回家去，讓妻子吻一下就好了。”

神甫幫腔說：

“沒有一個人沒有危機，連我主基督也遭過難。我的朋友，明天你就會看到自己有更多的勇氣面對生活。”

又高又瘦的小夥子握了握神甫的手，又對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笑了笑。他默默地穿過馬路，步入對面的人流之中。

神甫和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用目光尾隨着他越走越遠。他倆笑容可掬，感到彼此間產生了一種親密的感情，因為他們的年齡相仿，都見多識廣，都瞭解世人，又都有了一些年紀，能理解青年一代的性格和危機。

神甫首先開了口：

“年輕人的日子不容易啊！”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笑呵呵地接着說：

“口袋裏有了一張一千的鈔票總是更容易些。”

瘦削的歌女剛唱完歌。她稍等了片刻，欲等出於禮貌而響起的掌聲停止後回到角落裏自己的桌子邊。顧客們重新拾

起被法多^①歌聲打斷的話頭，正好接着歌女開始唱時談到的地方。

大廳深處的一對戀人一直在悄聲交談，似乎週圍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乎沒有人唱過歌。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在法多歌手的桌前坐下，要了一杯燒酒。他是那種即使已經沒有歌喉、也沒有願望，然而仍堅持要唱歌的人；是那種儘管脊彎背駝，仍然要把法多象徵者的責任重擔攬在肩上的人。

在靠近廚房門的大桌子旁，坐在上座的一位服飾格外講究的漢子大聲笑了起來，在座的其他人都安靜下來，想聽聽他——該由他付賬——要說些什麼。

“如今在里斯本越唱越差勁了。以前還有把握會碰到一個或兩個有才能的姑娘，現在根本碰不到了。要不是看在那老人的面上，真不值得到這種酒館來。”

所有的人都贊同這番話，其中有一個表示了特別的同感，因為他是一個伯爵的外甥，自然有責任熟知法多和法多歌手。一個身材高挑的貴婦人——一個邊玩紙牌邊說別人壞話的婦人，一個因為自己是某個階級的象徵，每時每刻都坦然自若，跟笨蛋們打趣，讓聰明人取樂，使滿桌人榮幸的婦人開口說：

“我讚賞你們的耐心。我認為這種地方只能偶爾來幾次，盡可能地少來，並且只能結伴而來。”

服飾講究的漢子笑了。

“這自有它的樂趣，但對我來說，更有趣的是獨自一個人來，因為我可以坐在法多歌手的旁邊，引她們說話。你們真

① 是指葡萄牙的一種民歌。——譯註。

想象不出這是多麼的有趣。我跟她們一大幫人都很熟，我瞭解她們的全部生活，知道她們跟誰住在一起，跟誰睡覺，知道她們花多少錢買衣服，有幾個孩子。我接連幾個小時跟她們聊天。”

伯爵的外甥拿起一杯白葡萄酒。他伸出兩腿，翹起椅子的前腿把身體重心壓在椅子的後腿上。他贊同說：

“言之有理，這是世上最有趣的事，你們根本無法想象。這些小姐中的大部份渴望跟我們交往，認為這很帥。他們過後可以互相誇耀說跟這位或者那位先生一起用過午餐了。跟她們談得投機是世上最有趣的事。”

服飾格外講究的漢子說：

“她們所有的人都奢望成為阿瑪麗婭，但她們的着眼點不在於嗓音。她們盼望的是跨入上流社會，死死地抓住我們。我保證只要能去一次帕拉達，她們什麼都肯幹。”

另一位先生坐在兩個穿着黑禮服、頭髮梳得溜光的婦人中間，他開始說話，把雙擊顫音稍微發重了一點，但並不過份。

“最有趣的是她們知道所有上流人物的名字，她們談論起瑪麗斯卡、露露和梅卡斯時，就像提到老朋友似的。她們知道我們有幾個孩子，在哪兒上學，我們妻子的衣服值多少錢，全都知道。我敢打賭，她們知道這張桌上所有人的名字。”

身材高挑的貴婦人笑了。

“這是極其自然的，都在她們的紙上寫着呢。要是我是個男子，我也去引她們說話，但是我認為過份的事就是過份，一年來兩三次是最合適的。不過，他們當真相信阿瑪麗婭已經

跨入上流社會了嗎？”

“相信極了，這也是她們所有人的希望。”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這種地方總是客滿。這些人哪來的錢老是上這兒？對於我來說，哪怕再想，也不能……”

“不知道。我對這個問題也是想了又想，如今有些錢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你們根本想象不到世界上的錢有多少！”

“這些錢在誰的手裏呢？”

“不認識的人，沒人知道他們是誰。現在這種日子，五點光景，你到‘侯爵’^①或者‘帝國’去看看，一大幫穿裘皮大衣和狐皮外套的人坐在桌邊，真叫人難以相信。只要看看那個穿貂皮的……”

全桌人都朝他指的角落望去：一個中年婦女穿着一件精美考究的裘皮大衣，笑吟吟地望着對座一個又高又瘦的小夥子在陶製煙灰缸裏掐煙頭。

“阿連特如的。”服飾格外講究的漢子說。

“阿列依羅的。”伯爵的外甥糾正說。

“荒唐！”一個至今未曾開口的婦人說，“阿列依羅什麼時候出過穿貂皮大衣的？”

“這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然你說的也對，但是那一位確是阿列依羅的，模樣像阿列依羅的，看她的鞋子。”

“沒有必要看她的鞋子，只要看她本人就足夠了。”貴婦人說，“不過，那個小夥子是幹什麼的？”

服飾格外講究的漢子笑了起來。

①② 均爲咖啡館和點心店名。——譯註。

****葡語作家叢書**

“根本没必要問……只要看看他本人就明白了。”

大家都笑了。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出小悲劇，內容關於更年期以及伴隨它的一大筆銀行存款。”

貴婦人轉向他說：

“你們這些叫人討厭的男人，說來說去盡是關於更年期的悲劇，我倒想討教一下這是什麼玩意兒。”

服飾格外講究的漢子微微一笑，只是盯着她看，沒有作聲。

貴婦人迅速地移開目光，繼續說：

“這真是世上最有趣的事，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正在下手的拆白黨，你們認為確實如此嗎？”

伯爵的外甥結束了話題：

“爲什麼我們不到你家去打上一局小牌呢？”

大夥兒都支持這個主意。

海水拍打着海灘公路的護牆，大片大片的水沫湧上路面，迫使從埃斯托利爾方向來的車開到逆車道上避水。

吉普車停在桑托·阿馬羅·德奧埃拉斯的海灘邊上，車里有兩個警官在抽煙，爲了避開從門縫裏鑽進來的風，兩人都歪扭着身子。

“什麼時候了？”

“還早着呢。”

級別高的警官彎腰去撿掉地上的香煙。

“要是這會兒就在牀上多好，可惜是異想天開。你想明天

的球賽會精彩嗎？”

“天知道！”

“你能把車掉個頭，讓風從你那兒吹進來嗎？我馬上要感冒了，明天就得躺在牀上了。”

級別低的警官發動馬達，把排擋推在第一檔。吉普車啓動了，慢慢地往前開，兩個警官都伸長脖子觀察是否有車從埃斯托利爾開來，影響他們掉頭。

“掉吧！”級別高的警官說。

吉普車像匹馬似的跳了一下，級別低的警官馬上轉動方向盤，及時拐了彎。

“我說了多少回了，要修修這個離合器，終有一天我們會在路上拋錨的。”

再沒有風打擾級別高的警官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盒巴黎牌煙，用手指在煙盒的上部彈擊，想讓一支煙跳出來，但是沒有成功。他慢慢抽了一支，遞給同事，然後劃了根火柴，用手圍住火苗以免被風吹滅。兩人的身子傾向前去點煙，他們的影子映在吉普車的擋風玻璃上，紅通通的彷彿是用彩色膠卷攝下的魔鬼。

級別低的警官先點着煙，他把身子向後一靠，注視着同事映在擋風玻璃上的影子，仍然紅彤彤的，火柴突然熄滅，影子消失了。

“您從來沒有因為當警察而慚愧嗎？”

“慚愧？為什麼我要慚愧？”

級別低的警官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有時我想，除了罰款什麼也不幹，只因為別

人做了一些事就罰，這麼過一生真是愚蠢。”

級別高的警官斜眼注視着同事，說：

“只有那些寡廉鮮耻的人才受罰。”

“爲什麼帶了一個小姐到卡爾卡維洛斯來觀海就是寡廉鮮耻呢？”

“對於只觀海的人是不干涉的，這點你很清楚。”

“即使如此，有時一想起這事我就感嘆。”

“如果我們不幹，別人也會幹的。”

級別低的警官繼續抽煙，他若有所思地把雙手插進褲袋，嘴巴向前嘜起，直直地叼着煙。

“要是我能找到一個有退休金的工作，就不幹這差事，幹別的了。”

“你去幹什麼？”

“只要一有錢，我就去買一輛二手車，帶上一個小姐到這兒觀海。我真想在星期天跟其他人一起來，用不着隱瞞自己是誰。”

“你現在爲什麼要隱瞞呢？”

“因爲只要他們一知道我是個警察，馬上就轉移話題，談論起其它的事情。沒有人喜歡成爲警察的朋友，誰也不願讓人看見跟警察在一起，人人都這樣。”

“你說話的樣子就好像你不是個人。”

“我不是。”

級別高的警官笑出了聲：

“你不是人？那你是什麼妖怪？”

“我是警察。”

級別高的警察仍然呵呵地笑着。

“警察就不是人嗎？”

“不能同時既當獵物又當獵手。”

一陣越來越近的馬達聲打斷了交談。一輛小汽車從里斯本方向開來，去埃斯托利爾。小汽車經過吉普車時，輪胎發出在濕路面上行駛的“沙沙”聲，把水花濺向四週。

級別高的警官迅速地扭了一下頭，彷彿看到一件意外的東西。

“看見這輛車了嗎？不就是我們下午在卡爾卡維洛斯看到的那兩個麻雀的車嗎？”

“誰知道。對於我來說，所有的車都是一樣的。”

“我敢肯定是這輛車，咱們跟上去，我真想看看是不是他們。”

級別低的警官啓動馬達，吉普車向埃斯托利爾駛去，車燈照耀下的路面如同鏡子一般光亮。

從卡爾卡維洛斯筆直的公路起點，他們看到了路盡頭被跟踪的汽車尾燈，車子快要駛出公路了。車子週圍有些小小的光環，就像有時在下雨天或潮濕的天氣裏圍繞月亮的光環，不過月光環是黃色的。

“能不能再開快點。”

級別低的警官把身子伏在前面的方向盤上，透過擋風玻璃和雨幕觀察着路面。

在三岔口拐入通向埃斯托利爾的公路時，吉普車距離被跟踪的車五十米遠，那是一輛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

級別高的警官用手擦拭面前的擋風玻璃，凝結着水汽的

玻璃上出現了一個圓圈。

他張望了一陣，什麼也沒有看到，便向前傾着身子，用雙手圍成杯狀，以遮住儀表面板上的光亮，因為光亮反射在玻璃上影響了視覺。

“我什麼也看不見，他們的車窗上也有水汽，咱們得超到他們前面去。”

“他們並沒有寡廉鮮耻啊！”

“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我是不是對他倆產生了興趣。”

“為什麼？”

“我跟自己下了一個小小的賭注。如果是他們，明天我去看球就買坐票，如果不是就買站票。”

“那麼您願意是什麼呢？願意是他倆還是不是他倆？”

級別低的警官突然振作起來，大幅度地用手擦拭前面的玻璃。他笑嘻嘻地說：

“咱們開到前面去看。”

兩車相距五十米駛入了埃斯托利爾。經過車站時，吉普車企圖超越美國車，但是從對面方向開過來一輛大汽車，它的車燈光向四週亂照，唯獨不照路面，迫使他們返回了原車道。

又經過了教堂，吉普車還是没能超上去。到達大西洋飯店前面時，美國小轎車突然向右拐去，面對這料想不到的拐彎，吉普車的後輪扭了幾下，也滑入了同一條馬路。

級別低的警官看到美國小汽車在前面停下了，趕忙剎車。美國小汽車向後倒車，車尾對着牆壁停住，吉普車也向後倒車，停在路邊。

兩個警官都向前探出身子，等待美國小轎車裏的乘客露面。

有兩個人影在他們前面慢依着穿越馬路：一個又高又瘦的小夥子攙扶着一個穿裘皮大衣的中年婦女。

級別低的警官笑了：

“明天您要買坐票了。”

“這些麻雀從來也不知道休息，我敢打賭小夥子賺的錢比咱倆多。”

“生活也更舒服。”級別低的警官補充說。

龍達舞廳裏，人們懶洋洋地跳着舞。他們之所以跳舞，因為原本就是打算去那兒跳舞的，既然花了錢，何不利用一下音樂、侍者和第四杯威士忌下肚後引起的舒適感呢？

夏天有很多人去龍達舞廳，對他們來說四杯威士忌酒算不了什麼，但這些人在冬天很少去公共場合。在龍達舞廳待一晚的開銷可不小：來回的汽油，威士忌酒，小費，有時還要請姑娘們吃三明治。

作為補償，冬天在這兒露面的是那些被稱為二流社會的姑娘們，那些一流社會的先生們的情人們，那些身穿法式服裝、口操法語的長腿美女們，以及那些離了婚又結婚的婦人們。所有的這些人一夏天都待在埃斯托利爾，小心翼翼地避免在那些被模倣者原有的瀟灑神態前，顯露出自己模倣來的瀟灑神態。

當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在又高又瘦的小夥子陪同下步入大廳時，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那兒的人是不議論陌生人的，除非他們能首先肯定這些陌生人不是他們應該認識的一流社會中的人物。

穿裘皮大衣的女人穿過大廳，挑了一張桌子坐下，小夥子跟着她，笑嘻嘻地在對面坐下。

侍者走近時他們正在交談。

“若奧，但願你能夠知道，一想起明天一整天都見不着你，我心裏是多麼地難受……”

“不行啊。若按我的心願，我一步也不離開你，我真想抓住你，把你帶到遠遠的地方去，到馬德里去。”

“這麼多年了，沒有人願意帶我到遠遠的地方去……”

“這是你的心理在作怪。我敢肯定你討很多人喜歡，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這樣的福氣。”

“福氣？”

“認識你的福氣呀！如果可能的話，我再也不離開這個地方。”

“爲什麼我們明天不一塊兒出去呢？”

“因爲我要謀生，你知道我並不是有錢人，我必須推銷汽車。”

“我來買車，若奧。”

“我懇求你別再談這件事。要是在今天早上我就賣給你了，可現在不行，會把在我身上發生的這一切弄糟的，好比……好比……我不知道怎麼說，可我知道把車賣給你會使我感到噁心。如果我有錢，早把車送給你了，只要不再聽你說起這件事。”

“如果我買下了這輛車，若奧，我們能夠到一個小旅館裏

去住上兩三天嗎？我隨便找個什麼借口對家裏說。”

“我懇求你別再談車子的事，它使我難堪，沒有人比我更感慚愧了，因為我沒有錢，不能帶你逃跑。我一輩子都感到一種極其可怕的孤獨感，我從來沒有任何親人。現在我認識了你，卻要丟下你去推銷這混蛋車子，否則就要被辭退。我曾經想去波爾圖看看能否在那兒推銷成功，可那兒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伸出手撫摸小夥子的頭髮。

“別着急，若奧，你瞭解我對你的態度，你可以相信一切都會圓滿解決的。”

“怎麼？”

“如果你相信我，答應我不要孩子氣給自己找難堪，明天我來解決一切。”

小夥子拉住穿裘皮大衣的女人的手，吻了一下後，仍然握着不放。後來他鬆了手，在桌子底下把自己的腿伸在穿裘皮大衣的女人的兩腿中間。女人笑容滿面地向前探着身子。

“你還不瞭解你為我所幹的一切，你給了我新的生命，使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女人，還有人要我。我一生中從來沒有一天這麼幸福過。”

“你的丈夫呢？”

“即使你看到他也不會妒嫉的。”

“我會的。”

“毫無道理。在我和我的丈夫之間，已經多年沒有關係了，如果你這麼想就不好了。現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一切？”

“一切。”

“什麼時候？”

“只要你願意。”

“明天。”

“今天，只要你願意。”

“今天我不願意破壞這一切，我要在你的身旁，聽你說話。明天我就要你整個人。”

“我整個都是你的。”

“明天我可以去找你嗎？”

“你知道完全可以。我們來約個時間和地方。你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們單獨相處嗎？”

“沒有，可我能找到。如果上帝保佑，明天我走運把車推銷掉了，我就在中午去找你，如果車子推銷不了，我給你打電話，好嗎？”

“你將看到上帝會保佑你的。”

小夥子察覺到眼下響起的舞曲節奏緩慢，便站起身，抓住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坐的椅子靠背，幫助她起身。

“我跳得很壞，若奧。自結婚以來我就沒跳過舞，我害怕使你難堪……”

小夥子抓住她的手。

“是重新開始跳舞的時候了，別忘了你今天又一次結了婚。”

他們很慢很慢地在大廳裏轉了幾圈。

“我感到太幸福了，若奧，我真害怕是在做夢。當我想到不一會兒我們就要離開這兒，我就要一整夜看不見你時，心

裏很痛苦……我不明白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變化。昨天我還是一個安靜的女人，不幸但是安靜的女人。如果昨天有人說我今天會在這兒跟你跳舞，奉獻自己……同時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要不是你的胳膊圍着我，我早逃跑了。”

“你能答應我決不逃跑嗎？”

把裘皮大衣擱在椅子靠背上的女人抬起臉，微微一笑：

“我答應，若奧。”

小夥子把頭扭向一邊，心想幾年前她一定很漂亮，有時，當她微笑或者正面注視自己時，還可以看到這美貌留下的痕跡。

廚房裏，兩個女傭都在傾聽鑰匙在鎖眼裏轉動的聲音。

“她來了。”女僕說。

“也該回來了。”

“最好是我過去，對她說我很着急，你看呢？”

“去吧。”

女僕打開廚房門，沿着走廊走去，一邊看着大門，以便在門打開時走到門前。

“哎喲，我親愛的太太，我們都急死了，太太，我們正想到各家醫院去打聽呢！還好什麼事也沒出。我們不知道您幹什麼去了，我們曾想跟瓦拉達斯先生打電話，但是又想最好再等一會兒。沒出什麼事吧，太太？”

女僕手裏拿着裘皮大衣，突然停住腳步等候回答。

“瑪麗婭，你想會出什麼事呢？”

“我哪裏知道，太太，已經這麼晚了。太太要我幫忙脫衣

服嗎？”

“不需要，瑪麗婭，我一個人還能脫衣服。你以為我已經很老了，幹不了這些嗎？”

“太太總是扯到年齡上去……我說這話是因為我想太太一定很累了。”

早上第一個打開車行門的都是女清潔工。老闆們通常要到十點才到，而且他們往往就待在咖啡廳裏聊天，交換關於對生意和女人的看法。

如果有顧客上門，女清潔工或者店員就去叫老闆。這一慣例甚至有利於買賣。如果一位顧客來了，店員報給他一個價錢，並說具體的要跟正在咖啡廳的老闆交涉。一般說來，店員能馬上看到顧客的反應，這樣，老闆到場後就能根據店員的暗號，或者維持或者壓低原價。暗號都是事先約定的，顧客無法察覺。

如果顧客是個“小天使”，對所報價格不感到吃驚，店員就問上兩三個問題，用以摸清這個價錢是否比顧客原來打算支付的要低。如果是這麼回事，店員就請他稍候片刻，自己去找老闆，然後神情緊張地回來，再三地請求原諒，說剛才報的價格是另一種車的，還說老闆根本不願離開咖啡廳，因為他不願以這種價格出售。通常，都是顧客到咖啡廳去跟老闆交涉。經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後，考慮到是店員搞錯了價格，要嗎是老闆以照顧的名義把顧客想要的車按原報價格賣給他，但扣下收音機和取暖器，要嗎對方再多付兩三千埃斯庫多。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坐在咖啡廳的一張桌子上，已經跟一

個想要賣收音機給他的推銷員爭了半個小時了。

“我已經對您說了，我花一半錢買到了一個同樣的收音機。”

“不可能。我知道自己該得多少傭金，除了這部份，我全讓您了，誰也不可能會讓得比這更多。”

“我有一個朋友讓了我百分之三十五。”

“那收音機不是新的。”

“嶄新嶄新的，我自己去店裏挑的。”

“我想知道這人是誰，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您是說我在說謊嗎？”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我只說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搞錯了或者有什麼其它原因。”

這時，一個侍者走近桌子，在穿灰羊皮鞋的男子耳邊低語了幾句。男子站起身，向收音機推銷員說了聲“對不起”，便走出了咖啡廳。推銷員不動聲色地坐了一會兒，看着人影消失，然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打開。皮夾裏有兩個五埃斯庫多和三個一埃斯庫多的硬幣，他取出所有的一埃斯庫多的硬幣，小心翼翼地把它們一個一個疊在桌上。

他彷彿想起了一件事，把手插進口袋，掏出一條髒手帕。接着又伸進去，掏出一枚五十分的硬幣，塞進皮夾，跟兩個五埃斯庫多放在一起。

桌上有好幾張紙，是收音機的貨目表和價格表。神情始終不變的收音機推銷員慢慢地理好紙頁，裝進地上椅子旁邊的一個黑色人造革公文包。他起身拎起公文包向門口走去，身子向右傾斜，似乎黑公文包很重很重，超過了一個中年男子

所能擔負的重量。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接過女清潔工遞給他的信，仔細地察看信封。他把信封翻過來，但是上面沒有發信人的地址。

“誰交給你的？”

“我看是個女傭人。她說交給老闆。”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企圖挑開信封而不撕破它，但是沒有如願，他只好用小指頭的指甲挑破了信封的上部。

他先取出一張支票，一看頓時滿臉生輝，綻開了笑容。他把支票裝進口袋，看起附信：瓦拉達斯先生的夫人寄上一張支票，面額與昨天向她介紹的轎車價格相同。她請求給予照顧，在早上辦妥一切手續，使她下午能夠用車。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唸完便條後，手上拿着它將目光投向地面，沉思了片刻。接着他穿過車行，抓起話筒，撥了個號碼。

“喂，是你嗎，若奧？我正是這樣估計的，沒什麼要緊的，隨你什麼時候來上班。告訴我，你跟她約了今天在哪兒見面嗎？沒有？你說過什麼時候給她掛電話嗎？沒有？夥計，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若奧，勞駕你在家裏給她掛個電話，約她下午碰頭，盡可能晚些吧，是的，六點左右。如果她問起什麼事情，你就說還沒來過車行。你的太太出去了嗎？好極了，馬上給她掛電話，然後再給這兒來個電話說一下結果。”

掛斷電話後，穿灰羊皮鞋的男子開始從車行的這頭踱到那一頭。他時不時地微笑着，還看看電話。

當他正把一支香煙塞進長煙嘴裏時，電話鈴響了。

“是我，說吧，若奧……都約好了嗎？好極了！她跟你說起車子的事嗎？沒有？別着急，夥計，幹任何事都需要花時間。我在這兒等你。”

他把聽筒放好，招呼女清潔工。

“你什麼時候離開這裏？”

“今天是大掃除的日子，我要晚走，也許十二點左右吧！”

“好極了，你可以幫我一個忙。”

“那自然。”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走出車行，向右拐，走過兩條街後進入一個小雜鋪，要了一隻信封，跟瓦拉達斯先生的太太用的一樣。他小心翼翼地將支票和附信裝入新信封，揣進口袋，吹着口哨走出鋪子。

他回到車行，在桌前坐下，從口袋裏取出一本支票簿。他仔細地填寫了一張支票，放入錢夾，接着呼喚女清潔工。

“我請你幫一個小忙，瑪麗婭。”

“不管是大是小，老闆，我聽從你的吩咐。”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從口袋裏拿出在小鋪子裏買的信封給女清潔工看。

“我把這封信放在我寫字臺上的吸墨器下面。我這就去啤酒廳。若奧先生到達時，你讓他來找我，但是別提信的事。等我們倆回車行時，你一看到我們穿過馬路，就從桌上拿起信來給我們，說是在若奧先生到咖啡廳去後有人送來的。明白了嗎？”

“明白了，先生，辦這事不用費力。”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從口袋裏摸出二十埃斯庫多，笑嘻嘻

地遞給女工。

“拿着吧，給你女兒買樣東西。”

他吹着口哨離開車行，向啤酒廳走去。

“好極了，若奧！昨晚上玩得挺痛快吧，浪蕩先生……坐下，夥計，想喝點什麼？”

“一杯啤酒，不……還是一杯咖啡吧。”

“一杯咖啡。那麼夥計，把事情說一說，車子推銷掉沒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對這一切都膩透了，一直膩到頭髮根，我不能再幹了，我為自己感到羞愧，愧對我老婆說話，愧……”

“那掙錢呢？也感到羞愧嗎？”

“這不是掙錢，這是……是……”

“是什麼呢，夥計？不知道回答嗎？我來告訴你吧：是交易，我的朋友，是當今世上的一筆小交易，這筆交易讓你掙錢買鱈魚、付房租、付裁縫的工錢，還買香煙。你以為財富是怎麼來的？靠寫詩嗎？不，若奧，不，我的朋友，靠寫詩是不能創造財富的。凡事都有頭，萬事開頭難，以後，過了幾年，當銀行經理開始向我們問候時，你可以休息了，若奧，甚至可以開始作詩、寫文章，但是在那一天未到之前，要幹活。聽到了嗎，若奧？日日夜夜地幹活，每時每刻地幹活。想不想讓你的兒子將來成爲一個受尊敬的、正直的、有聲望的紳士呢？想的，我們都想，沒有人不這麼想。那麼我的朋友，

如果你這樣想，就設法在銀行裏給他存上一小筆錢，其它的見鬼去吧！這就是我說的。聽着，若奧，我不願意你把我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人，絕不。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的店員沒有受到虐待，我把他們看作是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這麼誇口的。聽着，若奧，我對你進車行以來的工作表示感謝，我向你說這話並不感到羞愧，不。先生，我感謝你，感恩是一種高尚的情感，誰要是不知感恩，還不如死在隨便一個什麼角落裏！我從來不會羞於承認別人的優點，你別以為這是欺人之談，若奧，只有詩人們才說瞎話，我是商人，我的感恩是實在的，具體的，你想看看嗎？”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極其自然地從口袋裏取出錢夾，拿出剛才填好、並簽了名的支票交給小夥子。

“我不知道你的車子推銷成了沒有，我對這不感興趣。如果推銷成了，很好，如果沒有，耐心點。這兒是商定的傭金，你可以去提取。若奧，是七個康托，加上昨天給你的一千埃斯庫多共八個康托。”

小夥子極其感動地從橈子上跳了起來，他攥住老闆的手，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如果車子沒有推銷成呢？”

“耐心點，若奧。”

“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您……真不知道說什麼好……因為我不知道……”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笑嘻嘻地把手搭在小夥子的肩膀上：

“什麼也別說，夥計，什麼也別說，我沒有幹什麼事讓人

這麼謝我。我還可以做得更那個些……如果你願意，可以到父母家裏去住幾天，把這個老太婆忘掉。我來處理剩下的事。”

“可我跟她說了今天一起出去，我們約好下午六點我開車去找她。”

“哪裏？”

“羅馬電影院前面。”

“別着急，若奧，我來處理這一切。我們到車行去吧，看看有什麼該幹的事。”

兩個人穿過馬路，穿灰羊皮鞋的男子仍然把手搭在小夥子的肩上。

他們正要進門，女清潔工拿着一封信走上來。

“有人要把這個交給老闆，人剛走。”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拿起信封察看。他把信封翻過來想看發信人的地址，但是沒有。

“這是搞什麼鬼名堂？……讓我告訴你吧，若奧，是瓦拉達斯先生的太太送來了支票買車！你看見上帝是怎樣感謝一個對手下寬宏大量的人嗎？好極了！我剛把你的傭金支票給你，這兒已經補上了！”

小夥子看了看夾在信封裏的字條，說：

“我永遠忘不了您爲我做的事，在我的一生中，您是第一個以禮待我的人。只是我感到對不起那老太婆，她是因爲我的緣故才買下車子的。我告訴她如果車子推銷不了，我就要被辭退，而她，可憐的人，有點喜歡我。”

“若奧，今天我已經向你表明我是一個嚴肅的人，我希望

“你不會對這點有懷疑吧？”

“恰恰相反。我對您的一切都非常感激，非常感激，非常非常。”

“那好吧，若奧，別忘了我可以做你的父親，聽着我對你說的話：設想你需要一輛小汽車，你最喜歡的車是有四扇門的，設想你走遍了全部商場没能買到一輛稱心如意的車，怎麼辦？你就買了一輛兩扇門的車，不是嗎？好吧，我的朋友，這就是將在老太婆身上發生的事。歸根結底，誰也沒有一絲損失。這是一筆人人受益、無人損失的買賣……相信我對你說的這番話吧！我睡着了也比你醒着時更瞭解生活。”

“那老太婆的問題怎么解決呢？”

“你走吧，把這事交給我，我來解決一切，是君子決不食言。”

女僕走進廚房，在長檯上坐下，兩個胳膊肘支在桌上。

“但願現在就是六點鐘。鸚鵡越來越不像話了，今天幾乎沒出浴室門，我敢打賭，她已經洗了兩回澡了。上午，美容師，下午，修甲匠，不知道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可受不了了，明天還這個樣子我就要發瘋了。更討厭的是她的嘴巴也不停，一整天這個聖女都在唱歌。”

女僕起身模倣女東家的聲音和動作：

把頭靠在我的肩上哭吧，

別離開……

廚娘坐在桌邊，咬了一大口夾火腿黃油的麵包，根本不朝女僕看。女僕突然在屋子中央停下，說：

“喂，老婆子，你什麼時候才能不吃？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人！一直在吃，好像一個餓鬼……你男人死時你拍的照片人瘦瘦的，看現在，都像科利澤烏劇院了，老婆子……”

鈴響了，女僕喊着去了走廊：

“她又叫了！這會兒又有什麼事？”

廚娘繼續吃着，直到女僕回轉來。

“鸚鵡發瘋了，不是發瘋就是喝醉了！你知道這會兒她找我有什麼事？給了我一百埃斯庫多，說要是我樂意就去看電影。她正在穿衣服，還唱歌，就像一隻雲雀。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事……簡直像一個要去上學的小姑娘……笑啊，唱啊。你信嗎？她好像變年輕了。”

春天的里斯本，驟雨數日後往往接着是幾天的太陽。午後，整個城市沐浴在日光之下，這光宛如一條蔚藍色的蓋毯^①從阿列依羅的上空延伸到河面，鑽進商店，鑽進電影院，鑽進人體內。

街上人聲更加嘈雜，人們來往更加匆忙，車輛的玻璃窗打開了，成群結隊的燕子突然改變方向，向路面落去。

乳品店的店主們紛紛走出店門觀看來往的行人，這舉動預告着春天的來臨。

然後，突然間，蔚藍色的蓋毯又開始升高，留下一片似

① 里斯本的天空以蔚藍而出名。——譯註。

光非光的暮色。一陣微風吹起，飄過街角，追逐着行人。所有的人都加快步伐以逃避黑夜的來臨，所有的人都想早點到家，好把暮色的記憶從腦海抹去。

冷不防，在一個小時之前還呈現出塊塊色斑的汽車變成了一個個昏暗的影子，兩邊各有一盞小燈閃爍，氣勢洶洶地駛過街道。

人們在家裏、在咖啡廳裏、在點心店裏等待着夜幕投下一片片黑影，等待着似光非光的暮色徹底消失。

一輛簇新寬敞的美國小汽車慢慢駛近羅馬電影院，司機打開車門，一個保養尚好、臉上沒有皺紋的中年婦女迅速地鑽入車內。

只是坐定以後，她才注意到開車人的鞋子，是一雙灰色的羊皮鞋。

女人突然抬起頭，正視着穿灰羊皮鞋的男子，男子解釋說：

“我的太太，相信小夥子是靠不住的。若奧讓我告訴您他走了，因為……總而言之……我怎麼說呢……兩個人的年齡相差太大了。於是我來了，我早就想認識您，您會看到換個人對您只有好處。”

簇新寬敞的美國小轎車啓動了，駛入羅馬大街，向里斯本中心開去。

穿灰羊皮鞋的男子非常自然地把一隻手從方向盤上挪開，放在女人的膝蓋上，彷彿在撫摸一個嬰孩。

當轎車駛入倫敦廣場時，女人從皮包裏取出一塊手帕，舉到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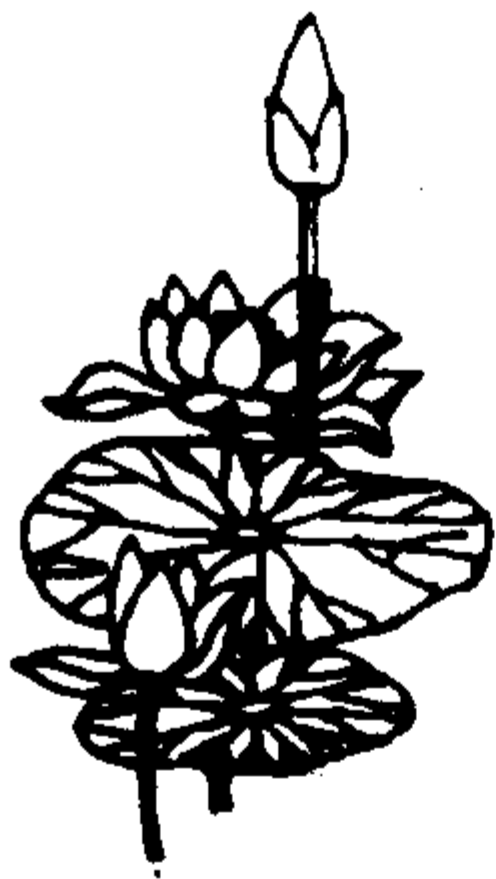
**** 葡語作家叢書**

“別在意，不知爲什麼，落日總使我傷心。”

王鎮瑛譯

1958年12月于米蘭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

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緻。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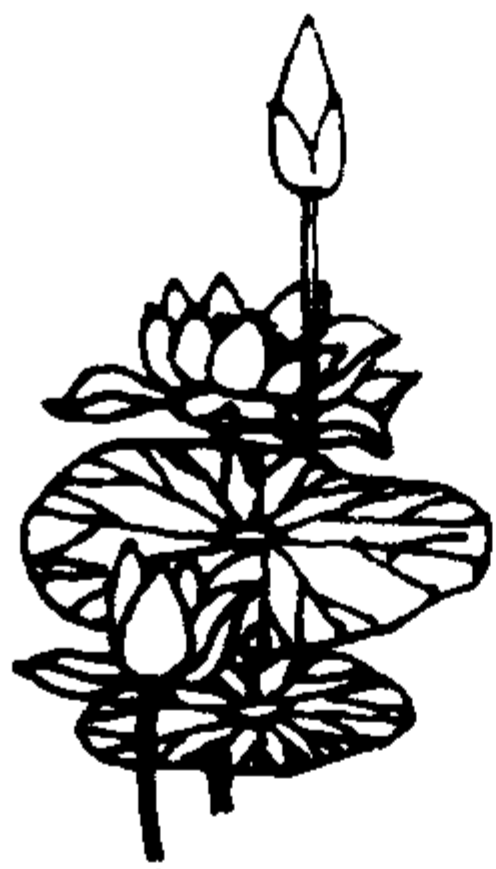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評介： 作家及作品



1. 路易斯·蒙特洛其人

“我曾一直渴望自由地生活，渴望我和我的親人能獲得自由。我曾十分積極地為自由而戰鬥。當自由一旦實現，我便感到已解除了武裝。現在我可以去做我感興趣的事情了。我認為，除非是絕對需要，否則政治鬥爭要比‘純商業利益’更令人所不齒……我沒有一種確切和肯定的意識形態。”

——路易斯·蒙特洛 1987 年會見《首都》
報記者時的談話

如果說產生一部藝術作品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總是重要的話，那麼就路易斯·蒙特洛而言，這種重要性則有增無減，其原因有二：1. 作家在某一特定時期曾努力致力於政治問題。2. 這種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貫穿甚至支撐了其大部份戲劇、小說和新聞作品。

路易斯·因方特·拉塞爾達·德·斯陶·蒙特洛 1926 年 4 月 3 日出生於里斯本。在他出生後不滿兩個月，便發生了導致第一共和國解體和在葡萄牙建立起一種獨裁體制的政變，這一受法西斯啓示而建立的右翼獨裁體制一直維持到 1974 年 4 月 25 日的民主革命才告結束。作為一個貴族出身的婦女和法律教授與外交官阿爾明多·蒙特洛的兒子，路易斯·蒙特洛將要按照嚴酷和一絲不苟的價值觀念受到教育，並在他度過童年的十分貧窮的農業和漁業地區阿蘭德拉接觸到冷峻的社會現實。

由於曾出任過外交部長職務的父親所從事的職業，路易斯·蒙特洛很早就開始關注葡萄牙的政局，尤其是西班牙內戰時期（1936—1939），當時葡萄牙支持佛朗哥將軍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立場，而歐洲許多國家以及美國的無數志願者則參加了西班牙共和國為繼續維護民主理想而進行的鬥爭。

路易斯·蒙特洛十歲時父親出任駐英國大使，這使他有可能瞭解一個民主社會的生活，並對與其一生相系的葡萄牙社會保持着一種遠距離的批判目光，這樣他就成了對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採取中立態度的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中立態度使得國家免受了歐洲大部份地區所遭受到的破壞，但同時又使一種腐朽的和平得以維系，而正是這一腐朽的和平

使獨裁政權延續達數十年之久，阻礙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和巴黎一樣，倫敦一直是作家偏愛的城市之一。1943年，公開坦白自己是親英派的父親被免去大使職務，路易斯·蒙特洛回到了葡萄牙。過了數年，在完成法律學業並經歷了一段短暫和不成功的律師生涯之後，他又重返倫敦居住。在倫敦，路易斯·蒙特洛與一位英國女人結婚、離婚後又復婚。他擅長並從事過多種運動，曾當過賽車手，與幾位著名的二級方程式的車手組隊參加過比賽。賽車和釣魚是他持續時間最久的兩項愛好。

路易斯·蒙特洛熱愛生活，是位極其講究的美食家，並以曼努埃爾·佩德羅薩為筆名，將美食專欄引入葡萄牙，通過這種方式在《阿馬納凱》雜誌上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此後，他仍以筆名在《日報》開辟美食專欄，並且在晚年用真名從歷史角度撰寫有關烹調的文章。

路易斯·蒙特洛的記者生涯不是一成不變的。1977年7月11日，他在《快訊》週刊發表其簡短的自傳中曾以其特有的嘲諷精神這樣寫道：“我想我是九年前進入《里斯本日報》社的。在這家報社，我做了人們讓我所做的一切：從撰寫短小消息到通訊報道，從黏貼電報到撰寫嘲諷評論。在《里斯本日報》社，我只是沒有刷洗過廁所，除此之外我什麼都幹過。”在這家報紙上，他開始發表著名的專欄文章《吉迪尼亞的回憶錄》，假借一個具有尖銳批判精神的小女孩之手筆，在貌似兒童天真無邪的目光掩飾下，對社會種種弊端進行剖視。這些專欄文章經常使新聞檢查官大發其火，他們通過強行刪

***簡語作家叢書

剪使文章面目全非。為了能夠發表以使忠實的讀者讀到這些文章，路易斯·蒙特洛很多次不得不在最後一刻對《吉迪尼亞的回憶錄》加以重寫。

所有認識路易斯·蒙特洛的人均一致認為，他實在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他具有貴族的血緣，愛好高雅，是位並非總能把小說與現實區分開來的講述故事的奇才。路易斯·蒙特洛於1993年逝世之後，他的朋友劇作家路易斯·弗朗西斯科·雷貝洛是這樣描繪他的：“熱愛生活，熱愛由光明與陰影構成的沒有窮盡的生活場景。在文學能使生命放射光芒和得以延續的時候，他對文學產生了興趣，並因此而熱情地投身於文學。後來則又以同樣的熱情遠離了文學。”的確，路易斯·蒙特洛從未過份認真地對待其文學創作活動，多次表示他是在朋友們的鼓動下動手寫作的。此外，路易斯·蒙特洛雖然從事的很多活動與寫作有關，但他卻從不是一位將全部時間投入寫作的作家。除了擔任記者、廣告創意人和從事小說創作之外，他還致力於戲劇活動，不僅是位劇作家，還是把劇作搬上舞臺的人。

1960年，路易斯·蒙特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內容包括《男兒有淚不輕彈》和《阿列依羅的落日》兩部中篇小說。以此為開端，他出版了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劇本等一系列作品。長篇小說《痛苦的晚餐》(1961)是他在倫敦期間創作的，描寫的是50年代里斯本資產階級的生活，問世後立刻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在《痛苦的晚餐》一書問世的數月之前，路易斯·蒙特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劇作《幸有月光》，榮獲了“葡萄牙戲劇

大獎”。利用這筆獎金，他再次前往倫敦，其中的一項工作便是翻譯《痛苦的晚餐》，並在英國、荷蘭和美國出版。路易斯·蒙特洛後來講述了他是在何種情況下創作出《幸有月光》這部劇本的。這一劇本的創作要歸功於畫家尼基亞斯·斯卡皮納基斯，當時他為躲避政治警察而藏匿在路易斯·蒙特洛的一座鄉間別墅，“他把我的生活徹底擾亂了，迫使我不得不寫出這個劇本來！”

就在那個時候，路易斯·蒙特洛因政治原因第一次被捕入獄。“一場誤會。”後來他這樣說道。監獄裏的情景使他產生了創作衝動，路易斯·蒙特洛利用在獄中度過的一個月，創作出了中篇小說《如果這位姑娘名叫庫斯托迪亞》。1967年，因為《聖戰》一書的出版，路易斯·蒙特洛再次被捕入獄，並受到單獨監禁與拷打。

60年代可以算作路易斯·蒙特洛文學創作的一個主要時期，當時政治鎮壓和隨之而來的對藝術、文學以及其它所有表達思想的形式所進行的檢查都十分嚴厲。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路易斯·蒙特洛不僅本人採取了鮮明的反體制的立場，而且這種立場在其文學作品中也顯而易見，並構成其文學作品的一個特點，這種情況至少一直延續到1974年4月25日建立起民主體制之時為止。自此之後，他對葡萄牙社會也從未放棄過嘲諷，儘管他自己認為，就政治而言，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作品都已“解除了武裝”。

40年代，新現實主義運動破土而生。這一文學流派聚集了一批作家，他們堅持揭露社會和經濟的困難處境以及葡萄牙大多數人民所遭受的鎮壓。這一流派初期深受蘇聯社會現

***葡語作家叢書

實主義文學的影響。在此之前，蘇聯社會現實主義文學已在歐洲一些國家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在羅塞利尼等人導演的優秀影片中也能感受到這種影響）引起了反響。新現實主義作家創作的小說世界成為平民出身的農民、工人等人物的舞臺，故事結構相當綫條化，思想觀點的區別十分醒目，有些甚至形成深刻的對立。後來，葡萄牙新現實主義作家也逐漸對與現代藝術形式相關的問題（例如抽象藝術的重要性）進行思考，在巴西藝術和諸如若熱·亞馬多等巴西作家的影響下，其作品一步步地更趨於完善，對社會的批評變得更加含蓄和機敏。

50年代，存在主義（一個包容以人的生存條件為出發點的幾種不同的哲學流派），主要是薩特^①和作家阿爾貝·加繆在法國發展起來的存在主義，在理論和文學觀點上影響了5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和40年代新現實主義佔主導地位時已經開始寫作的葡萄牙小說家們。

在路易斯·蒙特洛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存在主義的某些最重要的題材，例如用悲觀主義的筆調所表達的人在遭到遺棄時的憂傷或是某些諸如痛苦、噁心的極限體驗，儘管它們在葡萄牙文學中最有意義的反響是與社會現實主義的關注彼此交織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路易斯·蒙特洛在其作

① 法國哲學家（1905—1980），同時也是小說家和劇作家。至少對廣大讀者而言，其40年代於戰後形成的思想使其成為最有影響的存在主義者。薩特聲稱“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把其哲學集中在對人的研究上。他維護無神論，對20世紀的人進行了無情的分析，指出這些“注定是自由”的人必須作出抉擇。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中人類感到陌生，於是產生厭倦、絕望、噁心和荒謬等情感，但是生命應該具有人類本身所創造的意義。

品中，把關注社會和政治的新現實主義的特徵與存在主義的特徵結合了起來。存在主義的特徵意味着必須對世界採取一種更加帶有質詢和懷疑的立場，給文學形式的水準帶來了始料不及的後果。還應該指出的是，在《幸有月光》中可以看到約翰·奧斯本和英國先鋒派作家的影響。而在《男兒有淚不輕彈》中，我們已經看到了美國作家厄斯金·考德威爾的嘲諷與對話的特點。

2. 《男兒有淚不輕彈》： 對資產階級世界的批判

這部中篇小說與《阿列依羅的落日》一起出版於1960年，是作家第一部印刷成書的作品。十六年之後，路易斯·蒙特洛回憶說：“我想我最初的兩部中篇小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和《阿列依羅的落日》寫於米蘭。”^①我們知道，路易斯·蒙特洛是在作家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的鼓動下寫出這兩部作品的，這便肯定了如下的事實：即使遠離祖國，路易斯·蒙特洛依然與一批藝術家和作家朋友保持着私人聯繫，並且對葡萄牙的現實狀況十分關注。把意大利和葡萄牙隔開的距離並沒有阻止這兩部中篇小說的故事發生在葡萄牙的首都，並且對50年代末期在薩拉查獨裁統治下的中上資產階級的

^① 每部中篇小說結尾處都說明了寫作或更確切地說是完成的地點和時間。第一部《男兒有淚不輕彈》的註明為“里斯本，1959年9月”，第二部《阿列依羅的落日》為“米蘭，1958年12月”，這使我們認為，第一部中篇的創作始於米蘭，最後完成於里斯本。

典型生活進行了細緻的描寫。

作家並未以中性的態度把對社會的審視呈獻給讀者，而是通過一個我們不知其姓名的男性人物，以一種批判的目光來察覺事實並用語言表達出來。此人彷彿一架用來觀察週圍事物的攝像機，事物、人物和環境的外在模樣都被它看得一清二楚，與構成社會特點的一成不變的表象相吻合。“鏡頭”還轉向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思想的活動，這種活動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形式進行表露而沒有講述者的參與。這樣一種內心獨白的技巧貫穿整部小說，將一切都附屬於這一人物的透視之下，世界便是這樣被其意識的起伏所過濾。

這一人物並不知道其他人物的思想，只是通過他們所講的表面現象來瞭解他們，由此便產生了內心獨白與對話的交織。其他人物的講話在很多情況下是由這一人物挑起的，由於他總是進行嘲諷，從而使與之對話的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小說基本上以對話為主，這便使它產生了接近於戲劇的效果。因為其他人物只限於扮演社會預先為其規定的角色，而主要人物明知其荒誕無稽，卻又並不總是拒絕參與其中，而是進入在一幕已經編寫好的戲劇中為他所規定的位置。《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戲劇結構與社會關係中的虛假和欺騙特點相應一致，這構成了小說的一個突出的方面。我們在西莫埃斯家裏舉辦的“酒會”中可以找到這種接近於戲劇場面的最極端的例證：一開始便徵兆性地提及到塞繆爾·貝克特的劇作《等待戈多》，此乃這位愛爾蘭作家最著名的被稱之為荒誕劇的作品，與存在主義的置疑特點毫不相干。

在“酒會”上，這位主要人物從外部觀察自己：“我需要離開自己，從遠處打量自己。”於是他暫時不再是自己，而變成了“另一個我”，和其他的人一起浮在表面上：“我，現在成為繫條紋領帶的男人。”然而，對虛假情景和人際之間的荒謬關係的清楚意識又使他與眾不同。他的進攻武器是嘲諷。當他越是躲進“繫條紋領帶的男人”順從的假面具之內，佯裝同意世俗與偏見而卻將其荒謬性暴露無遺時，這一反對虛偽的武器便越加猛烈無情。

針對他人的嘲諷同樣也轉向他自己本人，這樣一來嘲諷便成為神志清醒的一種形式。在他看來，生活中他所經歷的一切以及看到別人所經歷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和毫無根據的。正因為如此，只有幽默可以驅散沒有希望的每一天所產生的痛苦。這個人物感到自己被囚禁在一個狹窄的家庭和社會的圈子裏，他對因為出身而所屬的環境深感不滿，而婚姻更加使他受到束縛，使其交往被局限於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均佔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

小說一開始就已處在危機的嚴重時刻。主人公在危機中掙紮，產生了與之決裂的願望，這一願望的即刻目標便是離婚。他決心為離婚而鬥爭。然而這場鬥爭卻純屬徒勞，因為妻子是個守舊派，是資產階級道德的真誠維護者，她以原則的名義拒絕離婚。此外，葡萄牙與梵蒂岡簽有協議，禁止按天主教堂的禮儀結婚的人離婚。這一協議只是在1974年之後才予以廢除，而在當時那個年代的葡萄牙社會該協議是具有其支配力量的。這場毫無希望的戰鬥因為妻子之死而表面上贏得了勝利，彷彿為其打開了自由的大門。可實際上卻不存

*** 葡語作家叢書

在什麼勝利，因為費爾南達意外和荒謬的死亡使他贏得的自由索然無味，僅僅在最初一刻曾使他感到過欣喜。力圖擺脫痛苦和荒謬的局面（這種長期的夫婦結合乃因出於社會習俗，而無愛情和理解可言）並沒有導到為生活尋找到新的意義。現在，這個人物又產生了一種還要更加極端的感覺（重又回到存在主義的置疑特徵），即空虛、噁心：

我倒在牀上，對自己產生了一種無限的噁心。

男兒有淚不輕彈。

男兒有淚不輕彈。

被書中人物重復的小說最後的這句話反映了社會和文化習俗的力量：儘管被痛苦所折磨，一個男人也不應該使其感情外露，而應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在自己的臉上戴上自我控制的假面具，去扮演一個傳統社會中，按照傳統指派給他的角色。

社會的印跡，城市資產階級的寫照，他們知識與道德的貧困，有產者面對保障其維持特權的獨裁體制而採取的機會主義的求生之道，所有這一切在書中都有所表現，並以某種方式支撐着這個小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活動着的人物其社會性與思想性都十分明確，與作品力圖要批判的歷史現實有着非常明顯的一致之處。

對環境的細緻描寫很容易在現實世界得到印證，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小說所描繪的類似 50 年代末期里斯本的城市地圖，它能使本世紀末期的讀者對當時的里斯本產生一種朦

臃的懷念之情。那個時期的里斯本承受了沒有節制的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小說的主人公就是在那裏奔走活動的。對城市的描寫還擴展到靠小聰明維持生計之人的里斯本和入夜之後的里斯本（酒吧、妓院），構成了秩序和公開宣稱的“道德”的陰暗一面。小說附帶批評了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他們一心想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努力做做特權階級的習俗。主人公對城市建築變化的看法也十分有趣：城市範圍不斷擴展，處於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興建起新區，小說對此持否定態度。一種被掩蓋的貴族觀點佔據了主導地位，從而認為這種變化毀壞了一種尚可理解的興致以及生活的模式。沒有自由，整個城市的、社會的、政治的乃至個人的空間都被套上了一種緊身衣，沒有任何變化是一種創作性和真正革新的行為所帶來的結果。

因此，沒有任何與慣常不同的重要事情發生，恆定的日常節奏沒有出現任何變化。生活正按照一系列重復形象的提示而流動，被“攝像機”緩慢地攝進鏡頭：

“無論晴天還是雨天，早上八點我的鬧鐘都會一成不變地響起來。

“如同費爾南達的愛情，如同聖日的家庭晚餐，如同星期天女鄰居家的鋼琴聲，這已成為我生活中一成不變的一件事情。”

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及其準則的俘虜，主人公的生活被局限於一個狹小的空間，沒有來自外部的驚奇，沒有創造性，沒

有自由。一切都已預先規定，所有的人彷彿都憂鬱地接受了害怕與比利牛斯山以外的現實發生任何接觸的一個專制的、教化的和虛偽的政權為他們所安排的不幸生活。寫出這部中篇小說的許多年之後，路易斯·蒙特洛在對生活進行思考時這樣說過：“在葡萄牙我從未見過比在國外見到的更好的東西。”這種生澀的懷疑色彩已在《男兒有淚不輕彈》的主人公身上有過體察：里斯本乃至整個葡萄牙都是一個“集中營”。

小說的主人公還提及到里斯本主要大街——自由大街的名稱所含有的頗具嘲諷色彩的矛盾。這條街名象徵性地代表了無人敢於正視的詞義、事物的表面現象與現實之間的不相協調。

“我沿着自由大街向下而行。沿着自由大街向下而行總有些可笑和諷刺的意味。為什麼不給它起個別的什麼名稱呢？”

講出真話便已然是改變現實的開始。在沒有自由時，這正是路易斯·蒙特洛力圖用其作品要做的事情。《男兒有淚不輕彈》以及第二個中篇小說《阿列依羅的落日》——一個與其生活的世界並不協調一致的資產階級人物的故事——都是對一個封閉社會的細膩寫照，這個封閉社會就是50年代的里斯本（和整個國家）。這部小說的社會、思想和政治背景的份量如此沉重，以至在過去了將近40年之後，讀者最感興趣的也許正是那個時代的“肖像”和對其產生的遙遠的印象。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Narrativa

小說

Um Homem não Chora (1960) 《男兒有淚不輕彈》

Angústia para o Jantar (1961) 《痛苦的晚餐》

Teatro

戲劇

Felizmente Há Luar (1961) 《幸有月光》

Todos os Anos pela Primavera (1963) 《歲歲逢春》

O Barão (1965) 《男爵》

Auto da Barca do Motor Fora de Borda (1966) 《遠岸之舟》

Duas Peças em Um Acto (1967) 《一台兩戲》

As Mãos de Abraão Zacut (1968) 《阿布昂·薩古特》

Sua Excelência (1971) 《尊貴的先生》

Crónica Aventurosa do Esperançoso Fagundes (1977) 《滿懷希望的法古德斯歷險記》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作者 = 蒙泰罗 M o n t e i r o

页数 = 1 6 5

S S 号 = 1 0 6 6 7 7 5 3

出版日期 = 1 9 9 7 年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
附录